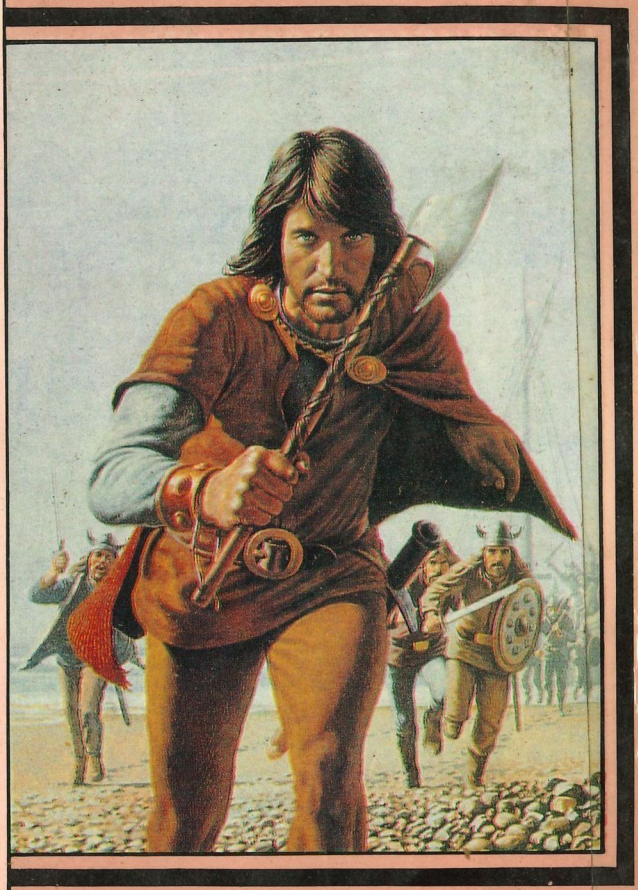
大俠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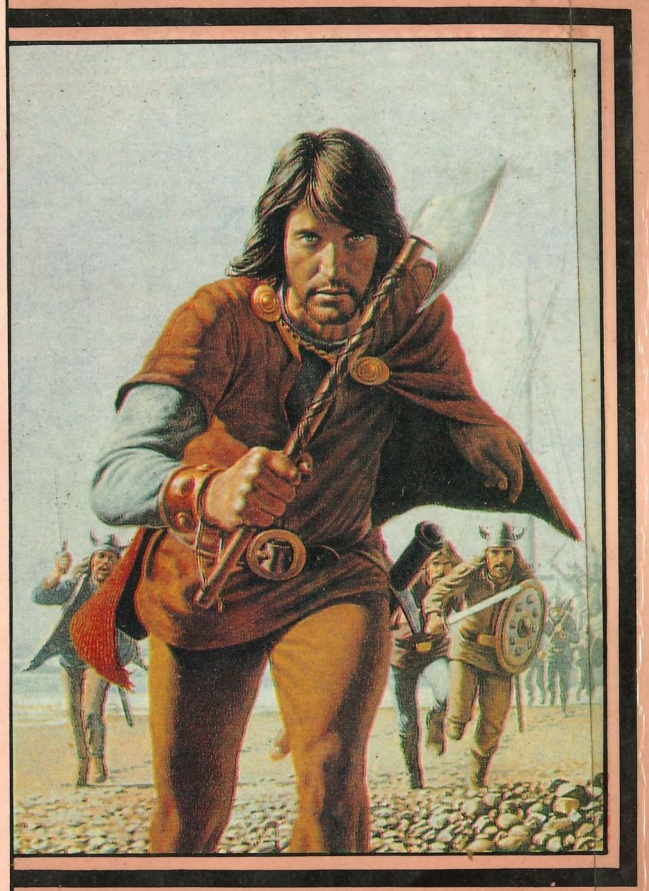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二集

大俠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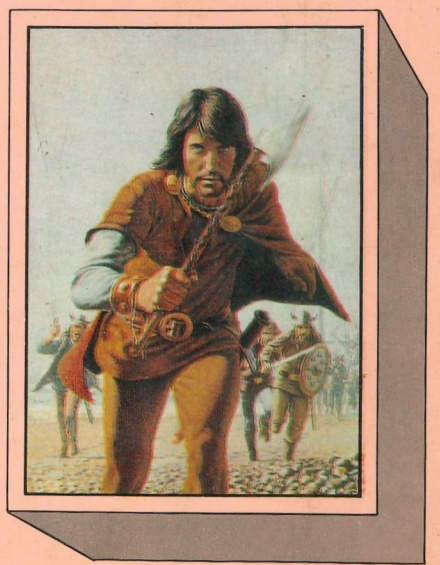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第二集



大俠魂 第二集 司馬翎著 文天出版有限公司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

大俠魂

第二集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系列作品

- 鶴高飛
- 白骨令
- 關洛風雲錄
- 劍神傳
- 劍氣千幻錄
- 八表雄風
- 武　道
- 金浮圖
- 仙劍佛刀
- 胭脂劫
- 獨行劍
- 纖手駁龍
- 玉鈎斜
- 浩蕩江湖
- 血羽檄
- 劍膽琴魂記
- 帝疆爭雄記
- 神鵰劍侶
- 檀車俠影
- 焚香論劍篇
- 龍虎聯劍錄
- 亂世遊俠傳
- 天涯孤獨劍
- 亂世遊俠後傳
- 聖劍飛霜
- 風塵俠影
- 大俠魂

七

蔡昌義朝那幽冥殿主梅素若指了一指，大笑不已，道：「她啊！那位幽冥殿主梅姑娘。」

話猶未畢，梅素若身子一幌，撲了過來，獰聲喝道：「你找死！」

手起掌落，欻然一掌，朝蔡昌義背心拍了下去。

梅素若的身法如同鬼魅，捷若閃電，咫尺之地，眨眼已到，她那晶瑩如玉的手掌，早已蓄滿了眞力，這一掌如果擊實，蔡昌義即令不死，也將重傷不起了。

蔡昌義話至中途，突聞叱喝之聲，心頭方自一驚，勁厲的掌風，已經襲到了背後，事起倉卒，避無可避，急忙仆地一滾，滾出了一丈以外。

梅素若一擊未中，身形再起，隨後追了過去，玉臂橫掃，又是一掌揮去。

華雲龍駭然大震，峻聲叫道：「梅姑娘手下留情！」

人隨身起，當橫截去，左臂一掄，一招「困獸之鬥」，急急迎向梅素若的掌勢。

掌風相接，發出一聲裂帛似的輕響，人影乍合又分，雙雙墜落地面，蔡昌義手掌輕按地面，一彈而起，退出了三步。

梅素若玉臉凝霜，美眸之中，煞氣大盛，冷聲喝道：「留什麼情？你們都得死。」

喝聲之中，但聞「嗆」的一聲脆響，她那右掌之中，已自多了一柄薄如蟬翼，銀光耀眼的軟劍了。

那是一種名叫「劍丸」的利器，寬可盈寸，劍身四尺有奇，兩面開双，鋒利至極，乃是上好的緬鐵合以鋼母所鑄成，不用時捲縮如球，藏在一層收張自如的鋼皮之中，只有拳頭一半大小，使用時輕按機鈕，鋒利的軟劍，便可一彈而出，那收藏劍身的鋼皮，也就同時變成了吞口與劍柄，堪稱方便已極。

這種軟劍，武林中並不多見，一則因爲製造不易，再者，這種軟劍比緬鐵軟劍更難使用，用劍的人設若內力不足，招式不熟，或是對方的身手強過自己甚多，那便時時都有還劍自傷之慮，那就防不勝防了。

此刻，梅素若手執軟劍，未見她如何運功，那薄如蟬翼的劍身，已自挺立如筆，可見其內力之純厚，華雲龍乍見之下，不覺凜然一驚，蔡昌義站起身來，本有滿腔怒火，此刻一見，也不敢貿然出手了。

只見梅素若玉腕一振，劍尖前指，再度獰聲道：「你不亮劍，本姑娘一樣殺你，莫要後悔了？」

這時，華雲龍已經隱隱覺得，眼前這位冷若冰霜的絕色美女，也與常人一樣蘊藏着豐盛的感情，蔡昌義所說她在吃醋，似乎不無道理，不然，當不致於突然轉變啊。

他性子挑達，不願仔細深究，此刻被梅素若的氣勢一逼，男性的尊嚴陡然抬頭，於是他挺執短劍，振腕一顫，短劍發出一陣「嗡嗡」之聲，然後哂然道：「梅姑娘，你太驕妄了，我不殺你，但我定要打你一頓屁股，殺殺你的驕氣。」

梅素若氣得臉色發白，銀牙猛挫，一聲悶哼，振腕就是一劍。

華雲龍剛要舉劍去格，忽一條黑影疾閃而至，峻聲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黑影是九陰教主。

這時的九陰教主雙目帶煞，氣勢峻厲，滿頭白髮，無風自動，好似氣惱已極，華雲龍驀聞喝阻之聲，下意識後退一步，那梅素若急忙收回輭劍，往一旁閃開侍立。

九陰教主目光如電，在兩人身上轉了一轉，忽然陰聲道：「若兒，這位華小俠很英俊麼？」

梅素若美目眨動，訝然道：「幹麼啊？若兒作錯事了麼？」

九陰教主目光一稜，峻聲喝道：「回答我，快！他英不英俊？」

梅素若不期而然的朝華雲龍瞥了一眼，道：「不……英俊……」

九陰教主厲聲道：「不准多想，不准模稜兩可，肯定的回答，快！」

梅素若忽然亢聲道：「他英不英俊，與若兒無關啊，您老人家爲何……」

九陰教主鬼頭鋼杖一頓，截口喝道：「不許問，立刻回答。」

梅素若先是一怔，繼而嘶聲道：「英俊！英俊！英……」

九陰教主似乎滿意了。

她長長吁了口氣，綻開一絲笑容，輕輕點頭道：「嗯！沒有騙我，沒有騙我，我倒是白耽心了！」

她這般喜怒無常，又是逼問無關緊要的事，華雲龍滿頭霧水，不覺瞧得呆了。

梅素若同樣不解乃師之意，黛眉輕蹙，道：「若兒爲何要騙您？您老人家又爲若兒耽什麼心啊？」

九陰教主將頭一抬，笑道：「過去的事不必問了，你只要謹記爲師的告誡就行。」

梅素若點一點頭，恭順的道：「是！若兒記得，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人，愈俊逸愈壞。」

她又恢復原先的冷漠了，講話的聲音冷冷冰冰，不帶絲毫感情，九陰教主聽了更爲滿意，不覺哈哈大笑起來。

至此，華雲龍總算明白了。

原來梅素若冷漠之態，並非天生如此，而是從小的教養塑成的。

因之，他感慨系之的暗暗忖道：「多麼可怕的教養啊！這女子麗質天生，年紀不大，本該是活潑天眞，純樸無邪的姑娘，却被那九陰教主塑成了失去靈魂的玉觀音，難怪她的思想如此偏激，難怪她要殺我了。」

殊不知他的想法也錯了，人的言行，固然與教養有關，但教養不能磨滅人性，梅素若所以突興殺機，原與她那冷漠的外型無關，他不該觸傷梅素若的自尊，不該講「姑娘美雖美矣，尙不足令在下動心。」往後的表現，又似乎與那玄衣少女關係極深，玄衣少女不比她梅素若美，這叫梅素若如何忍受呢？

須知「人好好色」，乃是男女相通的本性，此外，天下美豔的少女，十之八九都很自負，華雲龍風神朗爽，貌賽潘安，人品之佳，冠絕羣倫，梅素若縱然在偏激乖張的教養中長大，縱然冷若冰霜，乍然相見，那「人好好色」的天性抬起頭來，芳心之中，早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，他出言觸傷梅素若的自尊，加上梅素若所受的教養，那何異得到了事實證明——愈俊逸的男人愈

壞。這樣一來梅素若也就突興殺機了！

這一點，華雲龍想不到，九陰教主却有所覺，因之她聲色俱厲的逼問梅素若，直到梅素若亢聲嘶喊，說出眞實的感覺，恢復冷漠的神態，始才滿意的放下心來。

場中一片默然，只聽九陰教主志得意滿的笑聲。

暢笑聲中，九陰教主緩步向前，嘉許的撫一撫梅素若的削肩，柔聲說道：「若兒，妳恨他麼？」

梅素若冷冷的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我討厭他。」

九陰教主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嗯！若兒乖，爲師本可讓妳殺了他，但我留下他有用，妳去將他擒下吧。」

梅素若應一聲「是」，唰的一聲收起輭劍，冷峻沉穩的朝華雲龍面前逼了過去。

九陰教主身子一轉，望着她的背影，得意的笑了一笑，接道：「小心啊，華家的武功非比等閒，莫要砸了爲師的招牌。」

只見蔡昌義猛然撲來，嘶聲叫道：「好啊！砸了妳的招牌，看你這老妖怪又能怎樣？」

劈空一掌，欻然朝梅素若當胸揮去。

這一掌勁風激盪，快如電掣，威猛凌厲，兼而有之，氣勢駭人已極，話聲未落，呼嘯有聲的掌風眞力，已自排山倒海一般，襲到了梅素若的胸前。

梅素若果眞厲害，身形微側，頓時避過了這一掌，冷哼聲中，右手一探，抓向蔡昌義的脈門左手駢指如刀，砍向他的肘彎，右腿翹處，逕踢「丹田」要穴，一招三式，輕靈飄忽之中，兼具

狠辣鋒銳之氣，的是詭異威猛至極。

華雲龍本極沉穩，此刻一見，心中不覺一凜。

蔡昌義的武功與性格頗爲相似，走的是剛猛威稜的路子，他不出手則已，一出手便自勇往直前，毫不瞻顧。

只見他掌式一沉，身子猛然一轉，一個肘錘，撞向梅素若的命門，緊接着左手前探，攫向她的肩井，變招換式，俱是進逼的架子，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。

九陰教主脫口叫道：「好强橫的手法，你是何人門下？」

蔡昌義冷然喝道：「自己的門下。」

話聲中，身形電掣，拳掌翻飛，一口氣攻出了三拳七掌。

他的意思，是講「家傳的武功」，由於性子急燥，又在强攻之中，順口應對，倒成了不耐答應的氣派。

九陰教主冷聲一哼，倏然揚聲道：「申堂主，你來接下這位小哥。」

那邊一位身材短小，蓄有山羊鬍子的老者應聲而出，峻聲喝道：「老夫申省三，你接老夫幾招。」

身子一閃，切入了格鬥之中，舉掌下劈，擊向蔡昌義的左胸。

梅素若飄然而退，沉聲說道：「擒下他，我要活口。」

話落旋身，纖手朝華雲龍戟指，冷然接道：「姓華的，教主有令，姑娘不殺你了，你進招。」

華雲龍晒然道：「我講過要打妳的屁股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玄衣少女撲了過來，道：「華公子，你走！他們人多，鬥狠不利。」

梅素若勃然大怒，峻聲喝道：「葛堂主，擒下這女子。」

峻喝聲中，身形一幌，捷如狸貓一般，閃過了玄衣少女，直向華雲龍撲去。

同一時間，一位身形高大，腦門微禿的老者飄然而至，擋住了玄衣少女的去路，薛娘一見，唯恐主人有失，急急躍了過來，嘶聲叫道：「混蛋，咱們與姓華的沒有瓜葛，快讓路，咱們要走。」

這薛娘對主愚忠，她不願與華雲龍交往，更不願她的主人與九陰教的人動手，但因性子悍然，話猶未落，右掌陡揮，已自朝葛堂主胸前推了過去。

姓葛的堂主名叫葛天都，乃是九陰教上代教主座前的舊屬，眼下掌理司理堂，兩代重臣，其武功造詣之深，自然不同凡響。

只見他錯步旋身，高大的身子滴溜溜一轉，轉到薛娘的背後，手起掌落，猛然擊向她的「靈台」要穴，沉聲喝道：「你找死！」

玄衣少女大吃一驚，身形猛撲，嘶聲叫道：「薛娘當心！」

單掌一揚，竟朝葛天都的掌勢迎去，企圖接下這一掌。

「砰！」的一聲輕響，兩掌相接，玄衣少女身子一挫，一連退出八步，始才拏樁站穩，葛天都身形急幌，掌風被她拉歪，薛娘聞聲知警，仆地一竄，竄出尋丈，避過了一掌之危。

這乃是瞬息間事，華雲龍甫與梅素若交上手，玄衣少女已是顯然不敵了。

他心頭大震，奮起神勇，一掌逼退梅素若，抖手擲出短劍，急聲叫道：「姑娘接劍。」

只聽嗤的一聲銳嘯，一溜銀光電射而去，恰好葛天都身形幌動，二次撲向玄衣少女，那短劍的去路正對葛天都的背心，葛天都耳聽銳嘯，駭然仆下身去，短劍掠過他的頭頂，再奔玄衣少女前胸。

玄衣少女眼看短劍勁風震耳，其疾如電，來勢未衰，不敢去接，只得橫跨一步，避了開去，讓那短劍落在地上。

薛娘抓起短劍，急急撲來，峻聲喝道：「姑娘快走！我擋老鬼一陣。」

欻然一劍，猛向葛天都刺了過去。

只聽梅素若厲聲吼道：「殺了她！殺了那女子！」

她好似惱怒已極，目中冷焰大熾，玉掌翻飛，指風銳嘯，掌指併施，襲擊華雲龍週身諸大要穴，逼得華雲龍連展數種絕學，仍舊擋不住她的攻勢，落在下風。

高手過招，講究氣定神穩，心志貫一，等華雲龍瞥見玄衣少女遇險，不是那葛天都的敵手，因而擲還短劍，好讓她用兵器之利與之抗衡，殊不知這一疏神，頓失先機，一時之間，竟無力扳回劣勢了。

那梅素若年紀雖然不大，一身武功，却有不凡的造詣，她此刻玉臉含霜，黛眉攏煞，好似已經忘了九陰教主要擒活口的叮嚀，白衣展動，倏然在左，忽而在右，舉手投足，都是要命的招式，看來令人驚心動魄。

華雲龍雖居劣勢，並不慌亂，他父親在艱困中脫穎而出，憑的就是沉穩與堅定，平日教誨子女，也是以穩堅爲第一，因之華雲龍雖然挑達，影響所及，那鎮靜穩堅的工夫却也超人一等，此刻他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一時片刻，梅素若想要將他傷在掌下，却也不能。

他二人你來我往，指掌紛飛，勁風呼嘯，不覺鬥了二十幾合，雖有優劣之分，仍是一個無分勝負的局面。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什麼道理啊，九陰教主明明要擒活口，她爲何又起殺機了？既起殺機，何不乾脆用劍？」

一只纖小瑩潔的玉掌倏然探到胸前，逼得他急忙收起疑念，身形一矮，舉手上撩，五指如鉤，朝那玉掌的脈門扣去。

梅素若碎步一錯，避開了他的「金龍探爪」，掌式倏沉，砍向他的肩井，左手駢指如戟，猛然朝他的「腹結穴」戳了過去。

「腹結穴」乃人身血氣相交之處，若被點實，血氣分崩離散，頓時就有性命之危，這一指來勢如電，勁氣急襲，華雲龍心頭猛震，急忙身子一轉，避了開去。

忽聽蔡昌義厲聲叫道：「申老鬼，要殺要剮，蔡某人絕不皺眉，你這般消遣蔡某，蔡某可要罵你了。」

只聽那引荐堂堂主申省三陰聲笑道：「教主有命，令老夫接少友幾招，老夫奉命行事，身不由主，你要罵就罵，老夫可是不敢殺你。」

原來蔡昌義性子急燥，接上手就是一輪強攻，他那剛猛凌厲的武功固然了得，但却耗力甚鉅，他年事尚輕，內力修爲有限，數十招過後，便自威力大減了。

申省三身爲一堂之主，武功自然了得，他年老成精，閱歷豐富，又是個陰險多詐的性子，接上手先是游鬥，一味消耗蔡昌義的內力，如今他東摸一把，西搗一拳，看來極像作弄人，實際是俟機下手，那是因蔡昌義悍不畏死，武功也有獨到之處，得手非易之故，但蔡昌義內力難繼，心浮氣燥，却自臉紅耳赤，咆哮如雷，沉不住氣了。

華雲龍駭然注目，大聲叫道：「沉着，昌義兄，慢慢的打。」

梅素若如影附形，撲了過來，冷聲喝道：「你顧自己吧！」

欻然一掌，朝他頂門拍擊下去。

她下手狠毒，取泰山壓頂之勢，華雲龍駭然旁顧之下，聞聲警覺，已嫌稍遲，猛然回顧，那晶瑩如玉的纖纖玉掌含勁未吐，已臨頂門不足盈尺了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忽聽九陰教主峻聲喝道：「我要活口！」

喝聲亦怒亦威，梅素若凜然一驚，掌式頓了一頓，華雲龍藉此一頓之機，猛一蹬足，退開八尺，避過了一掌之危。

這華雲龍的是與常人不同，常人處此危難的局面，剛剛避過了一掌之危，縱然不胆顫心驚，定必是怒發如狂，而他却能强自鎭靜，虎目電掃，先看清兩處戰場的景況，然後氣凝丹田，沉聲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這聲沉喝凝氣而發，恍如悶雷乍鳴，震得人血氣翻騰，耳鼓刺痛，蔡昌義落在下風，不去說它，那邊薛娘主僕雙戰葛天都，也是個有敗無勝之局，但衆人驀聞喝聲，同樣的心神俱震，頓時如響斯應，歇下手來。

九陰教主神色一變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小兒修爲之高，不下當年華天虹，我倒不能太大意了！」

她心中在想，口中問道：「怎麼？你有話講？」

華雲龍未予置理，逕向臉目猙獰的薛娘揮一揮手，道：「請陪你家姑娘先走。」

薛娘微微一怔，頓了一下，突然亢聲道：「你憑什麼指使我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此間事原與你們無關，你們無須介入其中。」

他的用意很明顯，那是決心一戰，欲將無關之人支走了。

詎料玄衣少女斷然道：「不行！要走大家走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在下講過就算，令尊的事，在下決不袖手，此間事了，我自會找尋姑娘共謀一敍。」

薛娘啞聲道：「講得好聽，你若死了呢？」

玄衣少女臉色一寒，叱道：「胡說，什麼事妳都要插嘴，站在一邊去。」

薛娘亢聲道：「我講眞話啊，他若被九陰教主殺死，咱們豈不落空？」

這中間的關係微妙得很。

玄衣少女無疑對華雲龍深具好感，但也耽心乃父的命運，因之心繫兩端，講起話來，模稜兩可，薛娘對主愚忠，既念老主人的安危，又怕小主人墜入情網，因之處處撇清，時時作難刺損華雲龍，立場極爲堅定。

華雲龍倒是心無雜念，只當薛娘所言是眞，玄衣少女之所以助他，所以關心他的安危，也是

爲了自己的父親，因之他淡然微笑，揮一揮手道：「走啦！走啦！在下自保有餘，也誤不了事。」

可是，有心人却又不同，只見梅素若抿了抿嘴，冷冷的哼了一聲，久未開口的蕭仇，此刻也自陰陰一笑，揚聲道：「走麼？怕不那麼簡單。」

華雲龍移目而視，微笑道：「蕭兄竟是九陰教的屬下，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了！」

蕭仇因阮紅玉之事，對華雲龍仇恨至深，聞言顧左右而言他，道：「哼！閣下拈花惹草，惹上蕭某的師妹……」

話聲倏然中斷，只見他朝九陰教主躬身作禮，道：「屬下請命！」

九陰教主惑然道：「你要與華小俠動手較量麼？」

蕭仇恭聲道：「屬下請命留下那女子。」

華雲龍突然峻聲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

蕭仇將頭一抬，道：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閣下奪人之所愛，蕭某殺你心愛之人，也叫你嚐嚐其中的滋味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但却忍住怒氣上湧，他也懶得解釋，冷冷一哼，道：「很好！閣下有種，何不與華某放手一搏？」

梅素若冷然接口道：「你是我的，嚕囌什麼？動手啦。」

纖手一揚，一股凌厲的掌風陡然湧去。

華雲龍身子一側，避過了掌風，峻聲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話聲一頓，威稜的目光，突然朝九陰教主望去，接道：「我聲明在先，任何人若要留難薛娘主僕，教主可別怪我心狠手辣？」

忽聽玄衣少女亢聲道：「任何人也別想叫我離去，不然……嗯……」

原來薛娘不聲不響，一指點中了她的麻穴，將她挾在脅下，雙足一蹬，身子一閃，已朝山下奔去。

蕭仇脚下一動，就待去追，九陰教主適時揚聲道：「回來！讓他們走。」

蕭仇不敢違命，只得剎住身子，狠狠的瞪了華雲龍一眼。

華雲龍恍如未見，轉臉又朝蔡昌義道：「昌義兄，你也請走。」

蔡昌義濃眉猛軒，瞪眼道：「怎樣？你當我貪生怕死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非也，九陰教主要擒小弟，姑且不論目的何在，小弟豈能束手就縛？小弟要放手大幹一場。」

蔡昌義掄臂一揮，大聲喝道：「幹啊！縱然身死，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昌義兄的豪氣令人欽佩，不過……」

蔡昌義嘶聲叫道：「不管啦，幹吧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請聽我講，我如力戰而死，少一個報仇的人，再者，不怕昌義兄見怪，你的武功不如我，你若在場，那就令我分心旁顧，不能一意對敵了。」

實話實講，毫不隱諱，如果換成另外一人，多少也得考慮一下，無奈蔡昌義是個只顧道義，不問其他的人，這些話對他不生作用。

只見他目光一稜，怫然道：「怎麼？你只顧你的門風，不管別人啦？撇下好友而遁，我蔡昌義成了什麼東西？」

華雲龍着急道：「這不能意氣用事，眼前的情勢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蔡昌義忽然大叫道：「不聽啦！」

縱身一躍，躍到了申省三的面前，掄臂一掌，欻然推了過去。

休息了一會，內力又恢復了舊觀，申省三避開了洶湧而至的渾厚掌力。欺身上步，揮招進擊，兩人身形錯動，拳掌併施，刹時纏在一起，殺得難分難解。

既已交手，再講也是無用，華雲龍無可奈何，暗暗忖道：「義薄雲天，他是當之無愧了。」

感佩之餘，轉面朝九陰教主望去，冷然說道：「在下講一個故事，教主願意聽麼？」

九陰教主訝然道：「這等時機，你倒有心講故事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故事很短，不費多少時間。」

九陰教主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有興緻，那就請講，老身洗耳恭聽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昔日楚霸王兵敗烏江，漢高祖雄才大略，倒無逼他自盡之意，私心之中，只想如何逼得他無路可走，叫他投降過來，收爲己用。」

九陰教主呵呵大笑，道：「你在顚倒黑白了，劉邦幾番受挫於項羽，恨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，那有收爲己用之說，況且項羽兵敗垓下，別姬自刎，乃是史實，不算故事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史實只記結果，楚霸王力可拔山，乃大將之材，高祖創業拓疆，需人孔殷，教主怎能斷言無此意念？」

九陰教主道：「劉邦並無容人之量，項羽一死，大局抵定，何須再興收爲己用之心？」

她忽有所悟，話聲一頓目光轉動，倏又接道：「什麼意思？難道你已決心與老身拚命了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教主終於明白了。」

容顏一整，肅然又道：「華家只有斷頭的子孫，沒有被擒的後代，在下縱然已到山窮水盡之境，也寧可力拚而亡，不願被擒受辱，教主既然明白，那是最好不過，但我聲明在先，若有傷亡，教主自己負責，一旦交手，在下不再留情。」

九陰教主先是一怔，繼而微笑道：「沒有那麼嚴重！老身不是劉邦，你也不是西楚項羽，更未到山窮水盡之境。」

華雲龍儼然截口道：「這些都是廢話，爲了我司馬叔爺的血仇，爲了你們九陰教企圖在江湖上爭霸稱雄，製造血腥，在下本就難以容忍，只因在下幼承庭訓，不敢魯莽從事，自招敗蹟，不得不作全身而退的打算，教主既欲擒我而攻，殺我容易，擒我決難如願。」

九陰教主道：「老身親自動手呢？」

華雲龍冷然道：「你也一樣。」

他講得斬釘截鐵，九陰教主冷冷大笑起來，臉上也變了顏色。

須知九陰教主性情偏激，記仇之心極重，她先前和顏悅色，一則因年事漸高，性格自然趨向溫和的一面，再者，她昔日對華雲龍的父母確有好感，那是對華天虹的敬重和對白君儀的喜愛，華雲龍長得酷似父母，又是後生晚輩，並非這次出山所要對付的目標，爲了維護長者的風度，因之她竭力抑制乖戾之氣，此刻華雲龍神態儼然，語氣冰冷，傷及了她的自尊，她不是胸懷坦蕩的

人，難怪要勃然變色，怒極反笑了。

華雲龍漠然無動於衷，靜靜的凝神戒備，以防九陰教主突起發難。

忽聽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呼叫道：「在這裡了！在這裡了！娘，快一點嘛。」

聲音來自右面山頂，華雲龍不覺移目望去，但見一簇紅影裊裊從天而降，那紅影的後面，另外尚有一個青衣中年婦人。

華雲龍目力奇佳，那山頂距立身之處六七十丈，瞥目之下，業已看清中年婦人風華絕代，氣度雍容，年紀四十出頭，紅衣人影則是一個豈蔻年華的明媚少女。

那少女堪與梅素若比美，但渾身充滿了青春活力，與梅素若的冷若冰霜截然不同。

此刻，華雲龍倒無心情欣賞來人的絕代姿容，他被來人臨空而降的翩然身法鎮住了。

來人臨空而降，身子不徐不疾，當眞有如天女下凡，輕靈美妙至極，那說明來人的修爲，已達超凡入聖的最高境界，中年婦人不去理她，明媚少女不過十六七歲，小小年紀，具有這等駭人聽聞的造詣，誰其能信呢？

華雲龍瞧得呆了，內心狂呼道：「誰家的子弟啊？武林中竟有超越咱們華家獨特的修爲法門麼？」

聽！那少女身在空中，下降的速度未變，却又講話了，她道：「您看嘛，娘！哥哥連一個糟老頭也打不過，眞替咱們丟人，回頭您要罰他跪啊，跪三天，不准吃飯。」

只聽蔡昌義亢聲叫道：「罰妳跪神主牌，跪三十天，不准妳吃飯。」

明媚少女格格一笑，道：「誰叫你一夜不歸，跑到這裡來跟人打架，害得我好找，要打就打

贏啊，却又打不過人家，還不好好練功哩。」

二人翩然落地，徐徐行來，中年婦人道：「薇兒不要亂講，咱們練功是爲强身，爲不墜家聲，不與人爭强。」

話聲一頓，倏又接道：「義兒歇手，跟爲娘回去。」

蔡昌義不知含蘊眞力，早落原先尷尬之狀，此刻他身不由己，滿頭大汗，講一句話煞費周章，因之不再開口，一味見招拆招，遇式化式，全心全意的對敵。

華雲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目，楞楞的凝注着來人，暗自驚疑道：「天啊！這是昌義兄的母親？昌義兄的妹子？那眞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。」

九陰教主更是震驚，急急忖道：「這是蔡姓小兒的母親麼？看來今日難以如願了，我得如何想個法子才行。」

她爲人機智深沉，不達目的，決不中止，此刻明知來人功力奇高，決非自己能敵，而來人乃是蔡昌義的骨肉，蔡昌義是個義薄雲天的少年，與華雲龍交非泛泛，想要擒下華雲龍，勢必要與蔡姓母女動手，她既無必勝的把握，又復難斷斯念，可知她表面縱然變得溫和了，但那剛愎桀傲的性子，却仍舊一成未變。

須臾，只見她作了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手勢，九陰教的一干屬下，頓時蓄勁而待，準備撤走。

這時，華雲龍仍無所覺，蔡昌義兀自專心一志的對敵。

那中年婦人似已微感不耐，側顧女兒一眼，道：「薇兒去，替下你哥哥，不要傷人。」

被稱「薇兒」的明媚少女應一聲「是」，款款朝那門場走去。

適在此刻，九陰教主身子一閃，出其不意的一指制住了華雲龍的左「乳根穴」，華雲龍身子一顫，已被她挾在脅下，昏迷不醒了。

她計議早定，偷襲得手，當下喝一聲「走」，鋼杖一點地面，宛如鬼魅一般，逕朝左面密林中躍去，瞬眼隱沒不見。

九陰教一干徒衆呼嘯一聲，也紛紛朝那密林中躍去。

蔡昌義驀失敵手，瞥目之下，心頭大震，厲聲喝道：「留下人來！」

脚下一點，也朝密林追去。

「薇兒」如影附形，後發先至，擋住了他的去路，脆聲道：「幹什麼啊？你又想走麼？」

蔡昌義急燥萬分，跺足喊道：「讓開！讓開！我要救人。」

身子一閃，想從一側溜將過去。

「薇兒」的身法比他快捷，嬌軀一幌，又復擋在他的面前，道：「那是個什麼人啊？」

中年婦人接口道：「什麼人也與咱們無關，義兒回來。」

蔡昌義聽得母親呼喚，不敢硬闖，只得亢聲道：「不行啊，那是華大俠的公子，與孩兒意氣相投……」

「薇兒」接口道：「華大俠是誰啊？」

蔡昌義心懸華雲龍的安危，不耐地道：「女孩子最好少問。」

「薇兒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哥哥很兇嘛？不問就不問，誰希罕。」

雙手往腰際一插，噘起櫻唇，擋在他的面前，大有「我雖不問，你也別想過去」之勢。

蔡昌義素知這位妹妹刁鑽任性，深得母親喜愛，武功又强過自己太多，一見之下，不覺大爲氣餒，急忙涎臉道：「好妹子，哥哥講錯了，妳行行好，讓我過去，那是哥哥的知交好友，如今被人抓去，哥哥若不趕去救人，那就成了貪生怕死，罔顧道義的人了。」

「薇兒」眼神一亮，道：「與我無關啊！」

蔡昌義急道：「怎麼與妳無關，我是妳同胞兄長啊。」

心念一動，忙又轉口道：「我告訴妳，華大俠名叫華天虹，人稱『天子劍』，世居山西雲中山『落霞山莊』，是個大仁大義，人人尊敬的大俠，哥哥的好友名叫華煬，表字雲龍，壬申年正月十九日生，現年十八歲，是華大俠的二公子，人品風流，性子豪……」

蔡昌義性子魯燥，內心着急，只圖如何消了妹子的氣，讓他脫身前去救人，講起話來口不擇言，說得順嘴，不但報出了華雲龍的生辰八字，且連「人品風流」也漏了出來，他是言者無心，他母親却是聽者有意，聞言之下，不覺微惱，未等他將話講完，已自峻聲截口道：「義兒胡說什麼？」

蔡昌義楞然瞠目道：「孩兒實話實講啊。」

中年婦人道：「外人的生辰八字，也能當着你妹子講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什麼關係啊，華老二不是外人，他與孩兒……」

中年婦人臉色一沉，道：「莫名其妙，你渾渾噩噩，說詞不雅，那一天才能聰明高雅一點？」

蔡昌義又是一楞，頓了一下，驀然想起九陰教的一干人早失踪影，心頭一急，也懶得去想母親言下之意，當下亢聲道：「不管啦，孩兒慢慢的學，目下救人要緊。」

身形一幌，就待閃過「薇兒」的阻擋，朝那密林奔去。

「薇兒」倒未阻擋，他母親却已叱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蔡昌義萬分無奈的頓住脚步，哭喪着臉道：「幹什麼啊？孩兒如果不去救人，怎樣再見其他的朋友，那就別想在江湖上出人頭地了。」

中年婦人見到兒子萬分無奈的哭喪之狀，忽覺不忍，暗自一聲嘆息，道：「人已去遠，追亦不及了，你先過來，爲娘有話要講。」

蔡昌義想想也對，樹林茂密，九陰教的人穿過密林，知道奔向那個方向？他不是忤逆不孝的人，既知焦急無用，也就惴惴然走了過來。

中年婦人柔聲道：「義兒，你當眞非常嚮往闖蕩武林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咱們的祖宗也是武林中人。」

中年婦人將頭一點，道：「話雖不錯，但咱們家數代人丁單薄，只留母親，自從你外高祖父留下遺言，不准後代涉足江湖，五代以還，奉爲家訓，怎能在你的身上違背呢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孩兒不敢妄論祖上的見解，但孩兒覺得既是武林中人，就該利用一身所學，爲武林鋤奸去惡，申張正義，做人才有意義。」

中年婦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這種想法，爲娘不是不懂，但武林中人刀頭舐血，性命沒有保障，仇怨相結，更是無止無休，咱們家人丁縱然單薄，差幸能以維持金陵世家的門風而不墜，這

乃是你外高祖父遺訓的恩澤，咱們與人無擾，又有什麼不好？」

蔡昌義口齒啟動，話聲尚未出口，明媚的「薇兒」忽然搶着道：「娘！既然講到這事，孩兒也有話講。」

中年婦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講吧！」

「薇兒」正色道：「外高祖父立此遺訓，怕是與咱們家的人丁有關吧？」

中年婦人道：「你究竟要講什麼？何須繞圈子？」

「薇兒」赧顏道：「好！那我直講，我認爲子嗣有關天命，外祖父的遺訓矯枉過正。」

中年婦人先是一怔，繼而微笑道：「妳這丫頭平日百依百順，處處順着娘，骨子裡跟你哥哥的想法一樣啊。」

蔡昌義接口道：「孩兒的想法並無不當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中年婦人目光一稜，臉色倏寒，口齒啟動，似要加以訓斥，忽聽一個蒼老清越的聲音口喧佛號，道：「小義兒也許有理，妳讓他講下去。」

衆人一驚，急忙循聲望去，只見左邊密林之前，赫然一個手拂髮髯的老和尚臉含微笑，飄然卓立……

關洛風雲錄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先生嘔盡心血的精作，是一部俠義兩至的奇情長篇傑作。

本書描寫武功，神奇莫測，聲震寰宇，名播江湖，光芒萬丈，普照天地。寫愛情，哀艷纏綿——喜、怒、哀、樂，令人迴腸百轉。

現已出版，敬希愛好武俠小說者，先睹爲快！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八

老年和尚骨瘦嶙峋，滿臉皺紋，一襲灰布僧衲，一雙多耳蔴鞋，正是清涼山尾隨華、蔡二人下山者。但那中年婦人凝視有頃，似曾相識，却又想不起來在那裡見過，一時之間，星眸眨動，不覺瞧得呆了。

和尚緩步行來，燦然笑道：「嫻兒不認得我了？小義兒週歲那日，我曾返回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中年婦人驀地撲身向前，拜仆在地，歡聲道：「原來是您老人家，您老人家想得嫻兒好苦啊！」

老年和尚呵呵笑道：「起來！起來！兒女已將成年，還不脫小兒之態，那要惹人見笑了。」

話聲中，單臂一抬，中年婦人但覺一股柔和的勁氣貼地湧起，硬生生已將自己的身體托離地面，只得腰肢一挺，站了起來。

蔡昌義兄妹又驚又疑，同樣的忖道：「何方高僧啊？看來好似咱們家的長輩，娘的武功已算超凡入聖了，這位高僧的功力修爲更驚人……」

只見中年婦人回頭一望，道：「快過來！見過外曾祖父。」

蔡昌義凜然一怔，嘴一張，目似銅鈴，越發的楞了。

「薇兒」性子活潑，怔得一怔，隨即撲了過去，歡聲叫道：「好啊！原來是我公公，公公怎麼當起和尚來了？」

中年婦人輕叱道：「看你瘋瘋癲癲，有規矩麼？」

老年和尚哈哈大笑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人是彩鳳掩霽月，心若明鏡不染塵。乖兒叫什麼？」

右臂輕攬，已將「薇兒」摟在懷裡，厥狀歡愉至極。

「薇兒」開心極了，雙手梳弄着他的銀髯，嬌笑道：「叫薇薇，娘叫我薇兒。」

老年和尚一「哦」道：「薇兒今年幾歲啦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十六啊！怎麼？公公全不知道？」

她美眸眨動，痴痴的瞧着老年和尚，厥狀至爲訝然。

但那訝然之狀，瞧在老年和尚的眼內，却是一副無比嬌憨的稚兒之態，心頭越發歡暢，不覺輕輕一擰她的鼻子，歡聲道：「公公當年雲遊在外，那裡記得許多。」

蔡薇薇搖一搖頭，捧脫他的擰握，黛眉一蹙，道：「唉！您幹嘛在外雲遊嘛？」

老年和尚失笑道：「公公是個和尚啊！」

蔡薇薇櫻唇一噘，道：「和尚有什麼好？不要當啦！」

老年和尚忍俊不禁，終於哈哈大笑起來。

此刻，蔡昌義侍立一側，忍不住道：「薇妹不像話，簡直胡說八道。」

蔡薇薇扭頭瞪眼道：「要你管？你才胡說八道。」

蔡昌義微微一笑道：「妳不要兇，遲早給妳找個婆家，嫁將出去，看妳再兇？」

蔡薇薇大爲惱怒，纖手戟指，尖聲叫道：「給你找婆家，給你嫁出去，給你……給你找個母夜叉。」

她愈講愈氣，腮幫子一鼓一鼓的，連脖子也紅了，引得衆人越發大笑不已。

大聲笑中，中年婦人忍俊道：「薇兒下來啦！不要儘纏着公公。」

蔡薇薇噘嘴不依，老年和尚却自神色一黯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老衲皈依佛門，而親情總難斷絕，也算是心志不專了。」

話聲中，輕輕將蔡薇薇放下地來。

老年和尚忽興浩嘆，中年婦人當即瞿然一凜，惶聲道：「嫻兒該死！嫻兒失言了。」

老年和尚苦苦一笑，道：「不必介意，老衲未成正果，算不得佛，所謂『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』何況是骨肉之情……」

中年婦人急忙接口道：「佛法無邊，原也不外人情常理，嫻兒孑然撫孤，衷心無依，您老人家何不還俗，容嫻兒侍奉天年呢？」

老年和尚搖一搖頭，道：「嫻兒呀！咱們家子嗣不盛，九代於茲，而且只剩陰支，不長男脈，祖宗的香火，全靠女子傳續，老衲當年出家依佛，固屬一愚之誠，妄想苦修功德，以盛子嗣，如今禮佛日久，誠知斯亦大謬，然則志貴從一，寧有暮年易志之理？還俗之說，嫻兒不必再提。」

中年婦人蹙眉道：「那麼……那麼……嫻兒爲您老人家蓋一座家廟，您老人家……」

孺慕之情，溢於言表，但言猶未畢，老年和尚已自朗朗一笑，截口道：「嫻兒何其痴？老衲與你見面，不是叫你侍奉來的。」

中年婦人泫然道：「嫻兒孑然孤立，無依無靠啊！」

老年和尚道：「妳太拘謹，恪遵祖上的遺訓，固無不當，不察實況，不知開拓生活的領域，自然感到孑然無依了。」

中年婦人一怔，道：「老人家指的什麼？」

老年和尚道：「老衲是講，你應該多交益友，到外面走動走動，也不妨作一點維護正義的事，這樣一來，生活有了意義，情趣自然增高，孑然無依的寂寞之感，便可不逐而去了。」

中年婦人大感意外，瞠目訝然道：「怎麼？您老人家叫嫻兒違背祖訓？」

老年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祖上的遺訓，乃是鑒於江湖上恩怨糾纏，無止無休，投身其中，便難自拔，究其所極，無疑是爲子嗣躭憂。但人生數十寒暑，意義何在？況且人之生死，自有天命，子嗣一節，更非人力所能左右，細加分析，那是因噎廢食了。」

中年婦人駭然失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結口吶吶，却是無以爲繼。

須知祖上的遺訓，宛如金科玉律，那年頭講究「君欲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。」設有違忤，便是大逆不道。和尚不但是出家人，且是「嫻兒」的外祖，遽作此論，那是難怪中年婦人失聲駭叫，却又無以爲繼了。

只聽蔡昌義歡聲接口道：「嗨！有道理。生死有命，人生何爲？咱們本是武林中人，空有一身武功，不在武林中創一番事業，不爲江湖人主持正義，豈不與草木同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中年婦人鎮定心神，輕聲喝道：「沒有規矩，大人講話，要你插嘴。」

老年和尚道：「不要罵他，年輕人該有創業的精神。」

中年婦人蹙眉道：「老人家眞的這樣想麼？」

老年和尚淡然道：「老衲潛思默想，覺得吾佛既有歷刼超生的旨意，自有企求衆生安寧的願望，俗家後代，倘能爲此而努力，老衲的想法若然有誤，縱然淪入地獄，也是心甘情願了。」

蔡薇薇忽然叫道：「不會的，除惡就是行善嘛！公公身在佛門，心念蒼生……」

中年婦人又復截口道：「薇兒不要多話。」

老年和尚笑問道：「嫻兒莫非認爲不當麼？」

中年婦人俛首惶然道：「嫻兒不敢，嫻兒覺得祖上的遺訓……」

老年和尚哂然接口道：「你太執着了，小薇兒福澤綿綿，具有多子多孫之徵，小義兒秉賦特異，更非英年夭折之相，老衲斷言子嗣無慮，你又何須躭心違背祖上的遺訓？」

語聲微頓，語題忽然一轉，接道：「這幾年浩兒有消息麼？」

中年婦人凜然一震，先是驚疑不已，忽而淚珠滾動，泫然欲泣。

老年和尚目覩斯狀，輕輕一聲嘆息，道：「嚴格的講，老衲不算是個出家人，家中一切事故，老衲時刻都在關懷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中年婦人按捺不住心頭的悲淒，已是掩面哭泣了。

原來「浩兒」也者，正是中年婦人的夫婿，名叫蔡元浩，十五年前，蔡元浩外出遨遊，迄今不聞音訊，中年婦人性子溫馴，又復恪守祖上的遺訓，當時又有兒女待哺，縱然朝思暮想，望眼欲穿，却未親自積極訪尋，只將思念之情，隱藏心底，暗暗悲戚，如今老和尚突然問起此事，觸發她積年的隱痛，一時之間，那就難怪她情緒激盪，悲不自勝了。

這中年婦人姓宣名文嫻，父親宣忠翔，母親舒明媛，老年和尙便是舒明媛的父親，俗家的姓名叫做舒仲堅，出家以後，法號「元淸」，他夫人戚婉君的遠祖，乃是三百年前金陵世家高華一脈。

高華的獨生女名叫高潔，又名雯兒，下嫁北斗劍張鑄魂的衣缽傳人——武聖雲震，雲震有兩房夫人，生有一子一女，次子夭折，長女乃高夫人高潔所出，爾後歷代相傳，獨乏男丁，七傳至舒仲堅的岳父戚棠棣，又因舒仲堅的獨生愛子爲人排解紛爭而喪命，戚棠棣痛定思痛，立下了後代子孫不准涉足江湖的明訓，舒仲堅也便因此離家出走，落髮爲僧了。

那老年和尙——元淸大師雖已出家多年，無疑未脫入世的想法，因之對佛法另有獨特的見解，目覩愛孫悲不自勝之狀，不覺長長一聲浩嘆，道：「嫻兒莫哭，據老衲觀察，浩兒亦非夭壽之相，縱然失踪一十五年，老衲仍舊深信尙在人世，況且他一身武功，已得咱們家的眞傳，性命足保無慮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中年婦人——宣文嫻心頭吃驚，凜然飮泣道：「您老這樣講，莫非元浩被人幽禁了麼？」

元淸大師黯然道：「近數十年來，江湖上表面寧靜，骨子裡暗潮洶湧，爭奪霸業的氣氛激盪不已，浩兒武功高絕，正是各方梟雄爭取的對象，然則浩兒純孝而馴良，自然不會違背祖訓，與之抗拒而結怨，被人幽禁於某處，那也是極有可能的事。」

宣文嫻失聲悲呼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他被幽禁何處啊？」

蔡薇薇一旁細聽，心頭也是激動不已，接口安慰道：「娘！您老人家定一定神，公公的話不

會有錯，爹爹武功高絕，自無性命之慮。」

蔡昌義性子莽撞，却自亢聲道：「鎭靜有什麼用？咱們應該分頭去找啊！雲中山華大俠乃是武林的泰山北斗，爲人急功好義，素爲武林同道所敬仰，咱們與華家結合，何愁找不到爹爹。」

事涉夫君的生死之謎，宣文嫻失了主見，只是下意識的瞧了兒子一眼。

元淸大師微微頷首道：「小義兒講得有理。老衲暗中觀察，目下的武林，唯有雲中山華家的人守正不阿，義之所在，絕不瞻顧，眼下梟雄四起，紛紛蠢動，也是正對他們華家而來，咱們無論是爲了訪尋浩兒的下落，或是爲了維護咱們祖先主持正義的門風，與華家的力量相結合，倒不失爲明智的抉擇。」

蔡昌義一聽元淸大師贊同他的意見，頓時眉飛色舞的道：「是啊！孩兒未曾見過華天虹大俠，華大俠的二公子華雲龍却是孩兒的知己好友，此人的風神不去說他，其爲人豪邁好義，性子爽朗，咱們金陵五公子，沒有一人比得上他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蔡薇薇已自接口道：「那個什麼華二公子，就是剛才被人劫走的那一位麼？」

蔡昌義沒好氣的道：「都是你嘛！沒有你打岔，華老二怎會被人劫走？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道：「怎麼怪我呢？他自己武功不濟，怪得誰來？」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道：「他武功不濟？哼！不要認爲你自己武功了得，三個蔡薇薇，不見得比得上一個華雲龍。」

蔡薇薇鼻子一皺，小嘴一噘，道：「哼！了不起嘛！結果還是被人劫走了。」

蔡昌義大爲氣惱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都是你，都是你令人分神，九陰教主什麼東西？

憑她想要……」

蔡薇薇搶著截口道：「對敵分神，已犯武家大忌，就算他武功蓋世，又有何用？」

蔡昌義氣爲之結，口齒啓動，正待加以駁斥，他母親宣文嫻心頭煩躁，怨氣無可宣洩，輕聲叱喝道：「不要吵啦！旁人的武功高低與咱們無關。」

元清大師微笑接口道：「嫻兒錯了，那華雲龍確是一代俊彥，不但風神爽朗，氣度恢宏，而且宅心仁厚，敢作敢爲，再加機智絕倫，應變的能力超人一等，來日掃蕩妖氛，澄清武林的責任，怕是非他不足以擔當。」

話語之中，目光有意無意的朝「薇兒」望了過去。

蔡薇薇眼神一亮，道：「公公這樣講，豈不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了？」

元清大師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小疵是有的，但小疵不足影響他領袖群倫的氣派，來日有緣，老衲望妳多多與他親近親近。」

蔡薇薇小嘴一噘，道：「我才不希罕哩！將來要有機會，薇兒倒要鬥他一鬥。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轉臉一顧宣文嫻道：「嫻兒意下如何？老夫認爲小義兒極有見地，無論是爲了查訪浩兒的下落，抑是善盡練武之人的本份，妳都應該外出走動走動，困守家園，對你的身心無益。」

宣文嫻微一吟哦，道：「嫻兒方寸紊亂，衷心無主……」

元清大師朗朗一笑，道：「那就這樣吧！妳西往晉地一行，見一見華天虹母子，華天虹相識滿天下，對查訪浩兒的下落定有幫助，老衲暫携義兒與薇兒同行，先去救下華雲龍。」

蔡薇薇連忙接口道：「不！薇兒跟娘去。」

元清大師微笑道：「妳不是要鬥一鬥華雲龍麼？」

蔡薇薇脆聲道：「不爭一時啊！娘一人孤身遠行，薇兒放心不下。」

元清大師頷首嘉許道：「難得你有這份孝心，那就跟妳娘去吧！」

談論至此，宣文嫻縱然不以爲是，却也不便再不同意了。

蔡昌義一心懸念華雲龍的安危，興緻勃勃，一股勁兒催促母親速作決斷，宣文嫻無可奈何，只得默然頷首，於是祖孫四人分道揚鑣，離開了鍾山之巔。

且說九陰教主偷襲得手，挾脅華雲龍越過叢林，慌慌張張率領門下徒衆，投奔鍾山之西，來到了揚子江畔。

江畔有一座隱密的莊院，那莊院宅第連雲，氣象宏偉，看去煥然一新，好似修建不久，無疑是九陰教金陵分壇所在之地，一行人到達江畔，逕行投入莊院之中。

華雲龍穴道被制，昏迷不醒，對適才的一切，了無所知，甦醒時遊目四望，方知處身一所美輪美奐的敞廳。那敞廳宮燈流蘇，金碧輝煌，九陰教主臉含微笑，高踞一張錦緞虎皮的高背椅上，那冷艷絕倫的幽冥殿主侍立在她的身後，其餘刑名殿主以及各堂堂主分立兩側，氣氛莊嚴肅穆至極。

華雲龍暗運眞力，默察穴道已解，週身殊無不適之處，當下鎭定心神，籌思應付之策，忽聽九陰教主柔聲說道：「華小俠，適才老身暗施偷襲，僥倖得手，你不怪我手段卑鄙吧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揚，道：「妳也知道暗施偷襲，手段卑鄙麼？」

梅素若忽然冷冷一哼，道：「彼此對敵，鬥智鬥力各盡所能，你若不服，可與本姑娘再戰一場。」

華雲龍聞言之下，怒氣洶湧，但與梅素若冷艷的美目一觸，不覺氣焰頓洩，暗暗忖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徒逞血氣之勇，只有自取其辱，我得另謀脫身之計爲是。」

他這人不拘小節，每逢厄難，心智特別沉穩，原先大有寧折不彎的氣勢，如今既已被擒，想法却又大變，所謂「識時務者爲俊傑」，華雲龍的是當之無愧。

事實上，另外還有一個極其微妙的因素，那便是梅素若容貌之美，早已深深烙在他的心上，他風流成性，面對絕色佳人，縱然怒氣沖天，一時却也發不出來。

當他想到「不能徒逞血氣之勇」時，一雙星眸，便自緊緊瞧着梅素若，一瞬不瞬。

他那目光，旁人見了不外兩種感覺，一種感覺平平淡淡，好似他心中靜如止水，對那莊嚴肅穆氣氛毫無所動，另一種感覺，便是心蘊怒火，對梅素若的言語大爲不忿，只因身已被擒，不敢遽而發作罷了。

他那神芒熠熠的眸子，瞧在梅素若的眼內，其感覺却是大爲不同了。

梅素若冷若冰霜，華雲龍的目光却似[illegible]火，他二人同是目不轉瞬，相互凝視，時光稍久，梅素若但覺心神一震，胸口若小[illegible]忡然亂跳，某種極其微妙的感覺頓襲心頭，竟而莫名其妙的臉色一紅，繼之冷冷的哼了一聲，始才掉頭他顧。

既然臉紅，却又冷哼，箇中的情由，當事人亦自惘然，局外人自然更難理解了。

只見九陰教主陰陰一笑，道：「華小俠，以輩份而論，老身暗施偷襲，制住了你的穴道，確

是有失身份，但老身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試想令堂與老身極爲投緣，老身再度出山，固然有意在武林之中爭奪一席之地，然有令堂在，老身能與你們華家爲敵麼？」

華雲龍聰明絕頂，九陰教主言詞反覆，神態曖昧，顯然別有企圖，又怎能瞞得了他的耳目呢！

但見他目光一轉，神態凜凜的注視着九陰教[illegible]，道：「哼！口蜜腹劍，教主當之無愧了。」

九陰教主不以爲忤，道：「說來你也許不信，謀殺司馬大俠夫婦的事老身有份，『玄冥教』主有份，顧鸞音也有份，你對老身獨懷怨懟，那是有失公允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震驚，忖道：「她這般坦陳血案的內情，那是定要殺我了。」

他心頭震驚，外表不動聲色，目光一稜，冷然說道：「華雲龍眼前是階下之囚，要殺要剮，全憑教主，你講這些有什麼用？」

九陰教主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老身只是叫你相信，我對你華小俠並無惡意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華雲龍並非三歲孩童，甜言蜜語對我不生作用，有話爽直的講，我華雲龍能答便答，不能作答，縱然鼎鑊加身，也休想叫我吐露隻字片語。」

忽聽那身材矮小的引荐堂主申省三陰陰一笑，道：「實對你講，咱們也無話可問，老朽職司本教引荐堂，你若願意歸順本教，老朽在教主座前美言幾句，負責爲你引荐。」

一般講來，武林中各門各派，規律極嚴，教主在座，屬下之人焉有插嘴的餘地？但這姓申的堂主不但貿然接口，且有擅作主張之勢，而九陰教主竟無不悅之色，那就耐人尋味了。

華雲龍七竅玲瓏，略一思索，便有所得，當下朗朗一笑，道：「這倒也好，投身九陰教下，

華老二不但可以創一番事業，且能與梅姑娘朝夕相聚，哈哈！美女在抱，前程無量，華老二艷福不淺，大可出人頭地了。」

梅素若玉臉通紅，峻聲叱喝道：「你胡說什麼？」

九陰教主道：「華小俠倘使眞願輔助老身，老身便將若兒許配於你，亦無不可。」

梅素若急聲接道：「師父，這姓華的口齒輕薄，可惡之極，若兒……若兒……」

九陰教主揮一揮手，道：「爲師的自有主張，你別打岔。」

華雲龍臉色倏沉，肅容接道：「你那主張不外打聽華某長輩的行踪與意向，再不然便是扣留華某爲質。哼！三十年前故技重施，可惜對華某無用。」

九陰教主暗暗吃驚，眉頭一揚，道：「當眞對你無用麼？」

華雲龍嘴唇一披，哂然道：「華某不爲美色所迷，不爲威武所屈，任你有千般伎倆，萬種毒刑，也休想叫華某聽你擺佈。」

梅素若實在氣他不過，冷然接道：「你剛才口口聲聲寧可被殺，不願被擒，眼下你是階下之囚，怎不設法自絕呢？」

華雲龍星眸移注，道：「在下與梅姑娘有仇麼？」

他那目光朗若晨星，似笑非笑，梅素若與他的目光一觸，心頭又復怦怦直跳，怔得一怔，始才冷聲道：「有仇，仇深似海，怎麼樣？」

華雲龍曖昧的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梅姑娘縱然與在下有仇，妳這激將之法也是無用。華老二與旁人不同，你可知道眼下我在想些什麼？」

他說著將頭一歪，好似小兒故作神秘之狀，氣得梅素若牙根發癢，根不得咬他一口方始甘心，當下銀牙一銼，狠聲說道：「管你想什麼，本姑娘但知你該死！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華某怎麼能死，我若一死，妳豈不……」

他本想說：「妳豈不要守望門之寡？」這原是順着九陰教主「便將若兒許配於你」那句話而發，本也順理成章。但他畢竟是世家子弟，話到唇邊，忽然感到過份輕浮，只怕大傷梅素若之心，因之倏然住口，硬將那句話嚥了下去。

要知華雲龍縱然風流，縱然洒脫不羈，但却並不下流，並不輕浮，況且梅素若容顏之美，氣度之華貴，是他生平所僅見，梅素若雖然冷若冰霜，彼此雖處於敵對地位，但叫華雲龍眞正去刺傷梅素若的心，以華雲龍的性格，那是怎樣也不會作的。

他如此，梅素若何嘗不是一樣。

所謂「美人自許」，這「自許」二字，包含她所接觸的人，那情形好似百萬富翁不願與乞丐往來一樣。眞正的美人，一方面自許其美，另一方面，總也希望她所接觸的人與她一般美艷絕倫，尤其對於異性，這種要求越發顯著。華雲龍英風朗爽，文采風流，無論容貌與風度，俱各超人一等，乃是眞正的美男子，梅素若既是美女，若說她面對這樣一個俊美無比的男子而無動於衷，那便是欺人之談了。

她動心，而且激動無比，只因乖戾的教養，造成她仇視俊美男子的性格，加上華雲龍挑達不羈，恰恰是她平日懷恨最深的一型，表面看去，華雲龍又復對她的美色漠然無動於衷，因之她口口聲聲要殺他，大有與他誓不兩立的趨向。偶若細加分析，這種趨向，實因暗暗心折之所致，只

是她自己並未覺得罷了。

此刻，梅素若雙目之中，冷焰電射，大有便將出手之勢，華雲龍話至中途，倏然住口不語，倒是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因之她微微一怔，峻聲道：「講下去啊！怎麼又不講了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講也罷！」

梅素若使上了小性，厲聲喝道：「偏要你講，倘若不講，我割下你的舌頭。」

華雲龍聳一聳肩，道：「好吧！我講。我在想如何脫身，妳相信嗎？」

此話一出，梅素若楞然瞠目，其餘諸人，却忍不住哄堂大笑。

這是難怪他們要笑了，被人所執，又復處身強敵環伺之中，居然說出這等沒有骨氣的話來，而且還問人是否相信，豈不窩囊之極？

梅素若暗暗忖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個人啊？看他英氣勃勃，分明天生傲骨，爲何又這般幼稚，竟會說出這種話來，難道……難道他自信得很，確有力量脫身麼？」

這時，華雲龍坐在對面椅上，笑意盎然，顧盼自若，看去既無羞慚之色，也無特別自信的徵象，好像處身友朋之中，淡然而平實，的是令人莫測高深。

須知梅素若性格之冷漠，亦非常人可比，大凡這種因後天的教養而趨於冷酷無情的人，其愛憎的觀念也比一般人格外強烈。這時她尚未察覺自己對華雲龍的愛意，因之只覺華雲龍處處可恨，處處可惡，若是讓他脫身而去，在她的心念之中，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屈辱，眼下這樣想，自也無怪其然了。

那身材矮小的引荐堂主申省三，無疑是個陰險多詐的人，他一面大笑，一面目不轉睛的注視

着華雲龍的動靜，衆人大笑聲中，他忽然冷冷的道：「啓稟教主，這華雲龍是促狹鬼，沒有這天虹君子之風，依屬下的意見，咱們不必多費心機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笑聲頓歇，衆人的目光，齊齊都向華雲龍身上投去，華雲龍微笑如故，却是安若磐石，厥狀鎭靜得很。

只聽那傳道堂主樊彤接口說道：「屬下也這樣想，宰了小的，何愁老的龜縮不出，咱們既要稱雄武林，與那華天虹自然勢同冰炭，極難相容，何不宰了這小子，痛痛快快的大幹一場。」

此人好大喜功，顯然不信華天虹的利害，因之肆無忌憚，氣焰極盛。

華雲龍看不慣他的氣勢，暢聲大笑道：「動手啊！華某眼下是俎上之肉，你怎麼不動手呢？」

那刑名殿主厲九疑陰聲接道：「遲早總是要動手的，只要教主下令，老朽先叫你嚐嚐『燃指焚香』之刑。」

這刑名殿主厲九疑頂門微禿，身形高大，眼睛黑少白多，眼白滿佈血絲，無疑是個凶殘狠毒的暴戾之徒，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這人是個屠夫，靠宰人起家的，外公的從僕戴昱就是這等模樣，這種人心腸歹毒，萬萬容他不得，只要動手，我先取他的性命。」

那司理堂主葛天都資格最老，對九陰教主的思想也最清楚，這時忽然越衆而出，朝那九陰教主躬身作禮，道：「教主緬懷故舊，對華雲龍眷顧至深，怎奈華雲龍不識抬舉，自命俠義，對教主毫不尊敬。此人刁鑽古怪，想以故舊叫他知所感戴，怕是難以如願了。」

這些人七嘴八舌，言詞紛紜，氣勢不一，但九陰教主默默不置一詞，顯然都與她的心意不合

，唯獨這司理堂主葛天都了了數話，却使她緩緩頷首了。

她頷首，但却仍未開口，只是吟哦沉思而已。

須知九陰教主睿智深沉，個性執拗之極，是個極端陰險狠辣的人，當年她對白君儀極具好感，一心一意要收白君儀爲徒，此事固與願違，但那白君儀的影子，始終未從她的心頭抹去，況且當年尚有另外一種妄想，那便是收下了白君儀，華天虹便有可能投入九陰教下，如此一來，武林霸業自可垂手而得。

這是往事，如今事隔多年，她那爭霸之心未戢，這次出山，無疑別有仗恃，不料甫落江湖，首先便遇上白君儀的兒子，華雲龍酷似父母，因之她用上懷柔之策，儘量表現長者的風度，要想憑那一廂情願的「情意」攏絡華雲龍，與華天虹一家攀上交情，以達其稱雄武林的夙願，究其用心，說得上「故技重施」了。

這中間另有一個極其微妙的緣故，那便是九陰教主對華雲龍的父親忌憚至極。

嚴格的講，九陰教主記恨之心極重，當年華天虹崛起武林，領袖羣倫，阻撓她成就霸業的雄心，她自然難以忘懷，譬如謀害司馬長青及其夫人柯怡芬，造就梅素若冷酷無情的性格，這些可說都是針對華天虹而發，但她也是個只求目的，不擇手段的人，若能籠絡華雲龍，與華天虹一家攀上交情，兵不刃血的達成夙願，豈不更好麼？何況她身爲一教之主，既不能將那畏懼華天虹的心理形之於外，又無絕對的把握挫敗華天虹，轉而用懷柔的手段去套交情，那也是從權達變的常事。

殊不知華雲龍表面隨和，看去凡事都不在意，實際却是極有主見的人，加上他聰明絕頂，不

拘小節，往往見風轉舵，令人捉摸不定他眞正的意向，因而莫知所適。

爲此，九陰教主頗受困擾，也曾起過殺心，在鍾山之巔便曾因此而發怒，怎奈她個性執拗，不願更改一廂情願的想法，如今葛天都點明了，而且講得很含蓄，也不傷她的尊嚴，因之她微一沉吟，便自目光凝注，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葛天都身子一躬，道：「依屬下之見，不如將他軟禁起來，一面放出消息，看看他父母的反應，一面通知玄冥教主，請他定一時地，共商對付華天虹的大計。反正咱們已經出山，與華天虹等一夥人遲早不免一戰，這華雲龍能用則用，若是無用，到時候廢掉了事。」

他之所謂「能用」，便是可作「人質」之意。

九陰教主尚未表示可否，華雲龍已自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主意！好主意！面面俱到，乾脆了當，華老二不用奔波了。」

站起身來，便朝廳後走去。

梅素若身形微閃，擋住了他的去路，峻聲喝道：「幹麼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揚，道：「休息去啊！你們不是要軟禁我麼？」

梅素若冷冷一哼，道：「想得倒舒服，你道軟禁是好受的？」

華雲龍肩頭一聳，笑道：「軟禁嘛！顧名思義，總不致於手鏈脚銬，加上刑具吧？」

聳肩而笑，原是俏皮的動作，只因其人風神俊逸，便連這俏皮的動作，也別有一種瀟灑自如的韻味，梅素若見了，芳心好似被他挨了一拳，愈看愈不是滋味，不覺鼻子一掀，連聲冷哼不已。

冷哼聲中，突然嬌軀一轉，朝那九陰教主道：「師父可是決定了？」

九陰教主但覺她氣憤之極，不禁訝然道：「決定什麼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將這姓華的囚禁起來。」

九陰教主恍然道：「哦！……怎麼？你有意見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沒有，不過師父若已決定，請將姓華的交給若兒。」

華雲龍忽然怪笑道：「好啊！有女相陪，華老二交桃花運了。」

九陰教主冷然一笑，目注徒兒，道：「交給妳幹麼？此人古怪得緊。」

梅素若道：「不怕他古怪，我要好好叫他吃點苦頭。可要注意，別將他弄成殘廢，爲師的另有用處。」

梅素若應一聲「是」，轉身冷然道：「走啦！」

華雲龍毫不在乎，又復俏皮的作了一個手勢，笑道：「請！姑娘請引路。」

梅素若冷冷一哼，也不言語，轉過身子，逕朝廳後屏門走去。

華雲龍再朝九陰教主拱一拱手，道：「家父母有訊息時，煩教主通知在下一聲，失陪了。」撒開大步，竟自坦然的跟隨梅素若而去。

見到華雲龍坦然無所畏懼的模樣，刑名殿主厲九疑等一干人各現獰笑，九陰教主却自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小子究竟是什麼性格？他當眞不怕受刑，不怕死？還是自恃……」

愈想愈是心頃，不覺大喝一聲，道：「敎啦！按預定步驟行事，葛堂主着人會知玄冥教主……」

話未講完，人已領先退去。

且說梅素若默然前導，華雲龍緊隨而行，這二人一個冷漠肅然，一個笑臉盈盈，笑臉盈盈的如沐春風之中，冷漠肅然者令人望之心寒。但是，這二人的神色縱有不同，其俊美飄逸之處，却是無分軒輊，恍如金童玉女，下歷凡塵。

走盡迴廊，穿過一列房舍，到了一處幽篁環繞的獨院。

那是梅素若的住處，地當此院的東南角，這獨院背臨鍾山餘脈，門前有一條人工掘成的深深小溪，院內景色幽雅，氣氛靜謐之極。

進入獨院，一個穿着翠綠短襖的垂髻小婢迎了上來。

梅素若冷冷地道：「準備繩索，送來廳屋備用。」

身子未停，逕朝一座小巧精緻的瓦房行去。

華雲龍亦步亦趨，笑意盎然，經過垂髻小婢的面前，還向她作了一個鬼臉。

那小婢倒是怔住了，瞪著一雙妙目，一時竟忘了行動。

梅素若倏然轉過身子，峻聲叱道：「發什麼呆？我講的話沒有聽見麼？」

垂髻小婢悚然一驚，脆聲道：「聽見啦！」

撒開步子，如飛奔去。

步入精舍，梅素若氣唬唬的在中間一張高背錦椅上落坐，華雲龍意態閒散，舉目朝四週打量

這是一座三明兩暗的建築，格局雖小，氣派極大，中間是花廳，兩邊是梅素若的閨房，書室、行功室，那垂髫小婢的臥室便在行功室的後面，傢俱油漆光亮，都是上等楠木製造，極盡精緻纖巧之能事，兩旁牆壁及中堂，均掛有名家字畫，屋子裡收拾得點塵不染，可知梅素若是個極愛整潔的人。

這時已是掌燈時分，須臾，垂髫小婢手托茶盤，另一手携帶一綑蔬繩走了進來，梅素若見了，頓時杏眼圓睜，喝道：「誰叫你備茶啦！」

垂髫小婢自作聰明，道：「有客嘛！我來點燈。」

將綦放在几上，蔬繩放在地上，便待轉身去取火。

梅素若一聲嬌叱，道：「胡說！誰是客人？」

垂髫小婢訝然瞠目，瞧瞧梅素若，又瞧瞧華雲龍，一副不解之狀。

這小婢十二三歲，是個極端秀麗的孩子，圓圓的臉龐，大大的眼睛，稚氣未脫，天眞無邪，平日伶俐之極，甚得梅素若的喜愛，此刻却自變得遲鈍了。

華雲龍忽然笑道：「姑娘小氣了，在下縱不是客，叨擾一杯清茶又算什麼？何必對這麼一個孩子發脾氣。」

梅素若冷冷的瞧了他一眼，朝那小婢道：「蘋兒怎麼啦？……去喊小娟小玫來，回頭再來點燈。」

蘋兒無疑尙不解事，仗着平日得寵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何必去喊她們，什麼事蘋兒能做啊！」

梅素若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叫妳妳就去，嚕嘛什麼？綁起他來，妳能夠麼？」

蘋兒又是一怔，暗暗忖道：「怎樣？綁起他來？他……他……得罪小姐啦？」

華雲龍朗朗一笑道：「區區一根繩索，綁得住我麼？」

梅素若漠然說道：「回頭便知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就算繩索綁得住我，我若不肯束手就縛，縱然是姑娘親自動手，也不見得便能如願哩！」

梅素若冷聲一哼，道：「除非你不是英雄，小娟小玫比蘋兒大一歲，你大可一試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怔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倒是難了，我豈能與小孩動手？但……但……我也不能束手就縛啊！」

想了一想，注目含笑道：「我眞不懂，姑娘爲何一定要綁我？那多費事。」

梅素若冷然說道：「告訴你也無妨，我要將你吊起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吊起來又如何，這算叫我『吃點苦頭』麼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這算苦頭，豈不便宜了你。我將你倒懸三日三夜，不給你飯吃，不給你水喝。」

三日不吃飯，練武之人也許熬得過去，三日不飲水，任何人也受不得的，何況是「倒懸」三晝夜，那腑臟倒翻，血氣逆行的滋味豈是好受的？這種慢性折磨人的手段，她還說不算苦頭哩！

華雲龍暗吃一驚，下意識的朝門外一棵巨大榆樹望去。

梅素若見他吃驚之狀，大感暢意，不覺抿一抿嘴，接着又道：「你好像什麼都不在乎，大概

自恃得很，那就嚐嚐倒懸的滋味吧！」

話聲一頓，移注蘋兒道：「走啦！儘在那裡發什麼呆？」

華雲龍苦苦一笑，道：「梅姑娘，想不到妳是這樣的人，我華煬與妳無怨無仇，縱有怨仇，那也是上一代的事，你竟然想辦法整治我，這……這眞是從何說起。」

梅素若漠然冷笑道：「怎麼樣？你也有畏懼的事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姑娘錯了，我華煬不知畏懼爲何事，所謂『拚死無大災』，餓上三日，吊上三日，又算得了什麼？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唉！不說也罷！」

俯下身子，拾起地上那捆繩索，在手中掂了一掂，忽然目注蘋兒道：「小蘋兒，請妳過來一下。」

蘋兒一怔，道：「幹什麼啊？」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道：「喊人麻煩，妳們小姐又不屑自己動手，請妳過來綁一綁吧！」

此話一出，蘋兒越發怔楞，梅素若目幻異彩，同樣的深感意料之外。

在梅素若想來，華雲龍已經被她用言語套住，縱然再加奚落，也是不能反抗。她正想看看華雲龍遭受奚落時，進退兩難的狼狽之狀，不料華雲龍倏然一變，變得溫馴異常，不但話至中途，浩嘆而止，而且不叫喊人，便叫那十二三歲的蘋兒前去綁他，這種轉變，豈是她始料所及。

她楞楞的瞧了華雲龍一陣，覺得華雲龍坦然鎭靜，好似語出至誠，並無詭計，但她不敢相信，詫異迷茫中，不覺亢聲道：「哼！你想暗算蘋兒麼？」

華雲龍失笑道：「姑娘多疑了，華家的後代，沒有講話不算數的。姑娘以英雄兩字讚許華煬

，我華煬若是不知自重，豈不使姑娘失望了？」

他講這話時，神色自然，不失端莊，了無譏諷俏皮的意味，梅素若聽了，莫名其妙的心頭一震，脆聲叱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誰失望……」

忽覺越描越黑，一陣紅暈湧上了臉頰，話聲倏然頓住。

華雲龍怔了一下，欠身說道：「姑娘勿怪，在下的意思，是說願意做個英雄，當不致卑鄙無恥，暗算蘋兒。煩請吩咐蘋兒一聲，叫她來綁吧！只是……」

梅素若聞言之下，臉色更紅，頓了一頓，忽然沉聲道：「不！『只是』怎麼樣？先講下去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講也無用，不講也罷！」

仍是「不講也罷」，梅素若大感惱怒，峻聲叱道：「我要你講，不講我吊你七天七夜。」

華雲龍坐正身子，莊重的瞧了梅素若一陣，乃道：「姑娘定要知道，在下祇得直講了。」

蘋兒忽然脆叫道：「不可胡說啊，胡說小姐要生氣的。」

華雲龍朝她一笑，算爲致謝，回過頭來，一本正經道：「姑娘之美，超絕塵寰，宛若瑤池仙子，在下自覺見過的美女不少，但與姑娘相比，那有雲泥之別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梅素若嗔聲叱道：「美與不美，與你無關，姑娘不聽阿諛之詞。」

華雲龍肅容接道：「這不是阿諛之詞，乃是由衷之言。憑心而論，在下見到姑娘，便有心儀之感，豈料姑娘……」

梅素若大怒喝道：「你胡說什麼？」

蘋兒尖聲接口道：「不是胡說啊！小姐確是很美，任何人見了……」

梅素若霍地站立，叱喝道：「妳在幫他講話麼？」

蘋兒悚然一驚，道：「蘋兒不幫他，蘋兒講實話。」

華雲龍起立接口道：「蘋兒是妳的侍婢，焉有相幫在下之理？可惜姑娘美則美矣，性格過於冷僻了一點，便以對待在下而言……」

梅素若目光一稜，冷焰如電，此刻的心情是怒是煩，她自己也分不清楚，未容華雲龍將話講完，又復截口道：「對你怎樣？不要自認爲長得英俊，姑娘便該善待你，蘋兒，將他綁了。」

話聲斬釘截鐵，毫無圓場的餘地，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必定要我講，蘋兒，麻煩妳啦！請照妳們小姐的意思做，綁緊一點。」

話聲中，到了蘋兒身邊，將繩索遞了過去。

蘋兒漠然接過繩索，却不動手。

梅素若峻聲喝道：「動手啊！還等什麼？」

蘋兒無奈，走到華雲龍背後，先綁住他的手腕。她身材矮小，華雲龍蹲下身子，讓她去綁手臂。兩條手臂縛在身上，華雲龍的上身便失去自由了。

但只縛了一圈，梅素若大不滿意，沉聲斥道：「綁人都不會綁？不要綁手臂，綁住脚踝就行啦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姑娘最好封閉我的穴道，不然我忍受不住時，會將繩索震斷的。」

梅素若道：「想得倒得意，你想渾然無知，不覺痛楚麼？哼！那榆樹高達九丈，你已見過，

不怕摔死，儘管震斷吧！」

華雲龍暗暗嘆一口氣，兩眼一閉，不再多言。半晌過後，廳堂燃上燈，華雲龍已經倒掛金鈎一般，被吊在榆樹梢頭的細枝之上。

這時，梅素若坐在廳屋正中，另外兩個小婢模樣的女孩侍立兩側，蘋兒站在她的面前，噘起小嘴，狀似不悅，但梅素若視若無覩，目光空空洞洞，好像思索什麼，又好像什麼也沒想，冷冷冰冰的默然無語。

過了半晌，右邊那個較小的小婢不耐沉寂，怯生生的道：「小姐，咱們餓啦！」

左邊較大的小婢輕聲接道：「別吵，小玫，小姐折騰了三天，累啦！」

小玫道：「累了也得吃飯啊！人已吊上去，呆在這裡幹什麼嘛？」

蘋兒接口道：「誰知道呢！人是小姐自己要綁，要吊的，吊上去以後，就是這副模樣，不言不動的，請她吃飯也不答理。」

梅素若聽見了，目光轉動，朝三個小婢瞥了一眼，淡淡的道：「不要吵我，妳們都下去，我在這裡看着姓華的。」

蘋兒噘着嘴唇道：「那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梅素若煩躁的道：「妳好嚕嘛，我在監視他，誰說看他啦？快下去。」

較大的小婢便是小娟，她較懂事，一見梅素若神色不豫，連忙揮手，道：「走啦！小姐心煩，咱們吃飯去。」

轉身行了一禮，領着小玫與蘋兒，急急退出廳去。

人影消失，門外傳來蘋兒的聲音，悄悄說道：「怎麼回事嘛！小姐好像變了……」

當眞變了麼？怕是只有梅素若自己明白了。

且說華雲龍吊在樹上，那滋味眞不好受。

他手脚被縛，頭下脚上的吊在樹枝之上，微風吹來，那樹枝幌幌盪盪，隨時都有折斷之慮。他說過「除死無大難」，這種精神上的威脅，倒也不去說它，要命的却是血氣逆行，五臟六腑都朝喉頭擁擠，似乎要從口鼻之間擠出腔外，擠得他頭腦暈眩，直欲嘔吐。

然則，吐不得，一吐更糟，那將吐完胃裡的清水，嘔出血來，直至斃命而後已！因之，他竭力忍耐，竭力排除一切紛沓的雜念，甚至連肉體上的痛苦，也想將它摒置於意念之外。

可是，這不容易啊！

所謂「切膚之痛」，表皮上的痛苦尙且難以忍受，何況這痛苦發自體內，遍及全身，幾無一處好受。

日影緩緩西斜，淡淡的月光，從那枝葉縫隙間照在華雲龍身上，就像千萬支利箭射在他的心上一樣，愈來愈是難以忍受了。

他臉色發青，頭皮發炸，身上的衣服，已經分不清露水與汗水，喘息的聲音，宛如力耕甫歇的水牛。這還只有三個時辰啊！往後三十三個時辰怎樣支撐下去？

漸漸地，喘息聲小了，汗水也不流了，但臉色却已由青變紫，由紫轉白，如今不見一絲血氣，終於失去了知覺。

梅素若不知何時已經退走，精緻的房舍不見一絲燈光，但將將沉的月色反而愈見皎潔，愈爲

明亮。

明亮的月光下，忽見兩瞥人影由東方飄然而來。

人影逼近十丈而止，赫然竟是元清大師和那性子急躁的蔡昌義。

元清大師遊目四顧，悄聲說道：「這座莊院氣派極大，却又遠離市囂，隱秘如斯，看來這一次的方向找對了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管他對不對，義兒與其餘幾位兄弟找遍金陵城，不見九陰教的人影，半夜決定各奔一個方面，一直追尋下去，如果不是與公公約定見面，義兒豈肯坐鎭金陵，擔負傳遞訊息之責。進去啦！搜他一搜再說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別莽撞，老衲是出家人……」

蔡昌義急道：「出家人怎樣？如果華兄不幸遇害，公公也不管麼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老衲八十九歲，禮佛已久，管不了那麼多了。」

蔡昌義一怔，道：「那不，您……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小聲一點，老衲只是覺得江湖上殺氣瀰漫，不是衆生之福，鼓勵你娘出山盡一點力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娘是娘，華煬是華煬，義兒看得出來，公公對華兄弟關心……」

元清大師接口道：「這就是所謂緣份。老衲只是覺得與那孩子有緣，想要和他聚聚，至於個人的生死榮辱，那要你們自己去決定了。」

大師的話聲始終很低，語氣也極其平淡，蔡昌義想想目下仍以華雲龍的安危爲重，其餘的大

可留後再講。

他與華雲龍投緣至極，又是個義重如山的人，當下亢聲道：「不管啦！進去再講。」步子一邁，就待撒腿奔去。

不料身形甫起，人已被元清大師一把拉住。

元清大師道：「慢一點，你看那是什麼？」

蔡昌義一怔，回顧道：「什麼？」

元清大師舉手一指，道：「你看，樹梢吊着一個影子，好像是人。」

蔡昌義急忙回頭，順著他的手指望去。

原來那元清大師一身功力已至化境，目力超過常人十倍，華雲龍吊在枝葉當中，但因月光皎潔，風吹樹葉，樹枝盪漾，華雲龍的身子也隨樹枝浮沉不已，大師雖在講話，犀利的目光，一直在朝莊院之中搜索，因之被他發現了。

蔡昌義的目力不如大師遠甚，瞧了半晌，仍無所見，但他却道：「進去看看，說不定正是華家兄弟。」

話聲甫落，元清大師倏然抓住他飄然遠遁，後退十餘丈，隱身一塊大石的陰影之後，傳音說道：「不要講話，莊中有人查究來了。」

果然不錯，衣袂飄風之聲緊隨而起，有人登上了院牆，在朝這邊查看，差幸大師功力奇高，適時隱蔽，故此未被來人發覺。

那人不是旁人，正是九陰教幽冥殿主梅素若。

梅素若好似睡不安穩，蔡昌義的話聲高了一點，因之驚動了她，急急循聲而至，前來查勘究竟。

但她仍是一無所見，瞧了半晌，又復緩緩退去。

行經榆樹之下，她抬頭看了華雲龍一眼，這時，華雲龍神色大變，人已憔悴。正處昏迷之中。

她臉上神情動了一下，倏又冷聲一哼，轉身進屋而去。

元清大師以耳代目，凡是帶有聲響的舉動，均已瞭然於胸，頓了一下，乃道：「吊着的影子，果然是那姓華的孩子。」

蔡昌義大爲緊張，不覺失聲道：「眞……」

倏然警覺不能出聲，話聲一頓而止。

元清大師道：「不要緊張，既然知道有人在此處，那就好辦。」

蔡昌義傳音急聲道：「怎麼辦？那看守他的人警覺性極高，咱們除了動手搶奪，另外還有辦法麼？」

他性子縱然急躁，事到臨頭，却也並不魯莽。

元清大師讚許地將頭一點，道：「老衲自有辦法，咱們暫時退走。」

蔡昌義對他公公自然相信得過，但一叫他退走，他又急了，連忙傳音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他不要緊麼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人在暈迷之中，氣機極弱，正受血氣逆行的煎熬。這孩子也眞難得，毅力大

異常人，他好似極力掙扎，強自提聚眞氣，逼使血氣逆行的速度減低，這樣一來，那是夠苦的了。」

蔡昌義大爲焦灼，急聲道：「他怎會血氣逆行？怎會暈迷？怎會……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他被倒掛身子，吊在樹上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這……您老人家不去救他麼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老衲正想爲他盡點力，你不要急，咱們退遠一點。」

舉步而行，瞬間數丈，身法之輕靈快捷，宛如天馬行空，不帶絲毫火氣。

蔡昌義疑念叢生，但又不便大聲追問，只得急步相隨。

祖孫二人退到一處土阜之上，元清大師相度了一下形勢，隨即閉目合十，盤膝坐了下去，蔡昌義侍立一側，滿懷疑問的瞧着他的舉動。

良久不見動靜，蔡昌義大感不耐，他正待開口催促救人，忽見元清大師雪白的鬍子無風自動，凝目注視下，方見他嘴唇翕動，極有韻緻。

蔡昌義詫異萬分，不覺回頭朝那莊院瞥了一眼，暗暗忖道：「他老人家在與華老弟講話麼？相距五十餘丈，傳音入密的功夫還能有效……」

他心中詫異不已，那廂華雲龍確是聽到聲音了。

那聲音細如蚊蚋，慈和已極，正是元清大師所發。

元清大師道：「孩子，不要慌張，老衲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先散去提聚的眞氣，慢一點，徐徐的散去，再聽老衲告訴你怎麼樣運功行氣，痛苦就會減輕了。」

這時的華雲龍，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看，都像早已失去知覺，事實上他也確已暈迷。但是，人雖暈迷，元清大師慈和的聲音，却仍聽得一字不漏。

這得歸功於華雲龍堅毅無比的意志。

須知華雲龍縱然風流，縱然不願在梅素若面前失去英雄氣概，但對倒懸三日的痛楚却非一無所知，只因他性子剛毅，不畏艱難，奉命追查血案的內情，縱獲端倪，案情却似更趨複雜了，九陰教主這條線索最爲明朗，他要續查詳情，不願離去，所以故作毫不在意，自願就縛，聽任梅素若將他倒吊起來。

當時他有恃無恐，認爲仗恃他們華家的獨門心法，先行提聚一口眞氣，縱有萬分苦楚，決不至於不能忍受。詎料事實不然，那血氣逆行，臟腑擠迫的痛楚，比他想像中難受十倍，最後仍舊不免陷於暈迷之中。

不過，暈迷是一回事，如非他先提聚一口眞氣，雖在極端苦痛之下，仍能憑仗堅毅無比的意志力，控制那股眞氣不使倏散，別說暈迷之中，無法聽到元清大師的話聲，此刻恐怕早已嘔血不止了。

元清大師內力精純無比，話聲雖小，注入華雲龍的耳中，却如暮鼓晨鐘一般，具有鎭攝心神，發人猛省的力量，華雲龍聽了，人未清醒，意志却已不知不覺遵照大師的吩咐，緩緩散去提聚的眞氣，任其自由騁馳。

眞氣緩緩散去，痛苦却是遽然大增。

元清大師的語氣適時又起，道：「注意了，孩子。」

接下一字一頓，鏗鏘接道：「此身非所有，此心非所有，往來蒼冥間，混沌無休止，動靜乘太極，順逆猶輪迴，與機擊……」

這是一篇逆氣行功，至高無上的內功修爲口訣，字字珠璣，內容極其深奧，乃是武聖雲震晚年參悟的絕學之一。

須知當年的雲震，兼修佛、道兩門的至高絕學，後來又得高華的傳授，晚年的武功已至三花聚頂，五氣朝元的最高境界，只因缺乏子嗣，更將心力專注於武學的鑽研，勘破了佛家所謂「輪迴」之機，創下了這一篇「逆氣行功」的修練法門。

嚴格的講，這一篇內功口訣，乃是雲震一脈武功之總成，倘能得其精義，勤加修練，那便如同一般練武之人打通了任、督二脈，一身功力，定能於短期內突飛猛進。

但是，如非資秉奇高，兼而具有慧根的人，對這一段簡捷玄奧的口訣，根本就不能練，此因逆氣行功，大反生理之常的緣故，如若不然，元清大師豈有不傳蔡昌義之理？大師甫見華雲龍，便自含笑讚許，道理也就在此。

這時，蔡昌義見不到華雲龍，但見元清大師嘴唇蠕動不已，想要發問，却又不知大師講些什麼，一旦受了干擾，是否對華雲龍有所不利，因之瞪着一雙巨目，心頭的焦急，當眞是無以復加。

半晌過後，元清大師的嘴唇停止蠕動，蔡昌義再也顧不了許多，頓時搶前一步，俯身問道：「公公！您在講些什麼？華兄弟無恙麼？」

元清大師白眉一抬，睜眼含笑道：「無恙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皺，道：「您講詳細一點嘛！華兄弟究竟怎樣啦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這孩子的確是百年難見之材，咱們家的武功不慮失傳了。」

他縱然是個方外之人，此刻竟似按捺不住心頭的歡暢，講起話來答非所問，可見他對留傳武功之事縈念極深。

蔡昌義不覺「唉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您老怎麼啦？義兒在問華兄弟的境況啊！」

元清大師一愣，道：「哦！他不要緊，老衲已將咱們家『无極定衡心法』傳授于他，讓他再吊幾天。」

蔡昌義心頭略寬，但仍不解的道：「什麼叫『无極定衡心法』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所謂『无極定衡』者，便是氣機無垠，抱元守一之意。可惜你資秉不符，不然的話，這一篇祖傳的獨門無上心法，便可傳授你了。」

蔡昌義得失之心不重，一心懸念華雲龍的安危，對於獨門心法是否傳授于他毫不在意，只見他濃眉一皺，又問道：「那……何不乾脆將人救走，爲何要讓他多吊幾天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咱們家獨創心法，迥異尋常，必須先使血氣自然逆行，才能進入第二層門徑，因之，修練本門心法，第一階段，便是倒懸……」

蔡昌義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回去再將他倒懸起來，不一樣麼？」

元清大師失笑道：「若是這般容易，你也可以得傳了。」

蔡昌義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這……另有難處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難在『自然』二字。」

蔡昌義眉頭一蹙，奇道：「人若置身倒懸，那血氣的逆行，如何自然啊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置身倒懸，血氣的逆行，並非自然，因之修練本門心法，必須生具慧根，靈台空明的人才行。那孩子的資秉大異常人，被人倒轉身子，吊在樹上，一心只想如何減輕痛苦，別無雜念，暈迷之中，仍能領悟老衲所授的口訣，按那口訣行動，毫不勉強，這便叫做『自然』了。」

蔡昌義恍然而悟，道：「哦！所以您老讓他多吊幾天，以免影響他的心理，破壞『自然』的現象，是這樣麼？」

元清大師頷首嘉許道：「義兒不失聰明，那孩子縱然靈台空明，心志極爲專一，倘若不變現狀，使他能自生駕輕就熟之感，當此初窺門徑之時，豈不對他更有益麼？走吧！趁此機緣，老衲另外傳你一點防身的武功。」

話聲中站起身子，飄飄然領先行去。

蔡昌義疑念頓釋，心頭也放心了，聽說另有傳授，頓時胸懷大暢，高高興興的緊隨身後，奔向金陵。

忽忽三日。這一日申末時分，梅素若由前院回來，小娟與小玫，隨侍在她的身後，行至榆樹之下，三個人同時駐足，同時抬頭，同時朝華雲龍望去。

這似乎已成她們的習慣，三日來，這獨院主婢四人，只要行經榆樹之旁，總得佇立片刻，瞧一瞧華雲龍的景況。

華雲龍的景況並無多大的變化，仍舊倒掛金鈎一般，吊在樹梢，若說有了變化，那便是臉上

的血氣了。

第一日晨間，他臉上憔悴不堪，臉色慘白，形若病入膏肓的人，但入夜便已漸見好轉，而後時有進展，直到眼前爲止，不但血色已趨正常，那氣機也已平穩至極，他雙目自然垂閉，形狀宛如熟睡之人。

這種變化，自然瞞不過梅素若主婢四人。

此刻，梅素若神情冷漠，朝華雲龍瞧了一眼，驀地重重一聲冷哼，嬌軀一轉，登上了台階。

忽聽小玫怯聲道：「小姐……」

梅素若微微一頓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小玫惶然道：「三……三天了。」

梅素若霍地轉過身來，喝道：「三天怎樣？」

她雙目冷焰電射，怒形於色，小玫嚇得垂下頭去。

那小娟年紀較大，胆氣較壯，接口說道：「小姐講過吊他三天，咱們是否放他下來？」

梅素若冷冷一哼，道：「妳同情他？」

小娟微微一怔，隨即俛首道：「不……不是同情。」

梅素若冷聲喝道：「提這事幹麼？」

小娟暗忖道：「明知故問嘛！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可不敢說，微微一頓，道：「咱們講話不能不算，婢子是在請示小姐……」

梅素若忽然峻聲道：「不放！」

身子一轉，步入了廳內，神態惱怒已極。

她那突然惱怒的神態，三日來，幾個小婢早已司空見慣，因之小娟並不驚訝，只是吐一吐舌，目光則向華雲龍投去。

忽然，她目光一楞，口中驚呼道：「小姐！小姐……」

梅素若去而復轉，捷如輕燕，峻聲喝道：「你作死麼？」

小娟抬轉一指，道：「他……他醒啦！」

梅素若冷聲喝道：「醒了便醒了，值得大呼小叫麼？」

話是這樣講，目光却已朝華雲龍望去，但見華雲龍神光煥發，笑臉盈盈，正自目光凝注，投射在自己身上。

她先是一怔，繼之一陣羞惱湧上心頭，不覺冷焰電射，狠狠地瞪了華雲龍一眼。

只見華雲龍裂嘴一笑，道：「梅姑娘，麻煩給我一杯水。」

梅素若冷冷地道：「不給。」

華雲龍抿一抿嘴，又道：「在下餓了，姑娘準備酒飯了麼？」

他身子倒懸，口鼻在上，眉眼在下，講起話來怪模怪樣，引人發噱，兩個小婢站立一側，竊笑不已。

梅素若冷聲喝道：「叫誰準備酒飯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揚，又復裂嘴一笑，道：「本該有勞姑娘，如今且不說啦，請放我下來。」

梅素若氣爲之結，厲聲喝道：「不放！你待怎樣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在下記得，今天已是第三天了。」

梅素若冷冷地道：「再吊你七天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爲人不可不守信諾，姑娘身爲九陰教一殿之主……」

梅素若亢聲叫道：「不放！不放！不放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忽聽「嘎嘎」一陣輕響，華雲龍已自震斷了繩索，飄然而下，卓立在她的面前。

一時之間，四婢尖叫，梅素若駭然住口，不覺退了一步。

華雲龍臉含微笑，神采奕奕，不像餓了三天的樣子，悠然說道：「三日期限已到，倒懸的滋味並不好受，姑娘既然不肯釋放，在下祇有自作主張，自斷繩索了。」

梅素若驚駭之餘，羞惱鬱結於胸口，不由恚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少賣乖！」

嬌軀猛撲，纖手倏探，十指尖尖，便朝華雲龍胸口抓去。

指風銳嘯，氣勢凌厲，華雲龍身子一側，急急避了開去，道：「在下也是替姑娘守信，姑娘怎的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突覺勁風襲到背後，只得歇下話頭，掄臂一掌，反手拍擊過去。

這一掌無疑是應急之着，並未用上五成眞力，但那手法之玄妙，暗藏數十種變化，已非一般高手可擋了。

梅素若腳步一挫，避過了一掌，轉到華雲龍右側，驀地駢指如戟，朝華雲龍右脅「期門穴」戳去，冷聲道：「哼！姑娘偏不守信，偏要再吊你七日。」

她那身法美妙迅捷，手法却是狠毒凝重，那一指若被點中，華雲龍縱有軟甲護體，也得應指

倒下。

只見華雲龍含胸吸腹，倏然飄退八尺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姑娘，令師是要軟禁我啊？」

梅素若如影附形，追了過去，喝道：「你乖乖就縛，姑娘吊你七日，放你離去。」

華雲龍訝然道：「放我離去？」

梅素若肅容說道：「不錯！」

華雲龍目光如電，在梅素若臉上轉了幾轉，倏然笑道：「哈哈！華家子孫，只有在下善於撒謊，想不到……」

梅素若美目一稜，厲聲喝道：「你講什麼？」

華雲龍大笑不已，道：「姑娘縱非撒謊，也是意氣用事，妳若放我離去，令師面前如何交代啊？」

這話不錯，私自放人，九陰教主面前這樣交代？如若不然，豈非撒謊騙人了？

梅素若好似惱羞成怒一般，玉臉通紅，目光轉厲，冷冷喝道：「那你去死吧！」

纖掌揚處，便待一掌拍下。

九

看梅素若凝神揚掌的功架，好似心頭恨極，那一掌如果拍下，勁道必然不輕，大有一掌便將華雲龍擊斃之勢。

兩個小婢見狀駭然，失聲叫道：「小姐……」

尖叫聲抖抖顫顫，梅素若不覺一怔，冷然喝道：「什麼事大驚小怪？」

小婢未答，華雲龍倣聲接道：「在下有話講。」

梅素若冷眼而視，道：「本姑娘會聽你的話麼？」

華雲龍夷然說道：「聽與不聽，乃是姑娘的事，在下只覺骨鯁在喉，不吐不快。實對姑娘講，在下本不想走，如今得知姑娘想法大謬，再呆下去，將陷姑娘於不義，因之……」

梅素若冷然截口道：「哼！本姑娘義與不義，要你操心？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設與在下無關，在下自然不必操心，只因此事乃緣在下而起，姑娘若有不義之行，便是我的罪惡了。」

梅素若冷聲一哼，道：「巧嘴俐舌，原來是爲自己脫罪，這也行，你束手就縛，讓我再吊你七天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說來說去，仍是要吊我七天。」

梅素若冷然接道：「不然你得死。」

華雲龍容色一整，儼然說道：「梅姑娘，妳太偏激，這種性格務必要改。」

這華雲龍平素嘻嘻哈哈，洒脫不羈，看去十足是個紈袴子弟，一旦正經起來，却又不怒而威，別有一種懾人心弦的力量，此刻他容顏倏整，一派教訓人的口吻，梅素若乍睹斯狀，不覺被他鎮住。

華雲龍微微一頓，倏又接道：「請聽我講，一個人最忌不知量力，任性妄爲，妳已吊了我三天，我不加反抗，便該知足，只因妳見我夷然無損，心頭忿忿不平，竟不惜撒謊引我入彀，我縱然信了，姑娘的操守豈無虧損？妳能信守諾言，七天後我離去，那也違背了令師的諭令；這種恩怨，縱然出於無心，形成的結果，却都是不義的行徑。如今想叫我不加反抗，再吊七天，那是絕不可能的事，而姑娘竟生殺我洩忿之心，請想想，憑姑娘的能耐，做得到麼？」

他義正詞嚴，侃侃而談，所言俱在情理之中，梅素若欲加抗辯，却是無以爲詞。

華雲龍忽又神色一舒，朗聲笑道：「梅姑娘，我憑良心說，姑娘的容貌風華，我華煬確是萬分心儀，可惜妳我立場不同，姑娘又復冷傲不近人情，不然的話，妳我極有可能成爲朋友，因之，若因我而陷姑娘於不義，我華煬抵死也不能爲，眼下唯一可行之策，只有我暫且告別，斷去我謂『不義』的因素，才能使姑娘俯仰無虧。梅姑娘，我告辭了，令師面前，請恕不辭而別，姑娘也該珍重。」

話聲中抱拳一拱，隨即轉過身子，逕朝後面院牆行去，須臾越過院牆，身子幌了幾幌，倏忽隱沒不見。

他說走就走，言行坦率，神態朗然，毫無留戀做作之態，梅素若眼望著他那壯健的背影翩然

消失，兀自目瞪口呆，忘了答辯，忘了喝阻，一時之間，完全楞了。

這情形看似意外，其實也在情理之中。須知華雲龍風度翩翩，俊美絕倫，乃是少女們夢寐以求的對象，這梅素若縱然冷峻，畢竟是花容玉貌的少女，所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少女的心理大半是一樣的。前此她處處與華雲龍爲難，一者是稚年的教養使然，再者便是華雲龍對她的美色好似無動於衷，因而激起她一股怨懟之氣，其實她內心對華雲龍極具好感，便謂之情愫亦無不可。

此刻，華雲龍坦誠的表明了愛慕之意，且因不願「陷自己於不義」，乃不願走而走了，這是何等平實的情意？何等眞摯的關懷？梅素若聞之楞然，自也無怪其然了。

夜幕深垂，玉兔東昇，華雲龍疾如閃電，奔向金陵。

他先至「醫廬」，拜見了「江南儒醫」余尙德夫婦，始才知道余昭南等「金陵五公子」因他之被擄，業已分頭追查他的行踪而去，蔡昌義雖然負責坐鎭金陵，但「江南儒醫」已有三天不見他的影子。

華雲龍得知「金陵五公子」的動向以後，一方面深深感激「金陵五公子」急人之急的俠義行徑，另一方面，也深深爲蔡昌義的安危躭憂，唯恐蔡昌義碰上了九陰教的人，被九陰教的人劫去。

因之，他匆匆進了一點飲食，取回寶劍行囊，問明了蔡昌義的住處，辭別余尙德夫婦，直奔東大街。

蔡昌義的住處原是當年金陵王高華的府邸，高華一脈雖已式微，但宅第依舊，氣派不減當年

，怎奈府中婢僕亦不知蔡昌義的去向，據一位姓谷的管家相告，小主人三日未歸，他家的主母與小姐，也已於三日前外出遊歷去了。

華雲龍自然不知這是「元清大師」的安排，離開東大街蔡府之時，心頭不無惑然惶恐之感。但他縱然惶恐，却並不着急，因爲他離開那座神秘的住院，心中早已決定午夜再去探查九陰教的動靜，如果蔡昌義確是被九陰教的人劫走，屆時當可獲知端倪，然後相機救人也不爲遲，此刻他身在金陵，不覺便又想到「怡心院」的賈嫣身上去。

他生成拈花惹草，隨處留情的性格，這一次在江湖上行走，見到的幾個女人，無一不在他惦念之中。尤其這賈嫣身份特殊，言詞閃鑠，她向仇華洩露了他的底細，又在三月前的凌晨，見到她的馬車由鼓樓方向馳向鬧市，因之他心中既有惦念，也有疑惑，此刻不過酉末時份，離午夜尚早，於是便信步朝夫子廟行去。

他走進一條巷子，來到「怡心院」的西邊，瞧清四下無人，縱身越過院牆，轉彎抹角，來到賈嫣住居的樓房。

那座樓房燈光明亮，他在遠處便見雲兒倚欄眺望，但仔細瞧了一陣，却不見賈嫣的影子，也不見樓上另有他人走動，等了一會，那情況仍無變化。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賈嫣呢？賈嫣到那裡去了？莫是應召外出，雲兒隨行，如今雲兒在，樓上也不像有客的樣子，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

他心中疑念未已，忽然一絲傳音之聲，道：「是龍兒？這邊來。」

華雲龍先是一驚，繼而狂喜四顧，也傳音道：「五叔，五叔，您在那裡？」

原來傳音之聲，乃是文太君晚年所收的一個徒兒所發。

這徒兒亦子亦徒，名叫華五，原名「小五兒」，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，當年乃是「洛陽一小」高泰手下的一個小抖亂，曾爲華家的事出過大力，文太君恤其孤苦，愛其聰明，乃將高泰與五兒一併收在身邊，傳以絕藝。高泰原定立爲周一狂的傳人，盡得「孤雲掌法」眞傳以後，離開了「落霞山莊」，另立門戶去了，這華五則以「落霞山莊」爲家，成爲華家之一員。

華五自小聰明，也是個不受羈勒的性格，藝成經常漫遊在外，但在家時對華雲龍最是寵愛，華雲龍刁鑽古怪的行徑，大半便是受這位「五叔」的影響，此刻他聽出傳音之人竟是他「五叔」，自然大爲欣喜了。

但華五却又肅然傳音道：「小心了！我在這邊。這邊有一棟精舍，在樓房的東南約有一箭之地，你慢慢掩過來，不要出聲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緊，暗暗忖道：「掩過去？這『怡心院』當眞別有蹊蹺？」

他來不及往下想，人已急急朝東南方向竄去。

東南果然有一棟精舍，那是在另外一座院落之中，看去似與「怡心院」不相關聯，但却有門戶可通。

他由一扇虛掩的便門掩了過去，頓時便見一輛金壁輝煌的小巧馬車停在精舍的門前，那駕車的郝老爹赫然在座。

他心頭方自一凜，已聽賈嫣的聲音脆聲道：「郝老爹，馬車套好了麼？」

郝老爹敞聲應道：「啟稟小姐，馬車早已套好，只等小姐上車。」

話聲中燈光搖曳，一名婢僕執燈前導，賈嫣陪侍着一位紫衣美婦，嬝嬝婷婷由精舍走了出來。

那紫衣美婦長裙曳地，雲鬢霧鬟，容顏極美，看去三十出頭，又似二十五六，究竟有多大歲數，却是瞧她不準，華雲龍呆得一呆，那名婢僕已自打開車門，恭送兩人登上了馬車。

忽聽華五的聲音傳音急道：

「龍兒快……」

話未盡意，郝老爹馬鞭一揮，馬車已自轆轤而動。

華雲龍聞聲知意，心知他五叔乃是叫他「躡車而行」，急切間計無可得，貼地平竄，竄上了馬車的後轅，繼而身子一伏，一頭鑽入車廂之下。

他身法輕如飛燕，捷如狸貓，當眞是草木不驚，不但未曾驚動那名婢僕，便連車上的人也是一無所知。

華雲龍潛伏在車廂之下，但聞車聲轆轤，却不知車行的方向，更不知他五叔身在何處，但知馬車經過一段漫長的石板街道，然後行駛在黃泥道上，如此過了半個時辰光景，馬車驅向山道，再過了頓飯時刻，始才戛然停止。

他判定車上的人業已離車而去，方始悄悄的鑽了出來。

這時已近午夜，但見冷月清輝，面前是一座荒涼的道觀，郝老爹兀自高踞前座，似在全神戒備。

他躡足繞過一側，拍去身上的塵土，暗暗忖道：「此刻再去查探九陰教的動向，怕已來不及了。」

忖念中飄身上了道觀屋脊，只見後院燃有燈亮，於是他循燈光撲去。

忽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嘆息一聲，道：「紫玉，妳不該來的。」

「紫玉」兩字，令華雲龍瞿然一震，急速忖道：「那美婦就是方紫玉麼？」

一面驚疑，一面相妥一處隱秘的窗口，在窗櫺的棉紙上戳了一個小孔，貼上右眼，朝那燃燈的房內望去。

那是一間簡陋的道房，一名膚色如玉，容貌極美的道姑盤膝坐在雲床之上，她身側另有一位相貌清癯的老年道姑相陪，賈嫣端端正正拜伏在地，那位紫衣美婦則是一臉恭敬，侍立在美貌道姑的面前。

只聽老年道姑輕咳一聲，道：「恨道友，方姑娘既然來了，妳就請她坐下談談吧！」

被稱「恨道友」的美貌道姑漠然道：「談來談去，不過是塵世間的事，長恨看破紅塵，束髮爲道，此心早如止水，與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。」

但聞方紫玉激動的道：「姑娘……」

「恨道友」截口接道：「貧道長恨，早已不是妳家姑娘了。」

方紫玉凄然應道：「是，道長。」

自稱「長恨」的道姑作了一個肅客的手勢，道：「妳請坐，不提往事，咱們隨便談談吧！」

方紫玉雙目噙淚，泫然欲泣道：「是，道長。」

長恨道姑淡然道：「不要一味應是，往事已成過眼煙雲，妳又何必徒自悲傷呢？請坐吧，眼

前有事，妳請坐下講。」

轉臉一顧賈嫣，又接道：「嫣兒請起來，長跪在地，貧道不敢當的。」

方紫玉飲泣就坐，賈嫣伏地再拜，然後盈盈起立，侍立在方紫玉身後，神色淒然，欲言又止。

方紫玉抬起衣袖，拭去滾動的淚珠，頓了一下，道：「道長，紫玉創建『姹女教』的事，準備不日開壇，昭告天下武林，特來請示道長的指示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凜，越發凝神諦聽。

但見長恨道姑眉頭一蹙，道：「開壇立教，何必請示貧道呢？」

方紫玉道：「紫玉承蒙道長收錄撫育，又傳予『姹女心經』，一身所受，何啻再造之恩，沒有道長的話，紫玉不敢擅專。」

長恨道姑微微一頓，道：「貧道若未出家，這開壇立教之舉，貧道倒是不甚同意，如今一心向道，這些塵世間事，我也管不了許多了。」

方紫玉忽然急聲道：「姑……道長請放心，紫玉不會與華家爲難的。」

長恨道姑倏忽肅然道：「妳……」

方紫玉惶然接口道：「紫玉該死！紫玉一時情急，忘了道長的告誡。」

長恨道姑喟然一嘆，道：「貧道也落言詮了，其實事成過去，縱然再提，也不致再揚心波。」

話聲一頓，忽又接道：「妳忽然急於開壇，莫非與華家有關麼？」

方紫玉惴惴然道：「是！不……不是。」

長恨道姑再次蹙緊眉頭，道：「有話妳請直講，不必再有顧忌。」

方紫玉定了定神，道：「道長有所不知，司馬大俠夫婦已經被害了。」

長恨道姑身軀顯然一震，倏又鎮靜地道：「是稱『九命劍客』的司馬長青夫婦麼？」

方紫玉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正是司馬長青大俠夫婦。他夫婦暴斃在洛陽家中，傷痕同在咽喉，乃是獸類噬傷而死，兇手留下道長當年使用的標記。」

話猶未畢，長恨道姑神色劇變，目光如炬，駭然問道：「妳是說碧玉小鼎？」

長恨道姑駭然問出此話，華雲龍幾乎失聲大叫：「玉鼎夫人，她就是玉鼎夫人。」

其實當方紫玉激動的稱呼長恨道姑「姑娘」時，他心中便有所疑了，只因據他所知，玉鼎夫人早已亡故，遺書就在他懷中，因而未敢斷定，此刻一經證實，再也按捺不住心緒的激盪，右掌一抬，便待破窗而入。

忽聽華五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，道：「龍兒莫躁，仔細聽下去。」

華雲龍悚然一凜，連忙循聲望去，只見另外一扇窗下，正有一瞥人影向他頷首示意，於是他只得強捺心神，傳音說道：「五叔，那道姑眞是玉鼎夫人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不要多問，聽下去再講。」

這時，長恨道姑的聲音已經再度傳出，道：「司馬大俠與雲中山華家的人交非泛泛，他夫婦同時遇害，不知『落霞山莊』採取何種行動？」

聽詞意，中間似已漏了一段未曾聽到，華雲龍再也不敢分神，急忙輕貼窗櫺，從那小孔中再

度朝房內望去。

只見方紫玉臉帶戚容，道：「由於那碧玉小鼎的緣故，『落霞山莊』的人懷疑道長就是血案的主謀，眼下白君儀的兒子名叫華煬，奉命在江湖上偵緝元兇。」

長恨道姑微顯激動的道：「果眞如此，華天虹竟不親自出馬麼？」

當此之時，她不爲自己辯白，却自激動地問及華天虹何不親自出馬，華雲龍耳聞目睹之下，不覺滿頭霧水，好生不解。

只聽方紫玉忿然接道：「華大俠如今享盡齊人之福，怕是早將往事忘得一乾二淨了。」

這話除忿忿不平之外，尙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，華雲龍乃是天生情種，對於嫉賓之情感覺特別敏銳，聞言越發瞪大眼睛，凝神視聽。

只見長恨道姑眼神一亮，繼又頹然而廢，道：「唉！貧道情根難斷，每於不知不覺中總存再見一面的希望，其實年華已逝，舊夢難圓，再見何如不見……」

方紫玉截口接道：「紫玉總覺不忿。想當年道長對他的情意何等深厚，當年若無道長的眷顧提携，華大俠焉有今日之成就？如今不說司馬大俠是他的長輩，就憑道長的標記，所謂睹物思人，華大俠也該親蒞江湖，與道長見上一面，問個究竟才是。」

但見長恨道姑微微搖頭道：「妳錯了，他是純孝之人，如無老太君的令諭，縱是單純爲他義叔復仇，他也不會擅自離山的。」

方紫玉道：「道長對他們華家的恩情堪比天高，老太君並非不知，如今涉及司馬大俠的命案，見到了道長的獨門標記，也該讓華大俠下山一行啊！」

長恨道姑喟聲一嘆，道：「老太君一生端正嚴謹，如非事涉司馬大俠血案，見到了碧玉小鼎，或許會令華大俠下山訪尋貧道，如今事涉血案，貧道與華家已是恩怨難分，她老人家差遣孫兒下山查訪，正是她賢明之處，不然，叫華大俠如何處理呢？」

聽到此處處華雲龍心緒大爲激盪，暗暗忖道：「這位道姑堪稱是咱們華家的知己了，爹爹有友若此，奶奶何以不聞不問，不將她接回家去呢？」

他是個多情種子，但知「知己」難求，對長恨道姑不覺倏生同情之心，覺得他奶奶不可理解了。

只聽長恨道姑深深一聲嘆息，又自接道：「這事不必再談了。適才妳講白君儀的兒子奉命在江湖上緝兇，可知他目前身在何處麼？」

方紫玉道：「前些日子，他曾與『江南儒醫』之子同至『怡心院』查究嫣兒的底細，如今聽說已被教主擄走了。」

但見長恨道姑猝然一驚，道：「妳是說九陰教主？九陰教主到了金陵啦？」

方紫玉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正是九陰教主。紫玉聽說他被擄，立即發動門下明查暗訪，直到目前爲止，仍不知九陰教主落在何方。」

長恨道姑微一吟哦，忽然說道：「這孩子倒也乖覺，他能去找九陰教主，總算被他找到對象了。怎奈九陰教主詭譎多智，心狠手辣，如今重臨江湖，必有所爲，那孩子落在她的手中，不但一無所得，恐怕已經兇多吉少了。」

這一推斷，與事情固然大有出入，但因長恨道姑言詞關切，華雲龍非但不覺可笑，且對她更

增進了一層好感。

只聽方紫玉道：「據紫玉查訪所得，司馬大俠遇害之事，牽連極大，不是九陰教主一人所爲。但因兇手留下道長的標記，『落霞山莊』的人，總認爲道長涉嫌最重，依紫玉之見，道長似宜加以表白之必要，免得替人受禍，有損清譽。」

華雲龍暗暗叫道：「不須表白了，我已深信與你們無關。」

但聞長恨道姑低聲一嘆，道：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貧道已是方外之人，毀譽算不了什麼？況且貧道早有遺書致奉『落霞山莊』，當年的『玉鼎夫人』去世多年了，碧玉小鼎與貧道已無關聯，就讓他們自求解答去吧！」

華雲龍的感情特別濃厚，聽到這裡，但覺熱血沸騰，幾乎忍不住衝進房去，揭開她的行藏，勸慰她一番。差幸他教養有素，臨機尚能沉住氣，念頭一轉，想到「玉鼎夫人」如今號稱「長恨」，茹恨之深，不言可知，倘若莽莽撞撞，唯恐激起她的反感，弄巧成拙，因之强捺心神，往下聽去。

只聽方紫玉輕輕一聲嘆息，道：「道長如此自苦，眞是所爲何來？」

但見長恨道姑凄然一笑，道：「妳又何須爲我興嘆，妳說不與華家爲難，却又念念不忘創立『姹女教』，用意何在，不也與貧道的心情一樣麼？」

方紫玉臉上忽然昇起一片紅暈，俛首亢聲道：「紫玉乃是謹遵道長的諭令，如若不能，我眞恨不得掀起漫天風雨，且看他如何善後？」

長恨道姑失笑道：「事實上，妳却是處處維護『落霞山莊』哩！」

方紫玉紅暈更濃，欲待抗辯，却又無話可說。

那位老年道姑久未言語，此刻忽然低聲一嘆，道：「這便是前世的冤孽，咱們身爲女子，一旦情有所鍾，終身便難忘懷。恨道友，江湖怕要從此多事了。」

長恨道姑訝然回顧，道：「道友另有所見麼？」

老年道姑道：「事實至爲明顯，司馬大俠並非泛泛之輩，便是貧道也知他與『落霞山莊』交情深厚，他夫婦同時遇害，豈非向雲中山華家挑戰麼？如今九陰教主重臨江湖，據方姑娘所說，好似另有他人與九陰教沆瀣一氣。」

話猶未畢，方紫玉已自接口道：「那是『玄冥教』。年來『玄冥教』的徒衆往來江湖，無惡不作，紫玉暗中留神，發覺這些人武功別具一格，邇來已經由暗轉明，漸漸明目張胆了。」

長恨道姑不覺震驚道：「啊！那『玄冥教』主何許人？」

方紫玉道：「『玄冥教』教主始終未曾露面，他手下却有同名同姓的無數仇華，在各地滋生事端，據說這次司馬大俠被害之事，便有一個仇華參與其中。」

長恨道姑激動地道：「無數仇華？那是冲着天虹來的？」

方紫玉道：「眞是如此，因之紫玉覺得道長該與華大俠見上一面，至少該將碧玉小鼎的事當面講講清楚。」

長恨道姑吟哦半晌，目光一抬，道：「不必了，那顯然又是九陰教主的陰謀。她竊取貧道的標記，妄想引貧道露面，俾以利用貧道往日的淵源，設計陷害天虹一家，貧道若與天虹見面，恰好上了她的圈套，況且貧道身在方外，再也不願介入江湖恩怨之中，讓他們鬥法去吧！」

只見方紫玉神色一凜，急聲道：「那華大俠的事，道長當眞不管了麼？」

長恨道姑忽然浩嘆一聲，道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燭成灰淚始乾！紫玉，創妳的『姹女訣』幫助他吧，貧道心血已枯，再無氣力了。」

方紫玉惶惶恐恐，嚅聲接道：「這……」

長恨道姑舉手一揮，截口接道：「去吧！往日是貧道疏忽，竟不知妳對天虹也有情，及待省悟，已經無能爲力了。如今貧道只能勸妳：愛其所愛，不必定有所獲。妳昔日頗有男兒氣概，好好創一番事業，以慰晚景吧！」

至此，華雲龍不覺淚眼濛濛，伏在那窗櫺之上，宛如失去了知覺。

須臾，華五掩了過來，傳音說道：「龍兒，咱們走。」

華雲龍從迷惘中驚醒，但覺眼前一片漆黑，房內熄了燈，方紫玉師徒不知於何時退走。

此刻，他心中仍有淒涼哀婉的感覺，默默的跟隨華五離開道觀，奔向荒山。

荒山之脊，有一座堪蔽風雨的茅亭，華五在那茅亭歇下脚來，回顧華雲龍一眼，問道：「龍兒，你心裡感觸很多麼？」

華雲龍嘆口氣道：「想不到『玉鼎夫人』竟是這樣的人。」

華五將頭一點，道：「你坐下，五叔要和你談談。」

華雲龍施施然在一條木板上坐下，問道：「五叔，您對『玉鼎夫人』的往事，知道很多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五叔雖有所知，却也不盡詳實，如今見到她本人，聽到她們的談話，方知五叔以往的想法也有偏激之處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您以往沒有見過『玉鼎夫人』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沒有，以往我對『玉鼎夫人』反感極深，如果知道她是這樣的人，今夜也不會叫你追踪來此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怎麼回事呢？看來她對爹爹始終很好嘛？」

華五輕聲一嘆，道：「就因爲她與你爹感情深厚，五叔才對她存有偏見。我總認爲情貴專一，你爹與你兩位母親感情彌篤，就不該再與其他的女人往來。」

華雲龍不以爲意，道：「那要看怎樣的女人，像這位『玉鼎夫人』……」

華五失笑道：「這種地方，你倒很象尔爹；你爹尚知自己檢點，你却認爲天經地義，凡是美女，最好都成你的膩友？」

華雲龍俊顏一紅，訕訕地道：「男女同樣是人嘛，我對男人還不是一樣很好。」

華五笑道：「講到這裡，五叔倒要鄭重警告你，男女是有界限的，男友多多益善，知己的女友，交一兩個也就夠了，你若不知惕勵檢點，一旦成婚，害得別人爲情所苦，那是大傷陰隲的事，五叔決不允許。」

華雲龍皺眉說道：「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」

華五道：「改不改在你，你到處拈花惹草，總有一天，五叔會好好揍你一頓。你該將『玉鼎夫人』的榜樣引以爲戒。」

華雲龍大感不耐，亢聲叫道：「知道了，五叔就是爲了講這些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我當然另外有事要講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那就講正經事吧，您的吩咐我記下了。」

這華五小時刁鑽，如今碰上寵愛的侄兒，却也無可奈何了。

他微楞，然後將頭輕搖，道：「好吧！我問你，『玉鼎夫人』的絕筆書信可在身上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五叔爲何突然問起此信？」

華五右掌一伸，道：「交給我。」

華雲龍訝然道：「給您幹麼啊？奶奶交代，此信除非當面退還『玉鼎夫人』，必要時寧可毀掉，任何人也不能看的。」

華五頷首道：「我知道，叫你將信給我，正是奶奶的令諭。」

華雲龍疑道：「五叔回山去過啦？」

華五道：「我由家中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奶奶怎麼講？」

華五道：「奶奶已知『玉鼎夫人』未死，此信放在你的身上，萬一不愼失落，那時遺人以柄，壞了你爹的聲……」

「譽」字未出，突然警覺此事不該向華雲龍講，於是臉色一沉，峻聲喝道：「快給我，奶奶叫我將信送回山去。」

華雲龍微一吟哦，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，龍兒不能給您。」

華五目光一稜，大感意外地道：「怎麼？你不相信五叔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非是龍兒不信五叔，而是龍兒另有礙難。」

華五奇道：「你有什麼疑難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一者書信縫在軟甲之中取拿不便，再者奶奶既然吩咐任何人不能過目，龍兒想原封不動，交給奶奶。」

華五怔了一怔，忽然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倒也固執得緊，萬一失落怎麼辦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軟甲穿在龍兒身上，書信密藏軟甲之中，不會失落的，萬一失落，龍兒自己向奶奶請罪。」

總是因爲寵愛的緣故，華五想想也覺有理，乃笑道：「由得你吧！不過我一到金陵，便聽傳言你被九陰教主擄走了，這種事如果有上一兩次，別說身上一件軟甲不會失落，恐怕連皮也要脫了一層，你要份外小心才是。」

華雲龍臉色一紅，訕訕然道：「不會再有二次了，五叔放心。」

華五道：「此事不談啦！說說你離山以後的經過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下，乃將如何到了洛陽，如何一路南下，結識了「金陵五公子」，如何由蔡昌義同遊名勝，在那鍾山之巔遇上九陰教主，如何爲九陰教主所乘，被梅素若吊在樹上，如何暗中得遇高人，傳授他逆氣行功的無上心法，脫離梅素若的羈絆，重返金陵等等經過，一五一十的講了一遍。

這段經過，既有奇遇，也有驚險，更有放蕩不羈之處，但在華五的心目之中，他這位侄兒總算未敗門風，已經達成任務，十分難得了。因之他一面諦聽，一面頷首，聽完以後，頗爲讚許地

道：「嗯！你的胆氣很夠，作法也無大疵，可以獨當一面了。不過，據五叔看來，那位什麼幽冥殿主梅素若，將來是個麻煩。」

華雲龍却不承認，將頭一昂，道：「什麼麻煩麼？龍兒與她兩不相干，她若聰明，最好脫離九陰教，如若不然，龍兒一樣整治她。」

華五慨然道：「講講容易，做起來可是難之又難。」

話聲微頓，話鋒陡轉，忽然正容道：「龍兒，追緝兇嫌的事，至此暫時告一段落。」

華雲龍不解道：「怎麼？咱們對司馬叔爺的血仇不管啦？」

華五道：「不是不管，而是暫告一段落。緝兇至此，可謂眞象已白，至於報仇雪恨，應該讓你瓊姑姑去做。」

華雲龍惴惴然道：「五叔是叫龍兒回山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你不必回山。今夜所見，以及你邇來所得，由我回山稟告奶奶，此後你要格外奮發，爲正邪消長之事多多努力。」

聽說不必回山，華雲龍不禁雀躍，歡聲叫道：「好啊！」

華五臉色一沉，截口喝道：「聽我講，此後你的責任萬分沉重，切切不可掉以輕心。須知這份擔子，是我在奶奶面前爲你討來的，你若大意妄爲，毀了五叔的信譽不要緊，咱們華家也就永遠沉淪不得了。」

華雲龍怵然一驚，道：「這麼嚴重麼？」

華五肅然道：「何止嚴重而已，禍患已經越來越近了。」

華雲龍眉頭輕蹙道：「五叔能夠提示一二麼？」

華五道：「其實你該心有警惕才是，江湖上暗潮洶湧，已非一日，如今不過漸趨明朗罷了，這次五叔回山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華雲龍已自恍然而悟，道：「原來五叔是講『九陰』『玄冥』兩教的事。」

華五冷冷一哼，道：「看你這副漫不在意的樣子？」

華雲龍凜然結舌，不敢再往下講。

華五忽又浩聲一嘆，道：「龍兒，此事非同兒戲，須知『九陰教』與『玄冥教』，不過是較爲龐大的兩個集團而已，暗中尚有其他魔頭待機而動，咱們華家固爲俠義之士所敬佩，却也是邪惡之徒眼中之釘，這些人無疑全是冲着咱們華家而來，所謂人爲令譽樹爲皮，虛名在外，撇開武林蒼生的安危禍福不講，咱們華家如今也是栽不起的。」

華雲龍不覺身子一躬，肅然接道：「是，龍兒省得。」

華五忽然起立道：「省得就好，我也不再多說了，一切你好自爲之。」

華雲龍連忙問道：「五叔要走麼？」

華五頷首道：「嗯！我得儘速回山一行。再者，我是躡踪幾個異族人而到金陵，那幾人形踪可疑，設若遇見，你要格外小心。」

話落，步子一邁，匆匆下山去了。

眼望華五飄然遠去，華雲龍凝目而視，竟以楞了。

華五走得匆忙，這給華雲龍心靈上一種壓迫。

他從小與華五一起長大，對華五的性格知之甚稔，華五心直口快，聰明過人，凡事漫不在乎，頗有名士的風範，往常家居，每次外出歸來，總要與他鬥鬥智慧爭爭嘴，雖然次次落在下風，却仍樂此而不疲。

這一次，華雲龍感覺得出，華五言有未盡。這種反常的情形，令華雲龍心中老大一個疙瘩。他心潮起伏，暗暗忖道：「什麼事情啊？『九陰教』死灰復燃，『玄冥教』也不過是個新興的幫派，兩教的人我都見過，沒有什麼可怕的，五叔素來胆大如天，計智百出，便在奶奶面前也不緊張，爲何匆匆而去？難道還要勞動奶奶與爹娘不成？」

須知他與華天虹不同。華天虹長於憂患，一無依靠，乃是打出來的天下，因之一言一行，謹愼凝重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他却是生於安樂，在一干長者呵護中長大，從小不知所懼，縱然有人耳提面命，也明知事關重大，却仍無視於荆棘之多，情勢之嚴重，前途艱險，較當年或將猶有過之。

所謂「本性難移」，這就是他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本性了。

但他畢竟出生武林世家，智慧也超人一等，警惕之心並未因此泯滅，念頭一轉，便又想到華五的叮嚀。

於是他一面暗忖，一面遊目四顧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管他哩，天將黎明，歇一忽兒再講，反正空想無用，我只要多動腦筋，未嘗不能獨挽狂瀾，剷除妖氛……」

他選了靠牆的一張石櫈坐了下去，頓時便將一切置諸腦後，專心一志的行起功來。

這日晌午，他腰懸長劍，斜背行囊，再度到了金陵。

他由通濟門進城，在一家「萬隆」客棧落脚。

這一次不投「醫廬」，可知經過一番思慮了。

梳洗用飧畢，換了一身絳紫色湖綢緊身衣袴，足登快靴，肩披同色斗篷，將那色澤斑駁的古劍繫在腰際，又將三個藥瓶及那串珍珠妥藏懷中，喚來店夥，交代了一番，然後裝作遊客的模樣，信步出店而去。

他已盤算過了，眼前的金陵，暗中如同風雲際會一般，「九陰教」的人到了金陵，「玄冥教」也有人在此，華五叫他注意「幾個異族人」，如果「幾個異族人」也有掀風作浪的意圖，那便共是三起人，再加薛娘主僕，賈嫣師徒，以及他自己結識的「金陵五公子」設若擺明了幹，必將是閧動武林的一樁大事。

不過，他明白「金陵五公子」不在金陵，薛娘主僕如果聽話，必已遠颺，賈嫣師徒的「姹女教」尚未開壇，目前當不致於輕易地表明意向，而「幾個異族人」行跡未見，「玄冥教」不過兩個「仇華」及其屬下而已，眼前這一仗暫時打不起來，便是打起來，自己的力量也嫌單薄。

他雖挑達，却不莽闖，幾經思慮，覺得有幾件事必須先做：

第一：所謂「幾個異族人」究竟是何來路，企圖何在？目下在何處落脚？人數究竟有多少？

第二：蔡昌義的行踪必須先查清楚，如果已被「九陰教」所擄，應該先救人，然後設法與「金陵五公子」聚齊。

第三：「九陰教」主是否仍在那座莊院？自己走了以後，她採取何種行動？她曾傳諭通知「玄冥教」的人會商對付他們華家之策，眼下的情勢又如何？

第四：他對司馬長青的案情，大體上固然已經明白，但因「玉鼎夫人」語焉不詳，譬如碧玉小鼎爲何會被「九陰教」主盜用，「九陰教」教主又如何與「玄冥教」的人勾結行兇等等關鍵，仍是想它不通。設有可能，他想見一見「玉鼎夫人」，或是與賈嫣師徒懇切的談一談。

因之，他投店，他漫遊，一來是避免爲「江南儒醫」招徠禍患，二來也是爲了隱秘行踪，保持行動的靈活。

他更爲幾件必須要辦的事安排了次序：想見「玉鼎夫人」倒不急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查探「九陰教」的動向最好是在晚上，免得打草驚蛇，讓他們提高警覺。目前以追查「幾個異族人」爲宜，順便亦可逛逛金陵，留神一下「金陵五公子」可曾無恙歸來？其中包括蔡昌義在內。

他心思縝密，半日之間，好似成熟得多了。

此刻，他信步漫遊，東張，西望，來到了江干下關。

金陵眼下是明朝的都會，也是水陸碼頭，下關一帶，車馬不絕，商旅如潮，另外有三多，那是鏢局多，客棧酒肆多，茶樓楚館多。

這下關一帶，其繁榮不下於城內夫子廟，大街之上，除了商賈行旅，船伕腳樞之外，到處可見高一頭，濶一臂，橫眉瞪目的好漢，這些人橫衝直闖，鬥毆滋事，如同家常便飯，公門的捕快，只要不出人命，竟也視若無睹。

華雲龍在那熙往攘來的人叢中轉了一轉，不見特殊扎眼的人物，便向一座不大不小的茶樓踱了過去。

一個茶博士迎了上來，哈腰打躬道：「少爺請，樓上有雅座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登上二樓，選了一個臨窗的位子。

茶博士急忙搬動桌椅，阿諛道：「嘿嘿！這窗口面臨長江，空氣清朗，比雅座更好，爺！您喝什麼茶？」

華雲龍信口言道：「普洱。」

茶博士乾笑一聲，道：「您老來自滇邊吧？嘿嘿！其實『普洱』不如『武夷』，『武夷』不如『君山』，『君山』不如『龍井』，『龍井』的『毛尖』，那才是茶中珍品。爺，您老泡一杯『毛尖』試試如何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抬，笑道：「你對茶很有研究？」

茶博士微微一怔，哈腰道：「爺誇獎。」

華雲龍臉色徒沉，道：「我要普洱。」

茶博士又是一怔，躡嚅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華雲龍朗聲大笑，道：「這什麼？普洱缺貨，是麼？」

茶博士一臉尷尬，連連作揖道：「是，是，普洱缺貨，爺海涵。」

華雲龍大笑不已，道：「既然缺貨，何須饒舌，你倒很會做生意？」

茶博士滿臉通紅，垂目道：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爺見諒。」

華雲龍輕輕揮手道：「去吧，隨便什麼茶，我都喝啦！」

茶博士想不到他如此好說話，抬目一楞，隨即哈腰告退，匆匆下樓而去。

這一刻，樓上的茶客，均紛紛向他望來。一者是他勁裝佩劍，體形偉岸，目光熠熠，英氣逼

人的緣故，再者，爲了選一杯茶，他竟調侃了店夥一頓，旁人只當他尋事惹非而來，因之格外惹人注意。

須知白晝飲茶，大半俱是游手好閒，無所事事的人，這種人不但喜歡起鬨，而且專門好稱英雄，强替別人出頭，美其名謂之打抱不平，不料華雲龍隨和得緊，僅是打個哈哈而已，那就不免令人失望了。

華雲龍氣派極大，目光在衆人臉上一轉，便自望去窗外，悠然自得地欣賞那浩瀚的江水，往來的船隻。

「二哥，此人身手不弱？」

另外一個清朗音道：「嗯！此人英氣朗朗，神儀內蘊，是個內家高手。」

粗啞的聲音又道：「如能得他相助，那就用不着悄悄的回去請人了。」

清朗的聲音低聲斥道：「三弟莫非糊塗了？咱們與他既無一面之緣，又不知他的底細，你怎會忽然興起這種念頭？」

粗啞的聲音低聲一嘆，道：「救人如救火，咱們已經耽擱一天了。」

華雲龍雖在眺望江景，但他乃是有爲而來，兩人的談話，他聽得一字不漏。他出身雲中世家，生就一付俠義心腸，驀聞「救人如救火」，心中不覺一震。

就在這時，茶博士端來一壺香茗，他回過身來，啜了一口，趁機朝那聲音來源望去。

但見茶樓一角，面對面坐着兩個三十左右的漢子，其中一人虬鬚繞頤，頰上老大一條刀疤，另一人體形瘦長，眉心一顆黑痣，兩人同是短裝打扮，身帶兵刃，但却風塵僕僕，戚容盈面，一

付焦灼不安的神情。

他朝兩人望去，那二人也正向他望來。華雲龍並無以貌取人的習氣，目光一觸，頓時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兩位兄台若不見棄，何不移駕一敍？」

因爲一句話，已激起俠義的心腸，他竟忘懷了此行的目的，主動招呼別人了。

兩個漢子猶豫了一陣，終於端起茶具，走了過來。

瘦長漢子抱拳一拱，道：「區區駱振甫，這位是區區三弟，姓馬名世杰……」

華雲龍還了一禮，肅容道：「在下白琦，兩位坐下談。」

這是他暗中的決定，凡遇未明底細的人，一律暫用假名。

駱振甫與馬世杰道了「久仰」，分別在他兩側落坐。

華雲龍開門見山，接着問道：「在下聽兩位兄台言講：『救人如救火。』但不知何人有難？因何有難？若不見外，在下願聞其詳。」

此話一出，駱、馬二人面面相覷，不覺楞然。

華雲龍「哦」了一聲，微微一笑，又道：「在下魯莽了，在下理該表明態度，以免二位見疑。」

駱振甫暗暗忖道：「怎麼回事？看他內功精湛，無疑是個一流高手，却又這般率眞，好似了無江湖經驗，講話毫不考慮。」

馬世杰性子較急，赧顏接口道：「那裡，那裡，區區兄弟低聲講話，不想竟爲白兄聽去，適才怔楞，乃因事出意外之故，倒惹白兄多心了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馬兄何妨坦直說明內情，倘使不悖於道義，用得着在下之處，在下自當略盡棉力。」

這又是缺乏經驗之談，縱然欲明內情，也沒有這樣講法的。駱振甫心中嘀咕，表面却是喏喏連聲，道：「是，是，咱們兄弟，正想仰仗白兄之力。」

話聲一頓，倏又接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：在前幾日，咱們兄弟三人，相隨一位朋友有事西行，不料行至鳳陽地面，突然遇上一批衣着怪異的人……」

他講話拖泥帶水，華雲龍頗感不耐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駱兄講簡單一點。」

駱振甫赧顏一頓，馬世杰接口說道：「二哥，我來講。」

臉龐一轉，目注華雲龍道：「咱們是去找一個人，殊料直到鳳陽，仍無一點眉目，也是咱們那位朋友內心焦急，見到迎面來人，上前借問一聲，詎料那批人一聽咱們要找之人的姓名，頓時便與咱們打了起來……」

左一聲「朋友」，右一聲「要找的人」，講來講去，始終未提兩人的姓名，華雲龍聽得滿頭玄霧，截口問道：「你們那位朋友是誰？要找的人又是誰？」

馬世杰聞言一怔，抬起頭來左顧右盼，大不放心。

華雲龍恍然而悟，悄聲道：「這樣吧，沾點茶水，寫在桌上。」

駱振甫似有阻止之意，馬世杰却是將頭一點，當下食指沾水，寫出了三個字——華雲龍。

華雲龍驀然見到自己的姓名，不覺凜然一震，但未來得及轉念，馬世杰已復寫出另外三個字——余昭南。

華雲龍如遭雷擊，失聲叫道：「什麼？余……」

突然警覺隔牆有耳，叫喚不得，硬生生忍了下去。

同一時間，馬、駱二人也是一聽驚呼，道：「你……」

華雲龍眼望二人駭然之狀，心知他們誤會了，於是歉然一笑，道：「兩位兄台幸勿見責，在下正是華雲龍。」

馬、駱二人怔了一怔，彼此相顧，似乎仍難置信。

華雲龍只得又道：「在下原是被『九陰教』主所劫，昨夜脫險歸來，曾經見過余老前輩，虛名相見，也是逼不得已。」

他這樣一講，二人信是信了，却苦於功力有限，無法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表達心意，頓了一下，還是駱振甫心思較快，急忙沾點茶水，在那桌上寫道：「余公子為人所擄，目的在查問你的下落，昨日傍晚，尚在鳳陽城西清虛觀中，如今何在，不得而知。」

華雲龍心中着急，傳音急道：「咱們走。」

駱振甫一搖頭，疾書道：「大哥進城邀人去了，人到再走。」

華雲龍憂於形色，道：「可是敦請余老前輩？」

駱振甫哼道：「不敢驚動余老太爺。咱們兄弟原是余府的食客，大哥乃是暗中相邀同道赴援，不久當可趕到。」

華雲龍雙眉緊蹙，道：「一日之隔，變化萬千，駱兄示下對方的形象衣着，在下即刻動身，以免夜長夢多，再生枝節。」

駱振甫想了一下，濡指疾書道：「對方共計四人，一個紅衣女子，一個文士打扮，另外兩個頭挽道髻，身着杏黃及膝大褂，雙袖齊肘，看去頗似僧袍，却是圓領當胸開衩，足上高腰白襪，粉底皂靴，不類中土人士，年紀……」

寫到這裡，華雲龍等不及了，掏出一塊碎銀丟在桌上，道聲「前途見」，三步併作兩步，急急下樓而去。

駱、馬二人相顧愕然，半晌過後，始才同聲一嘆，道：「不愧是華大俠的公子。」

且說華雲龍急奔渡口，登上一隻渡船，在浦口上岸，問明前往鳳陽的道路，也顧不得驚世駭俗，展開輕功，撒腿奔馳。

這便所謂「急人之急」了。

他撇下了許多待辦的事，星夜狂奔，爲了前去救人，而那人是否仍在鳳陽清虛觀中，却是毫無所知。

說起來難怪他要着急，余昭南因他而奔波，因他而被劫，以一個俠義之士來講，縱然拋却性命，也得將人救出，那管他如今是在何處。

將近六百里行程，他費了半日一夜功夫，終於在辰初時份趕到了。

略事調息，清虛觀觀門打開，他裝作散步而至的模樣走了進去，向那開門的道士道了一聲「早」。

那道士打了一個稽首，也道一聲「早」。

華雲龍正想趁機請問一聲，可有如此這般的人在觀中借住，忽見一瞥紅影在眼角一閃而沒。

他記得劫持余昭南之人，其中便有一個紅衣女子，於是他毫不遲疑，腳下一點，頓時竄了過去。

那是一處月牙門，門內是側院，盡處仍是月牙門，等他竄到第一座門，那瞥紅影却在另一座門消失了。

這時他已瞧見紅影的背影，那確是一個女子，而且背影還很熟。

他心念電轉，不覺失聲自語道：「怎麼？會是她？」

原來那紅衣女子不是旁人，竟是「玉鈎娘子」阮紅玉。

阮紅玉曾經對他情意綿綿，關顧備至，當日分離，頗有難捨難分之勢，曾幾何時，竟然遠遠趨避了。

他心中疑念百出，人已穿過側院，存身於迴廊之上。

這時，適有一個中年道士返回而來，華雲龍急忙收起雜念，趨前一步，抱拳作禮，笑道：「請問道長，近日有人借宿麼？」

中年道士臉色一變，不覺後退一步，結結巴巴道：「施……施主……」

華雲龍察言觀色，心中已經明白，連忙低聲道：「道長勿懼，在下有一個朋友，被那幾人劫持，在下乃是救人來的。」

中年道士神色稍定，朝華雲龍打量一眼，道：「施主可是姓華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在下華煬。」

中年道士臉色又是一變，急聲道：「施主快走，那幾人正是找你。」

原來華天虹大仁大義，恩德廣被，便是這不懂武功的出家之人，也對他敬仰萬分，因父及子

，華雲龍內心着實感動。

但他却是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多謝道長關顧，在下不能走。」

中年道士更急，竟來推他，道：「那幾人妖法利害，非武功能敵，施主要救人，晚上再來，貧道設法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道長盛情，在下心領，在下自信自保有餘，但望道長示下那幾人的居處，在下自有辦法救人。」

中年道士推他不動，又復向他打量一眼，突然輕嘆一聲道：「施主執意如此，貧道自然無法勉強，但請施主務必記住，那幾人若是搬出一座血鼎，你得答應貧道即刻退走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在下遵命。」

中年道士這才往後一施眼神，道：「順這迴廊走，盡頭左拐，另有一座院落，貴友囚在正中一間，那幾人分住兩旁靜室，施主千萬小心一點。」

話落錯身而過，好似生怕被那幾人瞧見。

華雲龍定一定神，始才撒開大步，沿那迴廊走去。

那望院落獨踞一隅，前面一塊長方形的空地，後面是一排道房，共有十餘間之多，想是平日香客留宿之用。

此刻，道房門戶緊閉，那幾人似未起身。

華雲龍站在空地之中，微一沉吟，忽然敞聲道：「昭南兄，昭南兄，你在那裡？」

這辦法極妙，余昭南如能出聲，便可知道他無恙，只要傷勢不重，更可知道被囚之處，下手

救人，那就方便多了，如若不然，便是余昭南傷勢沉重，或是穴道受制，救人就得另用特殊方法。除此以外，也可算向那幾人打個招呼。

停了一忽，不聞回音，華雲龍心頭一緊，敞聲再道：「昭南兄，你在那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忽聽一人怪聲喝道：「什麼人鷄鳴狗叫？」

喝聲中，房門絡續打開，先後走出三個人來。

前面三人果眞頭挽道髻，一身杏黃寬袍，扎眼至極，年紀似在三十上下，都是獅鼻掀唇，五嶽朝天，長相奇醜無比。

後面一人二十五六年紀，儒衫綸巾，雙眉高吊，五官倒還整齊，只是臉色灰敗，眼神溜滑，一眼便知是個擅用心機的人。

華雲龍瞥目之下，舉手一拱，朗朗然道：「在下白琦，據說有一好友落在諸位手中，因此特來討個人情，但望諸位高抬貴手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

只聽前面一位黃袍人倏地怪笑一聲，道：「講得好不輕鬆，你憑什麼來討人情？」

後面那位黃袍人斷眉一掀，冷聲一哼道：「此人怪喊怪叫，擾我清夢，毀掉算啦，不必嚕囌。」

但聞那位儒衫文士揚聲道：「稟師叔，此人年紀輕輕，但氣派不俗，定是大有來歷的人，侄兒問問他，再請師叔裁奪。」

後面那人眼珠一轉，冷聲道：「問問他華天虹的兒子在那裡？」

華雲龍默默觀察，暗忖道：「這兩人眼光怪異，長相醜惡，性情乖張，想必就是五叔講的『

異族之人』了？他們一心一意追查我的下落，定是不懷善意。」

忖念中，只見那位儒衫文士趨前一步，道：「白兄是何人門下？與余昭南什麼交情？但若據實相告，不才商請敝師叔即刻放人，如若不然，嘿嘿！敝師叔剛才的話，白兄想必已經聽到？」

華雲龍暗中冷哼一聲，忖道：「哼！恐嚇引誘，全都用上了，我華老二若是這般膚淺，還能擔當重任麼？」

他心中在想，目光又向兩個黃袍人來回掃視一眼，始道：「兄台尊姓大名？」

儒衫文士道：「不必通名報姓，白兄答我所問，愈快愈好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兄台談吐不俗，舉止儒雅，又與外族之人情誼深厚，定必是位才盈北斗，學富五車的高明文士，在下有幸與兄台相識一場，倘若未能拜聆尊姓與台甫，豈不令人慨然扼腕，遺憾終身？」

儒衫文士聞言之下，不禁眉飛色舞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不才邵奇煜……」

華雲龍雙眉一挑，趁機再問道：「令師叔呢？」

邵奇煜得意忘形，道：「敝師叔姓房諱興，乃是星……」

突然警覺上了華雲龍的當，不由怒氣陡昇，大聲詈道：「好小子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笑道：「邵兄錯了，在下姓白名琦。」

邵奇煜氣為之結，吼叫道：「何人門下？快講！」

華雲龍臉色一沉，傲然道：「閣下盛氣凌人，可是伏恃星宿派魔教的武功麼？」

原來華雲龍聰明絕頂，雖只聽到一個「星」字，但因家居之時，對那九曲掘寶的故事早已耳

熟能詳，當年星宿派魔教教主東郭壽師徒鎩羽而歸，曾經揚言：「十年百年之後，星宿派若有人才出世，再來登門索寶」，當年東廓教主的首徒名叫房隆，此刻一聽邵奇煜的師叔叫做房興，再想起中年道士所講的「妖法」與「血鼎」，腦際迅速一轉，一切也就瞭然於胸了。

邵奇煜突聞此言，不由大驚失色，頓了一下，忽又目眩奇光，陰陰一笑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不姓白，你姓華，是白君儀所生。」

那房興無疑是個粗魯不文的人，聽邵奇煜一講「你姓華」，也不問是眞是假，頓時峻聲道：「奇煜擒下他，擒下他。」

華雲龍心頭也是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他能由娘的身上，想到我姓華，智慧之高，反應之速，確也不能等閒視之，我要打贏此仗，須要格外小心了。」

他心中吃驚，臉上神色未變，想起對方既然如此猜測，自己就不能不承認，否則，那便成了數典忘祖了。

但見邵奇煜欺上一步，冷聲一哼，道：「怎麼樣？閣下束手就縛，還是要不才動手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揚，朗然笑道：「魔教的武功，在下並無所懼，稍候自然向邵兄領教，眼下咱們先解決另一件事，你若能夠作主，答我一言，不能作主，在下便與令師叔談談。」

他縱然神情朗爽，實話實講，聽在邵奇煜的耳中，則無異在他心上扎了一刀，痛得他臉色發青，咬牙切齒。

只聽房興敞聲道：

「道爺無話可談，奇煜速速動手。」

邵奇煜恨不得早有此言，頓時一聲厲嘯，一掌朝華雲龍擊去。

他正當激怒當頭，這一掌凌厲絕倫，變化萬千，掌風呼嘯有聲，如同一道氣牆，直向華雲龍當胸湧到。

華雲龍不知虛實，不敢硬接，當下身形一側，避過了迎面湧到的掌力，同時綻聲大喝道：「且慢！我有話講。」

魔教之人，不講究武林規矩，但見另一位黃袍人一閃而至，右臂一探，疾向華雲龍後背抓到，冷聲喝道：「有話就擒再講，道爺不難爲你。」

這乃背後偷襲，在華雲龍而言，乃是極其可恥的行爲，左掌一揮，猛然向他手腕切去，一面厲喝道：「無恥！」

這一掌係由「襲而死之」一招變化而來，手掌的邊緣不亞於刀劍利刃，若被切中，那人的手腕就報廢了。

黃袍人心頭一凜，急切間肘彎一沉，疾退三步。

華雲龍趁勢一竄，竄到房興面前，怒形於色，兇霸霸喝道：「你講不講理？」

房興被他的氣勢所懾，不覺退後一步道：「道爺怎不講理？」

華雲龍雙目一稜，沉聲道：「講理好辦，你放人。」

房興神智一清，楞然道：「爲何叫道爺放人？」

華雲龍逼上一步，目光如炬，峻聲道：「你眞是無恥之尤，余昭南固然是我的知友，他並不知我的去處，你無緣無故將他囚禁起來，逼問他有關我的下落，這已經無理之極，如今我本人站

在你的面前，無論怎樣講，你囚禁余昭南的目的已達，爲何還不放？是料我無法奈何你麼？」

這時他氣憤已極，話聲一句緊逼一句，神色淒厲而威嚴，房興被他一逼，但覺頭皮發炸，心頭直打冷顫，不覺又退了一步。

這並不能解決問題。

華雲龍眼見房興駭然後退，實在瞧他不起，但叫華雲龍逼迫一個畏懼自己的人，他同樣也做不出來。

萬分懊惱下，華雲龍猛一轉身……

他本擬向另外一位黃袍人要人，但身子剛剛盤轉，倏覺冷風襲體，一隻手掌五指如鈎，正由脅下穿出。

華雲龍反應奇速，突然吸腹含胸，舉起右掌，斛起食中二指，猛然朝那隻手掌的寸腕間劃去。

指風過處，只聽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叫傳出，緊接着一瞥黃色人影手扼右腕，踉蹌而退。

那人正是另外一位黃袍人，他的右腕折斷了。

華雲龍初次傷人，心房「怦怦」直跳，那邵奇煜大感氣餒，暗暗慶幸自己未曾出手偷襲。

那房興先是駭然發楞，繼而目射兇芒，忽然厲聲道：「奇煜，備血鼎！」

見到房興怨毒至深的目光，再聽他厲聲吩咐「備血鼎」，華雲龍不覺凜然一震，暗暗忖道：「據說星宿派魔教的門徒，有許多詭異手段害人，房興對『血鼎』好似極爲倚重，我可莫要大意着了道兒。」

他心中惴然，一面提神戒備，一面朝那邵奇煜望去。

但見邵奇煜臉上閃過一絲殘酷的冷笑，然後轉過身子，緩緩朝正中那間門戶緊閉的道房走去，神態莊重已極。

這時，那房興雙目微闔，臉上一片虔誠，正對道房，嘴唇顫動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不知唸些什麼咒語。

這像某一種宗教儀式，莊嚴、詭異、神秘、恐怖，且也新奇，弄得華雲龍一顆心吊到胸口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

突然，華雲龍腦際閃過一個念頭，急速忖道：「不對！嗨！正中那間道房，不是昭南兄囚禁之處麼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

定神一看，邵奇煜已經踏上走廊了。

華雲龍驚出一身冷汗，驀地腳下一點，急急撲出，同時大喝一聲，道：「慢着。」

聲出掌出，一掌擊向邵奇煜，一掌擊向道房的門戶。

他身法太快，邵奇煜閃避無及，踉蹌跌了出去。

但道房的門戶擊開以後，怪事出現了。

那房內除了一張竹榻，一個蒲團，蒲團前一座直徑尺許，高約三尺，血光瀲灩的寶鼎以外，什麼也不見。

華雲龍躭心的是余昭南，因而失聲道：「人呢？人……人到那裡去了？」

那房興一頭闖了進來，往那鼎口一探，不禁跌足道：「我的寶……法……法……寶……」

原來那血光瀲灩的寶鼎，其中蓄有百十種奇毒的毒物。那些毒物與這隻「血鼎」，乃是魔教絕展「血鼎奪魂大法」的根本之物，另外尚有一種名叫「化血吼」的功夫，也必須利用這兩樣東西才能練成，缺一不可。

如今寶鼎在，毒物好似氣息奄奄，一隻隻全都縮在寶鼎之內，去死不遠了，這叫房興怎能不氣急敗壞，語無倫次呢！

正當彼此驚慌，意念尚未清醒時，長廊上紅浪翻滾，那「玉鈎娘子」阮紅玉竟而適時出現了。

阮紅玉出現以後，邵奇煜第一個躍了過來，道：「紅妹，一早你到那裡去了？」

阮紅玉將頭一昂，不予置理。

她往道房門首俏生生一站，忽然嗲聲嗲氣道：「房師叔，你爲何傷心？是爲那些毒物麼？」

那房興正有滿腹怨氣無處洩，眼睛一瞪，道：「你幸災樂禍麼？往後你不用駭怕了。」

阮紅玉抿一抿嘴，道：「據說你對毒物很有研究，爲何不仔細看看，再發牢騷呢？」

房興先是一怔，繼而轉身爬在鼎口，輕輕往鼎內呵氣，呵了一會，突然雀躍道：「紅玉，你行，你……」

阮紅玉冷聲截口道：「沒有什麼行不行，我是依樣葫蘆，不料人血餵多了，你那些寶物消受不起，反倒白白斷送了一條人命。」

華雲龍聞言之下，大爲驚恐，急聲道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阮紅玉眼角一挑，傲然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本教之人經常以自己的鮮血餵毒虫，姑娘從未見過有人失血而不起，你那個姓余的朋友太無用，不到半個時辰，他便氣血乾枯了。」

華雲龍又驚又怒，厲聲道：「妳說……人死啦？」

阮紅玉漠然道：「死了。」

華雲龍雙目噴火，道：「屍……屍體呢？我要屍體？」

阮紅玉冷然道：「此觀之東五百步，此刻怕已被狗吃掉了。」

華雲龍心血上湧，臉色鐵青，作聞惡訊，他幾乎失去平日之鎮靜，渾身顫抖，口齒打戰，狠聲道：「妳……妳……我算認識妳了。」

他急於尋獲知友的屍體，不能讓亡友暴骨荒野，因之强抑悲痛與怒火，話落，人已向東急射而去。

不料阮紅玉一聲冷哼，躡踪便追，叱喝道：「你還想走……照打。」

追之無及，舉手一揚，一點寒星，勁襲華雲龍背心……

十

華雲龍心頭悲痛，一心只望從速找到余昭南，余昭南究竟是死是活，他這時已經沒有心腸去管了。

詎料以往對他情深款款的阮紅玉，竟像突然變了一人，旁人不追，她却窮追不捨，並且用暗器招呼，好似茹恨極深，必欲置他於死才甘心。

他耳聞叱喝之聲，不禁忿忿忖道：「好啊！當初情意綿綿，如今心狠手辣，殺我知友不算，連我也不肯放過了。」

忿忿未畢，勁風襲近了背後，急切間，華雲龍身子一仆，讓過暗器，接着右臂陡探，足尖一點地面，疾如電掣一般，便朝那擦背而過的暗器抓去。

他心中急怒，想要抓住暗器，回敬過去，不料暗器入手，竟是一個紙團。

輭綿綿的紙團在握，華雲龍不覺楞住。

就在此際，只聽房興的聲音厲聲喝道：「發什麼呆？追啊！」

華雲龍正擬打開紙團，瞧瞧那紙團上面寫些什麼，忽聽這聲厲喝，心中不由凜然一震，急速忖道：「房興警覺了，我……我該……」

他突然將那紙團揣入懷中，接着縱身一躍，躍下了瓦面。

身子剛剛掩去牆角，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越過頭頂，奔向東方。

華雲龍定了定神，微一吟哦，當即步子一邁，復朝原來那座靜院奔去。

他已經仔細想過，阮紅玉乃是故意裝作，目的是叫他從速離開「清虛觀」，其中的道理，大概是房興等人別有利害的手段未曾施展，至於余昭南已被棄屍東郊之說，想必也是虛構。

然則，余昭南縱然無恙，不見人影却是放心不下，況且房興等人縱有利害的手段，八九不過藉那「血鼎」興妖作怪而已，若趁此刻將那「血鼎」毀去，光憑武功，他便深信自保有餘了。

他那身法快速已極，須臾已到靜院門首。

但見正中那間道房門戶敞開，「血鼎」仍在房中，可是，另一位黃袍人雙目炯炯，佇立在長廊之上，仍在凝神戒備。

華雲龍心念電轉，覺得一個黃袍人擋不住他的攻擊，此刻若不下手毀去「血鼎」，等那房興趕回靜院，便要多費手足了。

他正擬出其不意，將那黃袍人制住，忽覺一瞥人影映入眼簾，心頭暗吃一驚，臉龐一轉，凜然朝那人影望去。

原來那人便是阻止他前來靜院冒險的中年道士，此刻，那道士滿臉焦灼，見他回頭，急忙頻頻向他招手。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這位道長找我何事？」

心中在想，人已飄然而去，到達道士跟前，低聲問道：「道長有何指教？」

那道士舉手一招，悄聲道：「請隨貧道來。」

轉身疾行，神色緊張萬分。

華雲龍心頭打鼓，却又不便多問，只得亦步亦趨，跟在他的身後。

穿過回廊，到了左邊側院，側院的牆下，一座巨大的焚化爐，那道士瞧清四下無人，向華雲龍打個招呼，一頭鑽入焚化爐中。

華雲龍好生奇怪，隨後進去一看，原來這焚化爐竟是地窖的門戶，那中年道士躬腰使力，正在揭開一塊石板。

石板下是個洞穴，中年道士當先躍下，摸出火摺一幌，點燃了壁上的火把。

華雲龍隨後躍下，中年道士將那石板蓋好，這才轉身前導，拾級而下。

階台盡處，是條狹窄的甬道，一股霉味，撲入了鼻端。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什麼去處啊，這清虛觀爲何備有這等秘密的地道？」

忖念中，到了一扇門戶之前，中年道士舉手去按壁上的機鈕，口中說道：「華公子，令友元氣大傷，中毒極深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華雲龍心緒大震，急聲道：「人在那裡？」

門戶「咿呀」而開，中年道士道：「便在此處，公子隨我來。」

這一刻，華雲龍當眞是又驚又喜，喜得是畢竟找到了余昭南，驚得却是余昭南「元氣大傷，中毒極深」。但無論怎樣，一番奔波，總算有了代價了。

他心頭狂跳，緊隨中年道士身後進入室內。

這是一間寬敞的石屋，室中一張條桌，幾把椅子，一個鼎爐，一個蒲團，另外兩扇門戶，通往別室，中年道士身子一折，逕向右首門戶中走去。

華雲龍迫不及待，搶先一步，進入右邊石室之中，但見靠壁一張木床，床上躺着一個錦衣華服，臉泛黑氣的人。

那人無疑就是余昭南，華雲龍一顆心提到胸口，三步併作兩步，搶上前去，俯下身子，查看他的傷勢，竟將中年道士撇在一邊不顧了。

中年道士走了過來，喟聲一嘆，道：「令友是那位紅衣姑娘送來的，送來時便是這等模樣。」

華雲龍目光一抬，道：「是阮紅玉麼？她講些什麼？」

中年道士道：「貧道未曾問她的姓名，但知她與那些異族人一路，先前貧道見她神情冷漠，行爲乖張兇狠，只當她不是好人，殊不知她却……」

他好似感慨良深，講起話來嘮嘮叨叨，華雲龍那有心腸去聽，沉聲接道：「這些不必講，請問道長，她可曾有話留下？」

中年道士「哦」道：「那位姑娘神色慌張，吩咐貧道瞞着那些異族人，設法通知公子，此外再無言交代了。怎麼樣？公子對令友所中之毒沒有辦法解救麼？」

修道人心地慈悲，言下一副焦灼惶急之色。

華雲龍未予置答，俯下身子，再度察看余昭南的傷勢。

他翻開余昭南的眼皮，又掀開他的嘴唇，看過眼神與舌苔以後，再解開余昭南的胸衣，但見他全身上下，膚色灰黑，只有胸腔一帶五彩斑斕，鮮艷奪目，但那灰黑之色，已自透入五彩斑斕的膚色之中了。

華雲龍的大娘秦畹鳳夫人，乃是苗疆浮香谷，九毒仙姬的門下高弟，終生精研各種藥物，施毒解毒的能耐冠絕當今，華雲龍朝夕相隨，耳聞目濡，對於各種毒性與醫道倒也知道一點，但似這般色泛五彩的症狀，却是從未見過，瞥目之下，不禁駭然瞠目，大驚失色。

那中年道士更是心頭惴然，失聲叫道：「啊呀！這是什麼毒物所傷？膚色爲何這般難看？」

華雲龍雖然震驚，却仍沉得住氣，微一凝思，抬目問道：「道長能爲在下弄一缸酸醋麼？」

中年道士一怔，道：「公子要酸醋何用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爲敝友解毒，詳情不及解釋了，倘若有醋，請搬一缸下來，要快。」

中年道士皺眉道：「要快可就難辦了，貧道須得差人去買。」又道：「據說醋是酒做的，敝觀有待客的水酒，能代用麼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可以代用，但要有糖，還要火烤。」

中年道士道：「糖是現成，貧道這就去搬。」

話落，轉身便朝室外奔去。

華雲龍忙又叫道：「道長別忘了搬點柴來，另外要半缸清水，以備冲洗之用。」

中年道士應了一聲，急急奔出了地窖。

須臾，酒、糖、柴、水一一搬進石室，華雲龍挖地成灶，就在室內架起一隻水缸，然後將酒、糖傾於缸中，引燃了木柴。

一切就緒，華雲龍乃在懷內取出兩只羊脂玉瓶，其中一只是色呈金黃的「清血丹」，另外一只則是白色的「拔毒散」。

他將「拔毒散」傾了一半在酒缸之內，再用清水餵余昭南服下一粒「清血丹」，然後脫下余昭南的衣服，將余昭南浸在藥酒之中。

華雲龍的大娘秦氏夫人是個平實堅毅的人，往年因夫婿身蘊「丹火毒蓮」之毒，立志精研藥物，製成了各種解毒之藥，這「清血丹」和「拔毒散」便是其中之二。

「清血丹」和「拔毒散」的名稱雖然平淡無奇，但其功效却能消解百毒，過了半盞熱茶光景，余昭南身上的灰黑之氣，已自漸漸褪去了。

然則，余昭南仍然昏迷不醒，又過了一刻，他那臉上的肌肉忽然開始痙攣起來，神情痛苦之極。

那中年道士看得心頭打顫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華公子，令友不要緊麼？」

這時，華雲龍正以右掌輕撫余昭南的頂門「百匯穴」，一手扶住余昭南的身子，同時默運眞氣，在助余昭南導引藥力，聞言回眸搖一搖頭。

中年道士眉頭打結，躭心地又道：「令友好似痛苦不堪，不要是那毒性發作了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是發作，是發散。道長放心，家母監製的『清血丹』和『拔毒散』效力頗大，能解百毒，敝友雖然爲多種毒物所傷，那也是不妨事的。」

中年道士顯然一驚，道：「什麼？多種毒物所傷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敝友胸前的膚色五色斑斕，那是毒蛇、毒蝎、毒蜘蛛、毒蜈蚣等等毒物同時咬傷的症狀，不過眼下已不妨事了。」

中年道士向余昭南瞥了一眼，但見他非僅痙攣不已，身軀且已微微顫抖起來，這等狀況，那

裡像「不妨事」的樣子，他不禁信疑參半，道：「令友的痛苦好似有增無已呢！」

華雲龍截道：「痛苦是難免的。敝友毒氣攻心，原已失去知覺，倘若再躭誤個把時辰，那便無救了，如今敝友內服外浸，藥力行開，毒氣四下發散，知覺正在漸次恢復中，道長請看，敝友的膚色，不是漸趨正常了麼？」

果然，余昭南身上的黑氣褪得很快，此刻已將全部褪盡，中年道士瞥目之下，心頭略略放寬一點。

他信則信矣，眉頭反而皺得更緊，口齒啟動，一副欲言又止之狀。

華雲龍失笑道：「道長還不放心麼？」

中年道士搖頭道：「不，貧道放心了。貧道乃是……乃是……」

一陣猶豫，終於勒起衣袖，將左臂伸到華雲龍的眼前，接道：「華公子請看，貧道臂上的齒痕，是被一條色澤斑斕的巨大蜈蚣咬了一口，敝觀共有二十七個弟子，人人都是一樣。」

華雲龍低頭一瞧，但見近腕之處，兩粒綠豆大的紅點併在一起，肌膚微微下陷，正是蜈蚣的齒痕，不覺義形於色，道：「怎麼？全觀之人都被蜈蚣咬傷啦？」

中年道士忿然道：「可不是……」

話聲微頓，放下衣袖，接道：「三日之前，那批異族人擄來令友，强行要在敝觀奇宿，貧道見到他們行爲乖張，不肯接待，詎料那批人蠻橫得很，不但勒令敝觀供給食宿，並且强迫貧道召集全觀弟子，在那血紅色的丹鼎之中，捉了一條巨大蜈蚣，使那蜈蚣在每人臂上咬了一口，然後責令貧道等不得洩漏他們的行踪，說道蜈蚣的劇毒已經滲入血內，不遵所命，他就不給解藥，等

到七七四十九日，毒性一發，那就別無解救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切齒，忖道：「房興的心腸好毒，這『清虛觀』的道士分明不是武林中人，居然也用這等卑鄙惡毒的手段脅迫他們，哼！華老二非毀掉你的『血鼎』不可。」

他心中暗自發恨，同時也已領悟中年道士的用意，乃在求取解毒的丹藥，於是將頭一點，爽朗地道：「那批人確是歹毒異常，不過區區蜈蚣之毒一人一粒『清血丹』便可消除，這種丹藥，在下玉瓶之中尚多，道長盡量取用便了。」

中年道士神色一舒，道：「貧道正有求藥之意，既蒙公子慷慨允諾，貧道也就厚顏領謝了。」

話落，朝華雲龍深深打了個稽首。

華雲龍連忙揮手，道：「不敢言謝，不敢言謝，道長所賜更多，若非道長適時找到在下，敝友的性命定然凶多吉少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忽聽余昭南長長吁了口氣，亢聲叫道：「悶死我也！」

原來，就此一刻，余昭南大見好轉，全身的黑氣業已褪盡了。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急忙回首道：「昭南兄忍耐一點，你中毒極深，如不一次拔清，那將遺患無窮。」

余昭南眼睛一睜，忽又咬牙喘了口氣，道：「原來是雲龍兄，傳說你……你被九陰教主擄走，兄弟我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接道：「詳情回頭再講，眼下消除餘毒要緊，昭南兄倘能勉强運功，請速運功祛

毒，小弟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他不等余昭南回答，逕自加緊運功，霎時間，一股和煦的熱流眞氣，便由頂門「百匯穴」源源輸入余昭南體內。

余昭南口齒啟動，似欲講話，但見華雲龍一意運功輸氣，神色端凝，頓了一頓，終於住口不語，眼睛一閉，默默地行起功來。

那中年道士目光凝注，一忽兒瞧瞧華雲龍，一忽兒又瞧瞧余昭南，滿臉欽敬之色，分不清究竟是感激華雲龍許賜丹藥，抑是欽佩他小小年紀，竟有這樣深厚的內力。

須臾，余昭南的氣機大見和順，臉色也漸漸紅潤煥發了，但那一缸水酒，此刻却已變成渾黑之色，可見余昭南所中之毒何等之深！

不久，餘毒盡除，兩人同時停止運功，余昭南縱身一躍，躍出了酒缸。

但見華雲龍朗朗一笑，道：「昭南兄，咱們自己兄弟，不用虛套了，若講虛套，你是爲我而奔波，爲我而中毒，我得先向你致謝才是。」

余昭南確是有意致謝一番，聞言先是一怔，繼則敞聲大笑，道：「好好好！就這麼說，你的心思總是比我敏捷。」

華雲龍微笑道：「昭南兄既然同意，那就冲洗穿衣吧！」

余昭南低頭一看，不覺滿臉通紅，急急用清水冲洗一遍，奔到床邊，穿上衣服。

石室中的三人縱然都是男子，赤身露體，確也不雅，他穿上衣服，臉上的紅潮仍未褪盡，回頭一瞥中年道士，遮羞似地道：「這位道長是……」

中年老道連忙打個稽首，道：「貧道無塵，忝爲本觀的觀主。」

華雲龍接道：「這裡是『清虛觀』的地下石室，昭南兄得免毒發而亡，無塵道長的功勞最大。」

余昭南聞言之下，連忙向無塵道長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原來是『清虛觀』主，在下余昭南，敬謝觀主救助之德。」

「錯了，錯了，余公子千萬弄清楚，貧道乃是受阮紅玉姑娘之託，將公子藏在此處，然後找到了華公子，如此而已。若講恩德，那就愧煞貧道了。」

華雲龍一笑接道：「道長過份謙遜了，就算是僅僅藏起昭南兄，倘若稍有不愼，那也是殺身之禍，這等功勞豈可抹煞？不過，咱們也不必將恩德掛在嘴上。來吧，咱們外間去談。」

無塵道長無話可說，余昭南却是滿腹疑雲，他們三人到了外間落坐，余昭南迫不及待的先問華雲龍被擄脫險經過，以及如何得知他被房興等人所執？華雲龍擇其概要，一一說了。

說罷過後，華雲龍問道：「昭南兄所中之毒，可是那『血鼎』中的毒物噬傷的麼？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忿慨地道：「可不是麼！他們那『血鼎』之中，不下數十種毒物，每隔一個時辰，便換一種毒物在我胸前咬上一口，逼問我有關你的下落。這原是那位紅衣姑娘出的主意，想不到她是有心人，最後將我救出的仍然是她。」

華雲龍忽然起立道：「兩位寬坐片刻，我去毀掉那『血鼎』再來。」

余昭南先是一怔，繼而阻攔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此刻那房興追不到你，均已返回靜院了。兄弟從他們言談之中，得知他們另有一套『血鼎奪魂大法』利害的緊，咱們得從長計議。」

華雲龍義形於色道：「不須計議了。既稱『血鼎奪魂大法』，諒必總是憑那『血鼎』的毒物作祟，我去毀掉『血鼎』，他們就無法作怪害人了。」

余昭南念道：「慢一點，你不是說，那位紅衣姑娘有個紙團給你麼？先瞧瞧那個紙團再作決定吧！」

華雲龍這才想起紙團揣在懷中，尚未過目，於是微微一頓，取出紙團瞧去。

但見那上面寫着：

「字奉華公子雲龍足下：

洛陽一別，賤妾不幸遇上魔教中人，當時只因聞得彼等會談之中，欲對公子不利，因而一路躡踪，冀能明白究竟，不料一時大意，竟爲彼等所執，賤妾虛與委蛇，却又爲邵奇煜所辱，此身此世，本已無顏再見公子……」

看到這裏，華雲龍凜然一震，失聲叫道：「怎麼？她失身啦？」

須知華雲龍縱然風流，却是個極重情義的人，阮紅玉爲了探聽房興等人的企圖，不幸被執而受辱，事情因他而起，猝然得知，那是難怪他要震驚失聲了。

余昭南聞言一驚，起立問道：「誰失身了？」

華雲龍始才警覺自己失態，忙將紙條向余昭南遞去，道：「就是那位紅衣姑娘，她被那文士裝束的邵奇煜折辱了。」

余昭南訝然道：「紙上寫的麼？咱們一起看吧！」

他不接紙條，身子搶前一步，與華雲龍併肩看去。

無塵道士也湊了過來，只見下面繼續寫道：

「……怎奈彼等圖謀者，乃圖武林之安危，尊府上下的存亡，賤妾只得忍辱苟生，腆顏隨行，意圖探索內情，再見公子一面，但望公子見諒者，賤妾欲見公子之心甚切，却不知公子何處，迫不得已，只有鼓勵房魔，對令友頗施毒刑……」

余昭南看到此處，恍然忖道：「原來她意圖在此，這倒難怪她了。」

繼續看去，紙上寫着：

「……不過，賤妾已爲令友服下解藥，解藥縱然不全，却也聊勝於無，公子見到此信，盼能去找此無塵觀主，當會引你去見令友也。」

最後沒有花押，却有一串密密麻麻的小圈，圈旁寫道：

「臨書匆忙，不能暢所欲言，三日後戌末時份，賤妾當在峴山之巔相候公子，俾以奉上不足之解藥，面告所知之一切，盼公子準時駕臨，切切！切切！」

此信了了草草，最後一連串寫了四個「切」字，可知阮紅玉焦灼殷切之一斑。

三人閱讀完畢，無塵道長首先一聲長嘆，道：「阮姑娘情意之濃，用心之苦，普天之下，怕是無出其右了。」

可不是麼？失身而侍敵，忍辱以隨行，明知余昭南乃是華雲龍的朋友，却不惜落個殘酷的罵名，冀能獲悉華雲龍的行踪，如此作爲，爲的是欲見華雲龍一面，將那不利的詳情面告心上人，在那字裡行間，果然見不到「情愛」二字，但那深厚的情意，却已呼之欲出，躍然紙上，怎不令人扼腕興嘆呢？

華雲龍痴痴呆呆，心中激動不已。

余昭南大搖其頭，慨然說道：「這位阮姑娘太想不開了。」

舉起手掌，在華雲龍肩上輕輕一拍，接道：「雲龍兄，阮姑娘好像存有自絕之念，三日後，兄弟陪你同往峴山一行，我要懇切勸導她，失身受辱，並非自己所願，何須愧對故人，自悲自苦。」

華雲龍喃喃自語道：「失身受辱……」

驀然轉身，直往門外奔去。

余昭南急起直追，大聲叫道：「雲龍兄，你去那裡？」

華雲龍邊跑邊答道：「我去宰掉邵奇煜，替阮姑娘報仇雪恨。」

余昭南急喝道：「簡直胡鬧，女人縱然失身，也該從一而終，你不問阮姑娘的意向，怎可意氣用事，自作主張？」

這話宛如當頭棒喝，華雲龍聞言一怔，脚下不由緩了下來。

余昭南縱身一躍，擋在他的眼前，柔聲接道：「雲龍兄，我比你痴長幾歲，你且聽我一言。」

華雲龍非是不顧事理的人，此刻心中亦覺過份衝動，有欠妥當，只見他歉然一笑，喟聲一嘆，道：「小弟情緒激動，倒叫昭南兄爲我着急，有話但請吩咐，小弟洗耳恭聽。」

余昭南執住他的雙手，沉靜地道：「客氣話也不必講，但望你仔細的想一想，阮姑娘忍辱負重，爲了什麼？」

華雲龍微一吟哦，道：「不瞞你講，阮姑娘對我一見投緣，她這般忍辱負重，是以情字爲先，躭心小弟的安危，怕小弟不明究竟，爲魔教中人所乘。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道：「這就是了，魔教中人若無利害的手段，龐大的陰謀，阮姑娘何須這般愼重，定要見你一面，當面相告？更何須故作不肯放鬆，藉機傳個紙團給你？」

華雲龍緩緩頷首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兄弟並無高見，但覺不能輕舉妄動，阮姑娘的信中，曾經提到事關『武林安危，尊府上下的存亡』等語，房興等若無伎恃，阮姑娘理該不會危言聳聽，你若魯莽從事，萬一涉險，那便後悔莫及，愧對阮姑娘的一番苦心了。」

華雲龍已經完全鎭靜下來，他機智過人，略一沉思，便知利害之所繫，當眞是魯莽不得，當下慨聲一嘆，道：「看來只有見到阮姑娘再作計議了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也不盡然，最低限度，魔教的企圖，咱們多少已經知道一點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這個小弟也曾想到，當年九曲掘寶之時，魔教教主東郭壽大敗虧輸，折在家父的手下，當時他曾經言道：星宿派的寶物由家父保管，十年百年之後，星宿派若有人才出世，再來登門索取，如今事涉寒門，想必是死灰復燃，東郭教主自忖已足與家父對抗，此番東來，不外索寶復仇，以雪當年受挫之辱。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想來定是如此，因之你更不能涉險……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接口道：「涉險我倒不怕，只是沒有涉險的必要。」

余昭南也笑道：「明白就好，咱們且在此處再呆一會，房興找不到你我，想必也將離去了。」

無塵道長站在一旁，久未開口，這時忽然接道：「如此最爲妥當，貧道上去瞧他一瞧，順便爲二位公子弄點吃食來。」

余昭南回眸笑道：「偏勞觀主了。」

無塵道長頻頻搖手，道：「不算什麼，不算什麼。」

口中在講，脚下並無移動的跡象。

華雲龍見了恍然大悟，連忙探手入懷，取出一只羊脂玉瓶，遞了過去，道：「玉瓶之中便是『清血丹』，中毒之人服用一粒已足，道長順便帶去吧！」

無塵道長接過玉瓶，稽首道：「多謝華公子厚賜……」

華雲龍揮手微笑道：「講過不許虛套的，道長請吧，用清水吞服便可。」

無塵道長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華公子平易近人……」

想到再謝便是饒舌，於是話聲一頓，打個稽首，轉身而去。

余、華二人相顧莞爾，見到無塵道長的背影消失不見，始才轉過身子，携手同行。

不料他二人剛剛走到石室門首，忽聽無塵道長的聲音嘶叫道：「火！火！……」

那聲音驚恐已極，余、華二人不覺凜然一震，相顧愕然。

頓了一下，又聽無塵道長搶天呼地，道：「你們……你……太狠了！」

話聲已無倫次，可知「清虛觀」必有奇變。

華雲龍心頭狂跳，急聲道：「走！咱們看看去。」

話聲甫出，人已轉身疾馳，直往地道入口處奔去。

余昭南也隨後奔去，須臾登上階台，躍出了地窖。

「清虛觀」毀了！

便此短短幾個時辰，「清虛觀」毀在祝融之手，已成一片廢墟！

正殿尚在燃燒，那熊熊烈火，宛如燃燒在余、華二人自己身上，他二人但覺血脈賁張，怒氣直冲雲霄。

一條人影在那灰燼中奔馳不歇，嘶喊不已！

那人影正是「清虛觀」主。「清虛觀」毀於片刻之間，身爲觀主的無塵道長失去了修道人特有的鎮靜，已經跡近瘋狂了。

華雲龍咬牙切齒，佇立了片刻，忽然揮手道：「走！先叫無塵道長定下神來再議。」

他二人脚踏斷磚殘瓦，跨過一根根尚未燃盡的棟樑椽木，到處可見焦頭爛額，全身墨黑的屍體。那些屍體有的抱住跨窗，有的倒斃在地，有的作逃竄模樣，有的被壓在倒坍的磚瓦柱樑之下，僅露出一個頭顱，或是一雙小腿，無疑都是「清虛觀」的全眞，厥狀之慘，當眞令人心神俱顫，不忍卒覩。

奔近正殿，華雲龍高聲叫道：「道長！道長！你別亂竄，該當鎭定以當大事……」

無塵道長聽得呼喚，猛然撲了過來，嘶聲叫道：「好賊子！道爺何處得罪了你？」

猛一揮掌，一股剛猛的掌風急襲而至。

華雲龍身子一側，讓過掌風，右臂一探，抓住無塵道長的手腕，再次喝道：「定一定神！你

這般悲傷逾恆，於事無……」

「補」字猶未說出，突覺無塵道長手臂一振，居然震脫了他的手掌，緊接着右臂一揮，一掌橫切而至，朝他肩頭切下，口中厲聲道：「還我弟子命來！」

這一掌勁風銳嘯，捷如閃電，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急忙脚下一點，避開八尺。

恰在這時，余昭南隨後而至，無塵道長一掌落空，忽然向他撲去，聲色俱厲的舉掌就劈，口中喝道：「賊子那裡逃？吃你道爺一掌。」

他拳掌連揮，形同拼命，無疑是神智不清，已經難辨敵友了。

華雲龍佇立八尺以外，凝神而視，只見無塵道長鬚髮俱張，目眦欲裂，目光赤紅如火，注定了余昭南的身形，嘶喊不已，揮掌不停，但他舉手投足之間，却是另有尺度，一絲也不見紊亂，不像是個神經錯亂的人。

他心中犯疑，不覺越發留神，瞧了一忽，終於被他瞧出了端倪。

原來無塵道長也是身具武功的人，而且武功不弱，看去別具一格，功力尚在余昭南之上，已達一流高手的境界。

無塵道長爲何不願顯示身具武功，華雲龍已經沒有時間去想，他此刻但願從速讓這位觀主定下神來，因之微微一頓，隨卽朗聲道：「昭南兄注意，無塵道長功力極高，但他急怒攻心，神智已亂，請你沉注氣，小弟從背後掩過來，咱們合力將他制住再說。」

本來合余、華二人之力，要制住無塵道長倒也不難，難在不能傷人，而且無塵道長跡近瘋狂，但知拼命，不知閃避，假如疏神失手，那便有違初衷了。

余昭南處身狂風暴雨一般的形勢之中，正感無塵道長何來這般剛猛的掌力，聽得華雲龍招呼之聲，頓時恍然而悟，因之小心翼翼的見招拆招，遇式化式，全神貫注無塵道長的武功路數，一心一意與他遊鬥起來。

果然，無塵道長有耳若聾，華雲龍高聲呼喊，他竟恍若未聞，仍是怒吼不已，拳掌綿綿，一直向余昭南強攻不歇。

華雲龍目光如炬，悄悄掩了過去，覷準時機，屈指輕彈，閉住了無塵道長身側背後三處穴道，無塵道長身子一仆，向前倒了下去。

余昭南倏伸雙臂，接住他的身子，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想不到這位道長竟也是武林中人，如非神智錯亂，兄弟顯然不是敵手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此刻不談這些，咱們搜他一搜，看看廢墟之中，可有未死之人？」

余昭南舉目環顧，道：「我看不必搜，那是白費力氣，這一場大火，至少燒了一個時辰，倘有未死之人，早該聽到呻吟之聲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覺得也有道理，但是，目光所及，滿目創痍，一陣陣焦土氣味直冲鼻端，不覺狠狠的道：「這縱火之人太可惡了！日後相遇，華老二定要將他凌遲處死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最好也用火烤，叫他嚐嚐身陷火窟的滋味，但不知縱火之人是誰？」

華雲龍狠聲說道：「那還有誰？定是房興的傑作。他追不到我，心中一發狠，恨上了『清虛觀』的道士，因之放一把火，以洩心頭之憤。哼！這種人狼心狗肺，根本沒有人性！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夷狄之人，倒也罷了，最可恨是那爲虎作倀，狐假虎威的邵奇

煜。這種人數典忘祖，奴顏屈膝，一肚子的壞水，說不定放火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」

華雲龍頷首道：「極有可能，往後我們仔細查訪，若是他出的主意，自然不能放過他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那是當然。」

低頭一瞥無塵道長，忽又抬目道：「這位觀主怎麼辦？可要解開他的穴道？」

華雲龍向四下環顧一眼，道：「此處離城廓太近，大火一起，怕不驚動官府，咱們先行離開再議。」

余昭南點一點頭，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咱們這就走。」

步子一邁，抱定無塵觀主領先向東南奔去。

奔了一段，華雲龍道：「這是小弟來時所走之路，咱們可是回金陵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正是奔向金陵，雲龍兄意下如何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昭南可知峴山坐落何方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峴山在金陵之西，全椒之南，離全椒不過百十里地，咱們目下奔行的方向也是順路，怎麼？雲龍兄莫非想奔峴山，赴那阮姑娘之約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赴約還早呢，小弟是想，阮姑娘既然約定三日後峴山見面，可知房興等人定是奔向峴山附近，咱們何妨也奔峴山，探探他們的行踪。」

余昭南恍然讚許道：「嗨！你的心思確是超人一等，前面有岔路，咱們這就奔向峴山。」

他二人一路言談，脚下並未稍緩，奔了將近一個時辰，但見前面一座茂密樹林，華雲龍一顧身側的余昭南，但見余昭南額角見汗，乃道：「昭南兄，咱們在前面林中暫歇一忽，順便問問無

塵道長的底細。」

余昭南回眸一笑，道：「也好，無塵道長偌大的身子，我也確實感到累了。」

於是，兩人相顧大笑，脚下加勁，朝那密林趕去。

那密林地當道路的轉角，兩人趕到密林邊緣，忽見面前一夥人影疾奔而來，雙方的人都是急急趕路，驀然相遇，不覺齊齊怔住。

近面而來之人，共有十餘人之多，蔡昌義與李博生赫然竟在其中，此外有駱振甫，有馬世杰，另有八九個疾服勁裝的漢子，人人都佩帶兵器，顯然是馳援而來，只因脚程較慢，直到此刻方到。

這時雙方之人俱都喜不自勝，蔡昌義當先奔來，一手執着一人，拼命搖幌道：「華兄弟，我找的你好苦。」

忽又轉面一顧余昭南，接道：「我知道，只要華兄弟適時趕到，昭南兄必定安然無恙，哈哈！我猜的不錯，昭南兄滿面紅光，必有斬獲。」

他左顧右盼，熱情揚溢，恨不得長有兩張嘴巴，頃刻便將心頭的喜悅說了出來。

余、華二人同樣的歡暢無比，華雲龍尚未開口，余昭南却已瞇瞇笑道：「你知道我有什麼斬獲？」

蔡昌義濃眉一揚，指一指無塵道長，道：「這不就是斬獲麼？嗨！你道我粗心大意，偌大一個道士也看不到？」

原來他將無塵道長當成俘虜了。

余昭南本是一時興起，故意逗逗他，此刻見他戇直如斯，一方面心有不忍，另方面也實在忍俊不禁，於是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咱們那邊談。」

抓住他的手臂，就往密林中行去。

華雲龍暗暗捧腹，一面向駱振甫與馬世杰頷首致意，一面與李博生併肩同行，道：「爲了小弟，惹博生兄往來奔波，叨在知交，我也不致謝了。」

李博生微笑側顧道：「自己兄弟，原就用不着客套，這與你星夜趕赴鳳陽的情形是一樣的。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道：「那不一樣，昭南兄原是爲了小弟而遇難，小弟趕往馳援，那是責無旁貸的事。」

李博生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又有什麼分別？反正患難相助，疾病相扶，乃是朋友相處之道，倘若連這一點也做不到，那就不必相交了。」

華雲龍無意與他辯駁，當即將頭一點，笑道：

「博生兄有理，小弟講你不過。」

言談之中，一行人到了密林深處。

一個臉貌清癯的中年人走了過來，向余昭南抱拳作禮，道：「公子受驚了，區區兄弟功力不足，武功平常，未能善盡隨護之責，保護公子的安全，衷心至感……」

余昭南舉手連搖，截口說道：「羅兄別講下去，我是有驚無險，賢昆仲星夜報訊，往來奔波，也已盡到朋友的義務，若是再講下去，我將如何自處呢？來，我爲各位引介一下。」

他將無塵道長平放於地，然後爲華雲龍一一引見。

原來那些疾服勁裝的漢子，都曾受過余昭南的幫助，有的解囊濟困，有的治病療傷，有的作過門下的食客，那臉貌清癯的人，却是駱振甫與馬世杰的結義兄長，姓羅名伯勳，這次余昭南鳳陽遇難，隨行之人，便是以他爲首。

華雲龍一一抱拳作禮，道過久仰，然後一顧蔡昌義，說道：「昌義兄，據說你坐鎭金陵，但我脫險歸來，却是遍尋不獲，你到那裡去了？」

蔡昌義嚷嚷道：「還說哩！你找我，我又何嘗不在找你，練了三天武功，再到你囚禁之處，你却不翼而飛了。」

華雲龍不勝詫異，訝然問道：「怎麼？你知道我被禁之處？」

言下之意，有點不太相信，因爲蔡昌義乃是性子急躁，義薄雲天的漢子，既然早知他被禁之處，斷無不出手救人之理，縱然變得聰明了，知道一個人力量單薄，不足成事，那也不會不聞不問，獨自跑去「練了三天武功」的。

余昭南與李博生也不敢相信，兩人都是目射神光，訝然地望着他。

蔡昌義却是一無所覺，仍舊話焉不忿地道：「當然囉！如若不然，我怎會快馬傳訊，找博生兄他們從速趕回。」

李博生恍然而悟，道：「這樣講，你差人傳訊之時，尚不知華兄已經脫險囉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如非碰上振甫、世杰二兄，誰知道他已脫險？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「這是陰錯陽差，那也不必去講了，眼下逸楓、頌平二兄身在何處？」

李博生道：「昌義弟既然差人傳訊，眼下大概也回金陵了。」

話聲一頓，倏又接道：「咱們坐下談，談談你與昭南兄脫險的經過。」

蔡昌義也道：「對啦！那個道士究竟怎麼回事？你們也說說清楚。」

於是，大夥兒團團圍了一圈，席地而坐。

華雲龍脫險的經過平淡無奇，說不出個道理來，一提也就過去了，至於余昭南脫險一節，由於牽連到阮紅玉失身忍辱，余昭南身受毒刑，「清虛觀」慘遭回祿，星宿派死灰復燃等等細節，因之處處扣人心弦，令人憤慨嗟嘆不已。

蔡昌義最是聽不得這等心狠手辣之事，聽到無塵道長神經錯亂之處，義憤之氣陡然上湧，再也按捺不住，驀地一掌擊在地上，亢聲吼道：「好魔頭！我蔡昌義不將你碎屍萬段，誓不爲人。」

被他一吼，敘述之聲立時中斷，李博生坐在他的身邊，正容說道：「你別發氣，看情勢魔劫已興，你我閒不了，來日多宰他幾個也就是了。」

他語氣固然平穩，但那激忿之色，仍可從言詞之中捉摸出來。

蔡昌義先是胸脯一挺，大有出言辯難之意，但眼珠一轉，忽又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魔劫已興，你說得不錯，前天晚上，我就見到『玄冥教』的人與『九陰教』主竊竊私議……」

提起「九陰教」主，華雲龍不覺精神一振，接口問道：「你在那裡見到他們竊竊私議？」

蔡昌義突然意興遄飛的揚一揚目，笑道：「就在你那被禁之處的前院啊！前天晚上，我見到的可多啦！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究竟見到些什麼？何不爽爽快快的講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我當然要講，我問你，有一個姓高名泰的前輩，你可認得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可是一個軀體雄偉，氣派恢宏，却又眉清目秀的人？」

蔡昌義將頭一點，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年紀大概三十五六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認得，那是周一狂周老前輩的傳人，武功是家祖與家父傳授的，我稱他叔父。怎麼樣？你見過他了？」

蔡昌義神采飛揚的道：「非但見過，還見他輕輕一掌，就將那『九陰教』主打回老家去了。哈哈！那氣派眞是令人羨慕。」

華雲龍瞠目一怔，暗暗忖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『九陰教』主死啦？高叔父的功力突飛猛進了麼？」

他心中生疑，口中說道：「你講清楚一點，最好從頭講，免得給我弄糊塗了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這有什麼糊塗的？就這麼一掌嘛！」

他左臂一掄，作了個掄臂出掌的架式，李博生的鼻樑險險遭殃。

李博生向後一仰，伸手握住他的左腕，道：「不要比手劃足，你講，『九陰教』主可是死啦？」

蔡昌義訕訕然收回手臂，道：「沒有死，是回老家去了。」

余昭南接口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『九陰教』主被高大俠一掌擊傷，如今回老巢養傷去了，對麼？」

蔡昌義忙加辨正道：「你講對了一半，回老巢倒是不錯，但她並未受傷。」

愈辨正愈令人不解，「九陰教」主既未受傷，像她那樣雄心萬丈的人，怎會突然回到老巢去呢？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這樣講，咱們愈聽愈迷糊，還是從頭講起吧！譬如『九陰教』主與『玄冥教』的人議論些什麼？我那高叔父又如何碰上『九陰教』主？『九陰教』主如何被我高叔父一掌打回老家去？那時候他又身在何處？等等，一樁一樁慢慢的講。」

蔡昌義先是一怔，但見衆人一個個瞪着眼睛瞧他，十幾雙眼睛全有迷惘之色，因之無可奈何地道：「好吧！我從頭講。」

他閉上眼睛，整理了一下思緒，然後說道：「前天晚上，我由鍾山之巔，練武回來，那時候約莫戌初時分，心想三日不見，不知你景況如何？因之也未進城，便自沿着山麓西奔，到達你那囚禁之處。」目光移注華雲龍，繼續說道：「你知道，那座莊院，三天前我已去過，那時你被人倒轉身子，吊在樹上。」

華雲龍何嘗知道，但他也不辨正，微笑着道：「講下去吧！細節不必說。」

蔡昌義才又接道：「我逕奔後面的獨院，不料樹上無人，院中也無燈光，當時，我以爲你出了意外，心中一急，便想抓個人來問問，但我領教過他們的武功，知道他們一個個俱都不凡，故此我行動特別謹愼，小心翼翼的朝那前院掩去……」

余昭南聽到這裡，不覺暗暗失笑，忖道：「你也知道小心謹愼麼？這倒確是異數。」

心中在笑，口中催道：「講快一點，不重要的不必講。」

蔡昌義瞪了他一眼，始才接道：「那前院大廳之上，燈火通明，從窗戶中望去，但見人頭攢動，竟然不下二十餘人之多，當時我心中想道：莫非正在詢問雲龍弟麼？這樣一想，我頓時熱血沸騰，忘了顧忌，脚下一點，就待衝向大廳……」

忽聽馬世杰失聲叫道：「啊呀！那可洩露行藏了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麼？行藏若是洩露，往後的事如何知道？」

頓了一下，又自接道：「我有時性子很急，那時却自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不對，若是正在詢問雲龍弟，我這樣闖去，救得了人麼？因之我强自鎮定，又復悄悄的掩了過去，爬上了一棵榆樹，俯身下視，朝那廳屋中望去。」

李博生點一點頭，笑道：「不錯，粗中有細，若能隨時警惕，咱們也就完全放心了。」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道：「不要打岔，講到要緊關頭了。」

李博生眉頭一揚，閉口不語。

蔡昌義接道：「原來那廳屋之中，席開兩桌，乃在大宴賓客，其中一個紅臉白髯老者，獨踞客席的首位，『九陰教』主則在另一桌首位相陪，其餘『九陰』『玄冥』兩教的屬下，彼此穿插而坐，情誼極爲融洽，倒是不見雲龍弟的影子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那紅臉白髯老者，是『玄冥教』的教主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不是，那是『玄冥教』的總壇壇主，複姓端木，名字就不知道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所謂『竊竊私議』，那是宴會以後的事了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不，就在酒宴之間。」

華雲龍失笑道：「酒宴之間，怎麼叫『竊竊私議』呢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唉！竊竊私議是我講的。我藏身的榆樹距離大廳兩丈有餘，又隔着一層窗戶，他們講話時高時低，我聽不清楚，在我來講，這不成了『竊竊私議』了麼？」

此話一出，大夥頓時哄然大笑起來。

蔡昌義眉頭一聳，沉聲喝道：「笑什麼？這個不算好啦！難道他們閉門密談，商議那偷鷄摸狗，爲非作歹，傷天害理，製造殺劫的事，也不算『竊竊私議』麼？」

衆人越發想笑，但因聽到「傷天害理，製造殺劫」幾個字，知道事涉機要，也許已有重大的發現，因之人人忍住笑聲，閉口不語。

華雲龍當日自願受縛，任憑梅素若將他倒吊起來，主要的原因，便是想要探聽「九陰」與「玄冥」兩教如何勾結？如何對付他們華家。以及有關司馬長青夫婦被害的詳情。如今司馬家的血案固然不必全力追查，但那二大邪教勾結的內情，却仍一無所知，此刻聽蔡昌義這樣一講，他不覺心神一凜，急忙接道：「好啦！不必在字眼上推敲了。講下去，你聽到些什麼？」

蔡昌義眉頭一皺，道：「眞要命，緊要關頭，他們就把聲音放低，偏偏聽不清楚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撿你聽到的講吧！」

蔡昌義道：「總括起來，不外五點：第一：他們要設法對付令尊。第二：他們曾提到『玉鼎夫人』。第三……」

華雲龍又是一凜，道：「他們想對『玉鼎夫人』怎樣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這是那端木壇主講的，他請『九陰教』主務必設法找到『玉鼎夫人』，目的何

在？我却未曾聽到。」

華雲龍暗暗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啦！請往下講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第三：『玄冥教』準於六月六日開壇，說什麼要請『九陰教』鼎力支持。」

華雲龍雙眉一聳，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兩教既然相互勾結，『玄冥教』開壇立派，『九陰教』豈無默契，爲何還要特別商議？這中間怕是另有陰謀了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是否另有陰謀，我不知道，我聽到的就是這些。」

華雲龍微一凝思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『玄冥教』的總壇設在那裡？」

蔡昌義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好像是西蒙山城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那裡有個『西蒙山城』？」

李博生接口說道：「沒聽說有個『西蒙山城』，恐怕是『沂蒙山區』之誤。」

蔡昌義眨眨眼睛，忽然叫道：「對啦！沂蒙山區，沂蒙山區的黃牛坪。」

李博生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恐怕又聽錯了，我到過泰安、萊蕪、新泰、蒙陰一帶，由泰安折向東南，經徂徠山而至蒙山主脈，靠近新泰附近，倒是有一個地名叫做『放牛坪』……」

蔡昌義道：「你到過沂山麼？」

李博生搖一搖頭，道：「沒有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這不結了麼？蒙山有個『放牛坪』，怎見的沂山沒有一個『黃牛坪』？怎見的是我聽錯了？」

余昭南朗聲一笑，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不要爭啦！『放牛坪』與『黃牛坪』不過一字之差，只要是沂蒙山區，將來不怕找不到。昌義弟，你講第四。」

蔡昌義神情一愕，道：「我將替誰死？」

余昭南失笑道：「第四點啊！誰說『替死』了？」

蔡昌義臉上一紅，訕訕然道：「我又聽錯了。」

華雲龍不覺莞爾，揮手作勢道：「不要緊，你請講下去。」

蔡昌義乃道：「這第四點，可是正對你的，你爾後的行動，可要特別小心一點。」

華雲龍暗吃一驚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他們談你談得最多也最久，總之要設法將你擄去。」

華雲龍脫口問道：「可是那梅素若的主意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不是，那天晚上，姓梅的女子神情淡漠，一直沒有開口。」

華雲龍訝然道：「那是誰的主意？『九陰教』主麼？」

蔡昌義搖一搖頭，道：「據那端木壇主說，乃是他們教主的主意，要請『九陰教』主通力合作。」

華雲龍越發訝然道：「什麼道理啊？我是無名小卒，『玄冥教』主爲何這般重視我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你目前固然還是無名小卒，但咱們總要創一番事業，『九陰』『玄冥』兩教難免掀風作浪，咱們準備擁護你來領導，好好給他們一點教訓，那時候，你就不是無名小卒了。」

余昭南接口說道：「不錯，咱們這一代總該有個領導的人，這個人你最合適。」

李博生道：「如果『玄冥教』的總壇確實設在沂蒙山區，那麼，咱們這一代的形勢就與上一

代差不多了。上一代一教、一會、一幫鼎足而三，俠義道的領袖是令尊。咱們這一代，西方有星宿派的魔教作怪，南方有『九陰教』盤踞，沂蒙山區再創一個『玄冥教』，那也是鼎足而三，由你來領袖咱們年青的一代，可說最恰當也沒有了。」

這三人異口同聲的講，華雲龍內心確是激動不已，但他並非狂妄自大的人，此刻的心思也未放在領袖群倫上面，因之訕訕然道：「三位兄長太抬舉我了，我自忖德鮮能薄，不足以擔當重任，況且這也是想像中的事。那『玄冥教』主這般重視我，自然與我的武功、才能、意向等無關，其中的道理，令人莫測高深，三位兄長還得先幫我想它一想才是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不必想，反正與令尊令堂有關就是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令尊是俠義道的偶像啊！令堂是『天子劍』的夫人啊！他們要稱霸江湖，爲非作歹，有令尊令堂從中作梗，能夠暢所欲爲麼？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這倒也有道理，看來仍是將我作爲人質，要脅爹爹和母親。」

他這樣一想，當即不再深究，乃道：「家父家母豈是受人要脅的人？他們若是這樣想，心思可是白費了。這且不談，你說第五點。」

蔡昌義一邊尋思，一邊喃言道：「第五……第五……」

頭臉一抬，忽然叫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李博生接口問道：「你不是說，『總括起來，不外五點』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鷄零狗碎，那不能算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什麼鷄零狗碎？講出來參考也是好的。」

蔡昌義道：「沒有參考的價值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說他們閉門密談，商談爲非作歹，製造殺劫的事，但我聽到現在，尚未聽見一點較爲具體的事實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蔡昌義眉頭一皺道：「事實如此嘛！聽到的我都講了，若有未講的，那也不過幾個人的姓名而已，還有什麼道理不道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什麼人的姓名呢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什麼刑紂啦！任玄啦！慈雲頭陀啦！天乙老道啦！黃山瞿天浩啦！他們提過的姓名不可勝計，講得又復時斷時續，我一時也記不清楚，縱然記得清楚，也辨別不出對是不對。這些怎能歸結成一點，叫我講出一個道理來？」

他認爲沒有道理，認爲是鷄零狗碎的事，所以不講，殊不知這些人的姓名，聽到華雲龍的耳中，華雲龍却是心神俱震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就是陰謀了，他們提到這些人的姓名，諒來不是蓄意籠絡，定是計劃暗殺，就像殺害司馬叔爺一樣，不然的話，這些人歸隱的歸隱，失踪的失踪，提他則甚？」

不過，這是他心中猜想，表面却未流露震驚的神色。他頓了一下，覺得事無佐證，還是不要說出爲是，免得徒亂人意。

於是，華雲龍展顏笑道：「這樣講來，所謂『竊竊私議』之事，也就是這麼多了，是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我是歸納起來講的，其實他們邊談邊飲，直到午夜才散席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散席以後呢？」

蔡昌義意興闌珊地道：「走啦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知道，散席以後，『玄冥教』的人定是走啦！」

蔡昌義一愣，道：「怪事！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這還不簡單麼？我那高叔父大概不久也就到了，『玄冥教』的人設若在場，那該是一場大戰，『九陰教』主便不致於回老家去了。」

蔡昌義一掌拍在腿上，高聲叫道：「有道理，你聽我講。」

他興緻來了，未容華雲龍開口，搶着說道：「酒宴過後，『玄冥教』的人告辭而去，『九陰教』主好像心事重重，遣散了部屬，獨自一人在那庭院之中躑躅不已，我便趁此機會轉了一圈，搜查你的影子，等我再回前院，『九陰教』主的面前却已多了一人，那人便是你那姓高的叔父。嗨！你那高叔父好一副威嚴而又和煦的相貌。」

華雲龍暗暗笑道：「你還沒有見過我爹哩！」

心中暗笑，口中說道：「我那高叔父爲何半夜去找『九陰教』主？」

蔡昌義眉頭一揚，道：「找你啊！」

話聲一頓，倏又接道：「『九陰教』主的氣派倒也不小，等我回至原處，只見她寒着臉孔，冷冷喝道：『閣下何人？爲何夜闖民宅？』你那高叔父乾脆得很，朗聲答道：『高泰，來向教主討個人情。』哈哈！這兩句話答得妙極，我蔡昌義恐怕一輩子也學不像。」

華雲龍唯恐他岔開話題，連忙接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『九陰教』主如何回答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『九陰教』主先是一怔，接着冷聲一哼道：『名不見經傳，向我討個什麼人情？』你那高叔父確是乾脆得很，他答道：『在下固然不見經傳，華天虹之名教主當不陌生？我來向教主討還他的公子。』他這樣一講，不但『九陰教』主當場怔住，便連我也怔住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難怪她要發怔，那時我已走了，但不知她怎麼說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她怔了半晌，乃道：『叫華天虹自己來。』你那高叔父更妙，他也不回答，抬臂一掄，輕輕向左揮去，我正感不解，忽聽『九陰教』主駭然叫道：『困獸之鬥！你是華天虹的什麼人？』你那高叔父道：『不錯，當年叫困獸之鬥，如今是孤雲神掌，不知可能代表華天虹否？』他這裡話聲剛落，只聽『嘩啦啦』一聲巨響，左側那株高逾五丈的榆樹，已經貼地折斷，倒在庭院之中了。」

他頓了一下，然後接道：「『九陰教』主倒也光棍，冷聲說道：『不管你是什麼神掌，武功必然傳自華天虹，你來討還他的兒子，倒也名正言順，但我有一句話，怕你不肯相信。』你那高叔父道：『你是一教之主，只要你講，在下全信。』『九陰教』主道：『傍晚時分，華雲龍已經不告而去，你信麼？』若說不告而去，誰能相信？當時我便在暗中罵她『鬼話連篇』，不料你那高叔父楞了一下，却是抱拳一拱，說了一聲『打擾了。』隨即轉身而去。」

余昭南接口問道：「就因高大俠一掌折斷一棵榆樹，『九陰教』主便回老巢去了麼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當然不那麼簡單。高大俠的氣派，我是萬分心折，但那『九陰教』主却是怒塞胸臆，見到高大俠轉身便走，當即冷冷一哼道：『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，你太目中無人了。』高大俠聞言之下，頓時止步道：『教主可是心中不忿，想要指點在下幾手武功麼？』那『九陰教』

主冷然道：『你且接我一掌，再走不遲。』高大俠坦然說道：『在下候教。』於是，兩人便交換了一掌……」

余昭南急聲問道：「結果如何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我是看不出來，但他二人掌風相接，高大俠退出半步，『九陰教』主搖幌了半晌始才站穩。等她站穩，高大俠早已道過『承教』，飄然離去了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這麼說，『九陰教』主並未落敗啊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但等高大俠離去以後，『九陰教』主忽然喃喃說了兩句『老了！老了！』然後又在庭院之中躑躅起來。」

余昭南追根究底的道：「那也不能斷定『九陰教』主回老巢去啊？」

蔡昌義道：「話是不錯，還有下文哩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始才接道：「『九陰教』主一邊躑躅，一邊思慮，半晌過後，突然步向大廳，傳來了堂主以上的徒衆，當即宣佈將那教主之位，傳給幽冥殿主梅素若，她自己便將尅日南歸。至於其中的細節，那也不必細述了。」

余昭南聽他作了結尾，乃道：「嗯！這也算得『一掌將她打回老家去』，不過……」

蔡昌義濃眉一皺，道：「還有什麼『不過』？」

余昭南目光一抬，道：「這似乎談不上『魔刼已興』四個字。一般講來，老魔功力深厚，心腸較比狠毒，小魔接任，無論功力與手段，總該比老魔稍遜一籌，以咱們的立場而言，那該是一個喜訊。」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道：「喜訊？你道梅素若是位溫柔多情，心地慈善的閨閣千金麼？你問華兄弟，那女子該有多冷？有多狠？談到武功，恐怕華老弟也不是她的敵手哩！」

余昭南凜然一驚，不覺目瞪口呆，答不上話來。

華雲龍聽說梅素若接掌了「九陰教」，心中五味翻騰，也不知是苦、是甜、是酸、是辣，總之惘惘悵悵，怎樣也不是滋味。

他性情煩躁，不願多想，因之找個藉口，道：「昌義兄，這事不談了，可有乾糧飲水麼？」

蔡昌義性子戇直，語氣不對，便要鬥嘴，但却是過眼煙雲，來得快也散得快，一有事情打岔，頓時也就煙消雲散了。

他對華雲龍關心得很，聽說他要乾糧飲水，當即嚷嚷道：「喂！那一位有水有乾糧？遞兩份過來。」

馬世杰聞言之下，立刻送了兩份水糧來。

華雲龍接過水糧，遞了一份給余昭南，兩人默默的吃喝，心頭同樣沉重得很。

場中頓時岑寂下來，那風吹樹葉的「簌簌」之聲，就如同利箭穿雲的聲音一樣，變成了「嗖嗖」震耳之音，刺得人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。

片刻過後，蔡昌義終於耐不住岑寂，站起身來團團亂轉。

轉了一忽，一眼瞥見躺在地上的無塵道長，於是陡然止步，亢聲叫道：「喂！這位道長的穴道可以解開了麼？」

這一刻，大夥兒全神貫注地聽蔡昌義講那「九陰教」主的事，無塵道長昏睡於地，竟然全都

忽略了，蔡昌義這樣一叫，華雲龍第一個警覺過來，急忙應道：「我來，我來。」丟下水糧，起身走了過去。

余昭南也警覺了，目光一抬，道：「可要兄弟幫忙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請你留神一點，他若是神智未復，就點他的『黑甜』穴。」

余昭南將頭一點，華雲龍立即凝神運功，屈指輕彈，解開了他的穴道。

無塵道長穴道一解，兩隻眼睛滑溜溜瞧了一陣，忽然挺身而起，訝然問道：「這……這是那裡？」

余昭南連忙接道：「道長鎮靜一點，這裡離鳳陽約莫四十餘里，將近紅心舖了。」

無塵道長四下亂瞧，口中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目光一凝，突然叫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天啊！我的道觀……」

華雲龍靜靜的道：「貴觀已毀。道長，你是修眞之士，應該想開一點。」

無塵道長起立跌足，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二十七條人命啊！那全是貧道的弟子。」

講到二十七條人命時，雙目之中，已是淚珠滾滾，簌簌不停了。

衆人都曾聽過火毀道觀的事，此刻再見無塵道長悲傷逾恆的模樣，無不心頭發酸，眼眶發澀幾乎忍不住一掬同情之淚。

蔡昌義乃是鐵打的心腸，愈煎越硬，但他最見不得旁人流淚，因之亢聲道：「不要哭啦！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燒死你的弟子，你就挖他的心肝，毀你的道觀，你就拆他的巢穴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才是丈夫的行徑，難道你昂藏七尺之軀，穿上了道袍，就僅知道啼哭嘶喊了麼？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「說得也是。道長的基業已毀，目下身體第一要緊，其次該是如何節哀順變，化悲憤爲力量，代你的門人報仇，倘若一味悲傷，苦壞了身子，你那些屈死的門人，可就死難瞑目了。」

只聽無塵道長喃喃自語道：「死難瞑目……死難瞑目……」

余昭南聽他頻頻唸着這一句話，知道他心思有些活動了，因之心念一轉，乃道：「道長，在下受過你的恩惠，你若有意爲你的弟子報仇，縱然赴湯蹈火，在下也要助你一臂之力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這時，無塵道長眼眶之內，淚珠仍然未乾，但那淚珠盈盈的雙目之中，却已迸發了另外一種神光，顯示出內心的意志已經漸趨堅强了。

華雲龍適時又道：「你仔細考慮一下。不過，依在下的看法，及門弟子如同親生的骨肉，無故慘死，這仇是要報的。你若決定報仇，在下的好友，全都會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這話一落，無塵道長的眼神大放異彩，頓了一下，只見他抬起衣袖，拭去眼中淚珠，然後目光一垂，瞑目打了一個稽首。

他那稽首沒有對象，但身子一挺，却向華雲龍道：「貧道受教了。」

眼神一轉，又向衆人環視一匝，接道：「各位，貧道自幼出家，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，今日之盛情，貧道不敢虛言報答，但也自知振奮了。倘若有緣，前途再見。」

步子一邁，袍袖拂動，便向林外走去。

華雲龍手臂一探，一把抓住他的衣袖，急聲道：「道長那裡去？」

無塵道長止步道：「星宿派毀去貧道的道觀，貧道去拆他的海心山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你……一個人怎麼行？」

無塵道長漠然道：「華公子只當貧道是個無用的全眞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在下知道道長是個寄身道觀的武林奇士。」

無塵道長淡淡一笑道：「公子錯了，貧道的恩師，乃是當年的通天教主，十足的魔頭。」

此言一出，在場之人俱都目瞪口呆，作聲不得。

無塵道長忽又接道：「各位放心，天乙子的門下，此後再無邪魔了。」

華雲龍好不彆扭，他無話可講，只得拉住無塵道長，再不放手。

無塵道長道：「貧道當年見過令尊一面，公子的性格如同令尊，貧道受益良多。」

他指的乃是華家父子的仁心與義氣，怎奈華雲龍固執得很，只聽他亢聲叫道：「不管啦！任你舌粲蓮花，今日也不讓你孤身涉險。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貧道得罪了。」

掄臂一掌，便朝華雲龍胸前擊去。

十一

這一掌毫無來由，但却快捷無倫，他二人貼身而去，華雲龍了無戒備，眼看便將擊個正着，這等情勢下，衆人救援無及，莫不心頭大震，甚至有人失聲尖叫。

但是，便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衆人只覺眼睛一花，一條人影臨空摔了出去。

接着，但聞華雲龍的聲音歉然道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，在下……在下不是有意的。」

衆人定神一看，原來被摔出去的人影，竟是那無塵道長。

只見無塵道長躺在地上，咂牙裂嘴的道：「貧道……貧道……唉！」

唏噓聲中，連連搖頭不已，看情形，這一下摔得不輕。

華雲龍滿臉歉然之色，一面扶他站起，一面說道：「道長恕罪，在下太魯莽了。」

無塵道長苦苦一笑，道：「怪不得公子，只怪貧道估計錯誤，不自量力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！道長心地仁慈，並未用上眞力，倘若用上眞力，倒下的當是在下了。在下知道，道長的目的，僅是叫在下放手，都怪在下沉不住氣，却將道長摔在地上。」

他這樣一講，衆人始才恍然而悟，也紛紛圍了過來。

原來無塵道長急於脫身，揮掌襲擊，乃是虛張聲勢，他以爲事起倉猝，華雲龍斷無不撒手應敵之理，如此一來，他便可以出其不意，騰身而去。

殊不知華雲龍實心實意，但知不能讓他孤身涉險，倏見掌勢急襲，仍是不肯放手，只因逃已

無及，當下不退反進，左脚前跨一步，右掌易「扯」爲「抓」，抓住了無塵道長的左臂，身子一弓，右掌往下一捺，竟將無塵道長從背上摔了出去，及待感覺無塵道長並未用力，人已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了。

這時，只見無塵道長，赧顏蹙眉道：「這些也不必說了，公子請放手。」

聽他的語氣，去意仍是十分堅決。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道長暫抑悲恨，仇是非報不可，不過，這一段血仇，原是因在下而起，在下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咱們該從長計議。」

余昭南也道：「照啊！血仇的緣起歸過於我，若非因我被擄，雲龍兄不會趕來鳳陽，魔教中人也不會毀你的道觀，焚斃你的弟子，因之我也不會置身事外，道長何不定下神來，大夥兒計議計議？」

無塵道長聞言之下，明知他們的本意，乃是怕他勢單力薄，孤身涉險，故此追根溯源，堂堂正正的全將責任扯到自己身上。這一份任俠好義的胸懷，他心中倒是十分感激，不過，感激是一回事，他自己的想法又是一回事，只見他微微一頓，忽然問道：「兩位可知貧道另外有個道號，叫做青蓮？」

余、華二人同是一怔，但未來得及答話，蔡昌義已自不耐地道：「你好嚕囌，什麼『青蓮』白蓮，這與正事何關？華兄弟乃是一片好意，但問你聽是不聽？」

無塵道長苦苦一笑，道：「貧道豈有不明好歹之理？」

蔡昌義濃眉一聳，道：「這不結了麼？你還嘮叨什麼？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各位也許聽過尊長們談起『子午谷』的往事吧？當年『子午谷』之戰，家師曾命一位道號『青蓮』的紅衣道僮，劍劈向東來向老前輩的金篋……」

蔡昌義暗暗一嗤，道：「原來你就是那個紅衣道僮，那也不值得炫耀啊？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貧道並無炫耀之意。貧道的意思是說，家師當年對貧道期許極殷，但自九曲掘寶歸來，深感雄心暴力不可恃，乃囑貧道易名無塵，脫離江湖，再不顧問武林中事……」

華雲龍恍然接口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道長是想連絡昔日同門，共同爲你門下復仇麼？」

無塵道長神色一黯，緩緩頷首道：「此非得已，更違背家師的令諭，但爲情勢所逼，貧道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齊都怔住。

怔楞之中，只聽無塵道長輕輕一聲喟嘆，接道：「眼下的情勢至爲顯明，魔教中人都是毫無人性的惡魔，但看他們爲了『遷怒』，便能心狠手辣的焚毀一座清靜的道觀，連帶奪去二十七條與人無爭的生命，可知他們的惡性可等重大，便與當年一幫、一教、一會之人相比，其狠毒任性的程度也不知超過多少倍，如若容許他們肆意橫行，武林蒼生何辜？江湖豈有寧日？那眞是萬刼不復了。」

他這語話聲剛落，已聽蔡昌義敞聲叫道：「嗨！有道理，想不到你嘴上嘮叨，想法倒還不差。不過……不過……違背令師的諭令，道長如何向令師交待？」

他爲人心直口快，好好惡惡，全憑當時的觀感，此刻一聽無塵道長言之有理，大合他的脾胃，不但立時加以讚許，尙且惴惴然爲無塵道長耽心起來。

無塵道長黯然一笑，道：「違背師令，固然忤逆不道，可是，貧道緬懷慘遭無辜的弟子，心中如何能安？華公子講的不錯，該『化悲憤爲力量』。貧道個人的力量有限，那便只有邀請昔日同門，共同與他周旋了。」

李博生忽然輕聲一嘆道：「想不到道長竟是這般想法，其實與邪惡的勢力周旋，自有咱們相助，道長心中不安，個人盡一份心力也就夠了，何須再去邀約同門，打擾他們的清修。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貧道想通了，妖氛不除，何處是韜光養誨的清修之地？」

余昭南接口道：「武林以謹遵師命爲第一，道長違背師令，總是欠妥。」

無塵道長苦苦一笑，道：「那也說不得了，不過，家師也許不致於見責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皺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家師宣佈脫離江湖，不許門下弟子顧問武林中事，原有悔悟前非之意，再說，昔年的通天教，確也作過不少爲非作歹的事，貧道決意邀請同門，與邪惡勢力周旋到底，一者是爲門下弟子復仇，再者也有替通天教贖罪之意，家師倘若得知貧道的心意，想來當不致以違命見責了。」

華雲龍一直握住無塵道長的手臂未放，無塵道長說到這裡，他忽然鬆開手掌，道：「好啦！不必再說了，原來道長的心意竟是這般細密，在下倒是杞人憂天了。道長請吧！往後令師倘若不諒，在下一定竭盡所能，爲道長以證其冤。」

他忽然讚同無塵道長隻身離去，一時之間，衆人齊都一愣。

無塵道長也是一愣，但他一愣過後，隨即打個稽首，道：「多謝華公子千金一諾，貧道告辭了。」

轉過身子，展開輕功，急急奔去。

奔出三丈，華雲龍突又叫道：「道長！」

無塵道長脚下一頓，轉身站定。

華雲龍含笑接道：「咱們是有志一同，道長留個地址，在下往後前去拜望。」

無塵道長道：「貧道此行萍踪無定，來日江湖上見吧！」

華雲龍微一沉吟，道：「這樣吧！道長若有困難，往『落霞山莊』送個信，華家的人願爲你的後盾。」

無塵道長敞聲道：「多謝公子關顧，貧道記下了。」

遙遙一拱，轉身疾奔而去，瞬眼不見。

無塵道長離去以後，留下了一片唏噓慨嘆之聲，良久始聽華雲龍道：「咱們也該動身了。」

蔡昌義敞聲叫道：「走啦！走啦！」

揮手邁步，領先便朝林外走去。

衆人相繼隨行，默默地上了官道。

此刻已是申牌時份，艷陽斜掛在天空，那燠熱的陽光，幅射在人們身上，令人有一種焦躁煩悶的感覺，心頭雜亂異常。

約莫走了頓飯光景，余昭南忽然說道：「雲龍兄，我感覺心驚肉跳，好像有大禍臨頭一般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華雲龍扭頭側顧道：「沒有什麼道理，我也有這種感覺，大概是潛意識中，在爲無塵道長耽心吧！」

蔡昌義接口喊道：「是啊！那道士陰陽怪氣，講話一點也不乾脆，却偏偏能夠講出一番道理來，若依我的性子，我是怎樣也不放他走，一個人東撞西闖，身上也不帶兵器，萬一碰上那批魔崽子，包管有他的苦頭吃。」

李博生不以爲然，道：「那也未必見得，我看無塵道長並非泛泛之流，倒是個有魄力，有毅力，且有計較的人，縱然吃虧，也吃不了大虧，咱們大可不必爲他耽心。」

蔡昌義濃眉一皺，道：「你講話牛頭不對馬嘴，需不需要耽心是一回事，事實上咱們是在耽心，如若不然，我怎麼也會心緒不寧？」

李博生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也一樣，我心裡也是煩躁無比，這樣吧！咱們來談談峴山之行的步驟，也許能驅散這種焦躁不安的感覺。」

余昭南微微一頷首道：「也對，峴山之行確是需要計議一番。」

側臉凝注華雲龍，接着問道：「雲龍兄，你準備明訪抑是暗訪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說不上明訪暗訪，咱們乃是去赴阮姑娘的約會，見到阮姑娘就行了。」

余昭南眉頭一聳，道：「那怎麼行？阮姑娘乃與房興等人在一起，萬一碰上房興怎麼辦？事先總得有個計較啊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碰上更好，咱們正要問他火毀道觀的事。」

余昭南眉頭緊蹙，道：「唉！火毀道觀的事何須再問……」

華雲龍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依我之見，若是明訪，咱們直接去找房興，將他們一舉殲滅，救出阮姑娘，這是一勞永逸之計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這辦法不行。」

余昭南道：「怎麼不行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縱然能將房興等人一舉殲滅，那也是打草驚蛇，徒令魔教中人提高了警覺，甚至於變本加厲，製造更多的殺劫。」

余昭南凜然一震，但却訝然道：「你是另有所見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前天晚上，我五叔曾經示下，金陵附近也曾發現一批異族人……」

余昭南駭然接口道：「那批人也是房興一路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姑且不論是否一路，事實擺在眼前，房興等一再搜索我的下落，却不敢明目張胆，可知魔教教主，對家父仍然顧忌極深，因爲有這種顧忌，當知房興等前來中土，乃是探道的性質，派遣的人，自然不止房興一路，咱們不明底細，貿然向房興等人下手，那是難免打草驚蛇了。」

余昭南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！咱們決定暗訪。」

華雲龍問道：「如何暗訪呢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早一步去那峴山赴約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爲何要早一步？」

余昭南道：「我看那姓邵的文士是個譎詐多智的人物，自從火焚道觀的事發生，我心中暗暗耽心，唯恐阮姑娘的行動，已經惹起他的疑心，因之，你早一步先去峴山，咱們在暗中伺候，倘若邵奇煜果已生疑，必定另有安排，一方面你可以留神察勘一下，以防不測，另一方面，萬一有個風吹草動，咱們亦可適時接應。」

只聽蔡昌義做聲接道：「成！就這樣。萬一姓邵的小子有什麼陰謀詭計，咱們就大幹一場。」

不料華雲龍却自斷然道：「這不成。」

蔡昌義微微一愣，道：「怎麼？這辦法萬無一失，你也不贊成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倘若存心大幹一場，那與直接去找房興，有何區別？」

蔡昌義心頭一窒，道：「那……你準備怎樣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還是讓我一個人去吧！」

蔡昌義聽說他要單獨赴約，頓時叫道：「那不行，一個人去決不行，萬一……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截口說道：「請聽我講嘛！我去赴約，目的是見阮姑娘，看看阮姑娘究竟知道些什麼秘密？這種約會，總以不發生衝突爲原則，人去多了，反而容易洩露行藏，多生是非，那就有違阮姑娘暗中相邀的本旨了。」

蔡昌義固執地道：「不行！我說不行就是不行！萬一是個圈套，萬一發生衝突，那時怎麼辦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萬一發生衝突，我一個人脫身較易，至於說那是圈套，阮姑娘與他們串通一氣，那是絕不可能的，昌義兄儘可放心。」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道：「我放心什麼？女人心，海底針，焉知她不會出賣你？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還想再加解說，忽聽李博生接口說道：「回頭再講吧！前面已是定遠縣城，咱們進城投宿，索性澈底商量一下。」

衆人聽他一講，不覺抬目望去，果見近處一塔聳立，八九里外，赫然是一座偌大的城池，原來他們邊走邊談，已經奔行四五十里了。

驀地，一瞥熟悉的人影映入眼簾，衆人不覺齊齊一怔。

那人影是個青衣壯漢，伏在馬背之上策馬狂奔，正向這邊衝來。

須臾，人馬漸近，只聽余昭南一聲驚「噫」，道：「是余茂？」

話聲剛落，蔡昌義已經竄了出去，迎向奔馬，峻聲喝：「快停下，余茂，你是怎……」

奔馬疾馳，瞬息已到眼前，蔡昌義來不及往下喝問，猿臂疾探，一把抓住奔馬的轡頭，那奔馬「唏聿聿」一聲長嘶，人立而起，竟將馬上的余茂顛離馬鞍，摔了出去。

李博生騰身撲出，將余茂接住手中。

衆人圍了過來，但見余茂雙目緊閉，牙關打顫，臉色蒼白，一身汗濕，顯然乃是負傷趕路，此刻正與死神搏鬥，已經兇多吉少了。

余茂乃是「江南儒醫」的家僕，名醫的家僕身負重傷，不加治療，却自策馬狂奔，朝這條路上趕來，其中的緣故，不言亦知大概了。

余昭南心神俱震，抓起余茂的手臂，不斷搖幌道：「余茂，余茂！醒一醒，你醒一醒。」

余茂受了震撼，萬分痛楚的裂一裂嘴，徐徐睜開了雙目。

余昭南見他甦醒，立即急聲道：「怎麼回事？余茂，你認得我麼？」

余茂無力的點一點頭，嚅嚅地道：「公……公子……快……」

話未達意，頭顱一側，雙目一閉，人又暈厥過去了。

余昭南大爲着急，又待將余茂搖醒，華雲龍急忙搶前一步，抓住他的手臂，道：「昭南兄，你鎭靜一點，尊介內傷極重，禁不起再震撼的。」

目光一抬，又向李博生道：「請將余茂放在地上，小弟看一看他的傷勢。」

李博生如言將余茂平放地上，華雲龍俯下身子，一手把脈，一手去解余茂的胸衣。

胸衣解開，十幾隻眼睛，頓時神芒電射，齊向余茂前胸投去，但見余茂左胸之上，赫然是一個紫紅色的掌印。

那掌印墳起三分，紫紅色的印痕，脈絡可鑒，竟是掌背所傷。

華雲龍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掌背傷人，當是信手一揮，余茂傷在左胸，心脈却已震斷，信手一揮之力如此强大，倒也駭人聽聞，唉！看來禍患迭起，已是無可遏阻了。」

原來他從脈象中察知，余茂的心脈已斷，業已回天乏術，但他並未形之於色，一面暗運眞氣，由腕脈之中緩緩輸入余茂體內，一面默默地察看掌印，希望從那紫紅色的掌印之中，找出一點蛛絲馬跡，以爲來日緝兇的依據。

過了片刻，蔡昌義首先忍耐不住，低聲問道：「華兄弟，余茂不要緊吧？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目光一抬，却向余昭南道：「昭南兄，余茂的性命怕是保不住了。」

這片刻間，余昭南的心情最爲緊張，他已預感到家中必有重大的變故，所以能夠强捺心神，閉口不語，完全是因華雲龍神色鎭定的緣故，此刻聽華雲龍這樣一講，話聲頓時衝口而出，道：「千萬救他，華兄弟，千萬救他。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道：「如無靈芝仙草，救他怕是不容易了。」

余昭南六神無主，道：「那……設法讓他清醒片刻，我要問他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好吧！小弟盡力而爲，不過……」

話聲一頓，忽又肅容道：「昭南兄，府上若有不幸，你千萬要沉住氣。」

余昭南心亂如蔴，但求余茂從速甦醒，聞言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兄弟理會的。」

華雲龍還是不放心，一面示意李博生與蔡昌義侍候在余昭南身旁，以防不測，一面加强眞氣內力，輸入余茂體內。

余茂被那驟然增强的眞氣內力一逼，果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悶氣，悠悠醒來。

余昭南一見余茂甦醒，急忙俯下身子，柔聲道：「余茂，余茂，你目下感覺如何？支撐得住麼？」

余茂無力的轉動眼珠，注視余昭南道：「公……公子……快……回去……」

余昭南心頭一緊，道：「究竟發生什麼事？老爺與夫人不要緊麼？」

余茂有氣無力的道：「昨夜……來了……來了一批……來歷……來歷不明……的人……放……放了……一把火……」

衷氣不繼，話聲時斷時續，至此雙目一闔，說不下去了。

余昭南焦急萬分，頻頻搖幌着他的臂膀，急聲道：「老爺呢，老爺與夫人怎樣了？」

余茂想要睜開眼睛，掙扎了一忽，却是力不從心。

只見他臉上筋肉抽搐，嘴唇微微啟動，聲音低得不能再低，道：「老……爺……被……被……」

他本是油燈乾涸，去死不遠的人，如今被外來之力一逼，掙扎着說了這幾句話，終於逆氣上湧，喉頭咕嚕了一陣，接着兩腿一伸，頭顱一側，便自與世長辭了！

可是，余尚德夫婦怎麼樣了？他仍是未能說出。

余昭南心頭大慟，不覺將余茂的屍體抱在懷中，嘶聲叫道：「余茂，余茂，你醒一醒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！」

華雲龍急急接過余茂的屍體，道：「昭南兄，你節哀，佺父母的狀況未明，眼前最緊要的，莫過於速返金陵，看個究竟。」

李博生與蔡昌義雙雙將余昭南扶了起來，也道：「對！昭南兄，徒亂心神，於事無補，咱們速返金陵，再作計議。」余昭南淚珠滾滾，默默無言。

馬世杰走了過來，道：「華公子，請將余茂的屍體交給我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下，將屍體橫遞過去，道：「也好！你們先走一步，在定遠購買一具棺木，將屍體收殮起來，不必等候了。」

馬世杰應一聲「是」，接過屍體，便待轉身離去。忽聽余昭南沉聲喝道：「慢着！我看看他的傷痕。」華雲龍道：不必了，他那傷痕我已瞭然於胸，死者入土爲安，讓他們先走一步。

這片刻間，余昭南的心念，千迴百轉，總是耽心父母已經遭難，因之想從余茂的傷痕之上，

找出一點線索，不料華雲龍心思敏捷，早已注意及此了。

他微微一頓，轉臉問道：「那傷痕可有特別之處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傷痕是掌背所傷，在那姆指的邊緣，另外兩個圓形的紫痕。」

李博生接口說道：「我也注意了，那紫痕一大一小，不知是何物所傷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已仔細想過，那紫痕小者在前，大者緊靠姆指頭的印痕。」

余昭南拭去淚珠，道：「指頭的印痕？那是六個指頭了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想來該是如此，但不知右掌還是左掌。」

蔡昌義忽然接道：「管他右掌左掌，現在趕回金陵要緊。」

華雲龍抬頭一望，只見馬世杰等一干人業已遠去，於是將頭一點，道：「說得是，伯父母狀況未明，討論傷痕無用，咱們走吧！」

余昭南頓了一下，却道：「你不要去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我不要去？」

余昭南靜靜地道：「嗯！你要去峴山赴約，一來一往，來不及了。」

這一刻，華雲龍全付心思，放在眼前變故之上，幾乎將峴山之約忘得一乾二淨，此刻聽余昭南這樣一講，頓感左右爲難，不覺目瞪口呆，發起楞來。

余昭南見他發楞，忙又接道：「你聽我說，舍下縱有變故，那變故也已形成，此刻趕去，不過是善後緝兇而已，阮姑娘終日伴虎，情勢堪憐，又有機密大事相告，若是誤了時間，說不定便是終身遺憾。你去吧，我在金陵等你。」

他講這話氣定神穩，絲毫不見激動牽强之色。乍聞變故，尚不知父母的狀況如何，竟能於片刻之間，冷靜若此，其對華雲龍關顧之情，自也可見一斑了。

只聽蔡昌義道：「有道理，咱們分頭行事，博生兄陪昭南兄回金陵，我陪華兄弟去峴山。」

華雲龍急道：「這不行，你們都回金陵。」

蔡昌義眼睛一瞪，華雲龍忙又接道：「昌義兄，眼下金陵的情況不明，人手定感不足，小弟乃是情非得已，你怎能丟下昭南兄的事情不管，陪我去峴山赴約呢？」

此話出口，蔡昌義心頭一窒，口齒啟動，却是無話可講。

說得也是，同樣是知交契友，怎可偏頗？這一招，算是擊中蔡昌義的要害了。

只聽李博生道：「雲龍兄說得有理，金陵的情況不明，正需人手。昌義弟，咱們走。」

蔡昌義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好吧！我在金陵等你，峴山事了，速速趕來。」

華雲龍連連頷首道：「小弟記下了。」

於是，四人拱手爲禮，匆匆告別。

佇望余昭南等遠去的背影，華雲龍不覺感慨叢生，暗暗忖道：「余昭南冷靜達練，李博生和順穩健，蔡昌義縱然不免感情用事，却也是個深明大義的血性漢子，交友若此，總算不虛江南之行了。可是，那放火之人是誰，掌傷余茂之人又是誰？余老前輩乃是享譽金陵的大善人，何人會去找他的麻煩？莫非……莫非事出一轍，又是衝着我華老二來的麼？」

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更沒有心猿意馬，擧棋不定的弊病，此刻雖已感到事非無因，也許與他自己有關，但也僅是感觸而已，並未再加深思。

因之，只聽他自言自語地道：「管他哩！一件一件的來，余老倘有三長兩短，我華老二定不干休。」

自語聲中，步子一邁，也向那定遠繞城行去。

去峴山，出城南行，赴金陵，則須折奔東南。

華雲龍在那定遠城中寄宿一宵，次日天色未明，他已出城往南而去。

峴山有兩處，其一在鄂北襄陽境內，地近隆中。由於隆中山乃是諸葛武侯當年的寓所，名氣太大，小小一座峴山，也就鮮爲人知了。

此處所述之峴山，乃是皖境北峽山餘脈，地當全椒以南，烏江鎭以西，山雖小，形勢却也險峻，那嶙峋的山石，巉巉的峻嶺，越半腰，那便令人却步了。

華雲龍逶迤南行，一路不忘打聽房興等人的行跡，因之走得不快，直到第三日未牌過後，始才抵達峴山北麓的赤鎭。

他心中透着奇怪，暗暗忖道：「房興等人臉貌醜陋，衣着怪異，又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隨行，按理極爲引人注目，爲何一路之上，始終未曾有人見過？」

疑忖中，只見街道盡頭一座茶樓，懸着一塊「宜興樓」的招牌，他心中一動，當卽緊行幾步，進入那茶樓之中。

這「宜興樓」兼營酒食，生意興隆，打尖的時刻雖過，進出的人却仍不少。

他一身勁裝，腰懸古劍，臂上搭着一件披風，偉岸的軀體風神颯颯，登上茶樓，立時便將全樓的目光引了過來。

他選了一處臨窗的座位坐下，一個店伙哈腰走了過來，歉然道：「小店的人手不夠，怠慢公子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別客氣，隨便弄點酒菜來，再泡一壺茶，回頭在下有話請問。」

那店伙連忙應「是」，再哈腰，轉身退去。

霎時間，私語之聲竊竊而起：「誰家的少爺啊？頂隨和的。」

「嗯！氣度不凡，定是豪門子弟。」

「看他英氣逼人，秀逸中別有威嚴，怕是少年俠士哩！」

小地方嘛，幾曾見過華雲龍這等人品，那是難怪他們竊竊私議了。

須臾，店伙送來酒菜，端上一壺茶，替華雲龍斟了一杯，道：「公子辛苦，請先用茶。」

華雲龍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，見那店伙並無退走之意，心知是在等候自己問話，於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在下請問，貴鎮有客棧麼？」

那店伙連忙陪笑道：「不怕公子見笑，敝鎮總共不過六七百戶人家，又是窮鄉僻壤，過往的行人少，那兒有客棧？不過，公子想投宿，小的可以替您設法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這位伙計熱心得很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不敢勞神，我是想打聽幾個人。」

那店伙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公子爺打聽什麼人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一個女子，一個年輕文士，兩個穿黃袍的中年人。」

那店伙眨眨眼睛，道：「外路來的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那兩個穿黃袍的來自星宿海，非吾族類，那女子與那文士倒是中原人。」

那店伙皺起眉頭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沒有啊！凡是外路來的，除非是投奔親友，大多在小店打尖，小的也沒有不知道的。」

他忽然嘻嘻一笑，接着又道：「不瞞公子說，小的本名吳培芝，好事的却叫小的『無不知』，嘻嘻！那是因爲……」

華雲龍不覺莞爾，截口道：「敢情好，請問附近可有什麼道觀寺院麼？」

那店伙不斷搖頭，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方圓二十里以內，只有鎮西一座土地廟。」

見他一本正經的模樣，華雲龍不覺笑出聲來，道：「那麼，峴山呢？」

「峴山？」那店伙先是一怔，繼而頷首道：「峴山倒有一座道觀，那道觀將近山頂了，大得很哩！」

華雲龍暗暗歡欣，忖道：「是了，他們定是繞道而來，在那道觀落脚……」

他心中暗念未已，那店伙却已嘮叨不休的接道：「不過，那道觀倒坍多年，有些地方已成廢墟，據說當年是通天教一座下院，通天教橫征暴斂，無惡不作，後來武林中出了一位『天子劍』華大俠……」

華雲龍目的已達，那有心情聽他吹噓，當下將手一揮，截口笑道：「夠了，你請便，叨擾勞神之處，回頭一併申謝。」

那店夾吐沫湍飛，意興正濃，華雲龍迎頭一盆冷水，潑的他楞然怔住。

忽然，一個清脆的聲音接口道：「夠了麼？那該招呼咱們了。」

清脆的聲音宛若銀鈴，迴腸震耳，華雲龍不覺一驚，急忙循聲望去。

但見左牆牆下，靠近樓梯之處，赫然坐着一個白衣綸巾的少年文士，另外一個十四五的書僮陪侍一側，正自眉目含笑，朝他這邊望來。

那文士相當俊美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只見他眉黛遠山，目如朗星，挺秀渾圓的鼻樑，紅若塗丹的嘴唇，那唇角微微彎起，露出一線形若編貝的牙齒，豐盈的雙頰，居然還有一對深淺適度的酒渦，臉上的膚色晶瑩如玉，無邪的稚氣尚未褪盡，但那無邪的稚氣當中，却又隱含刁鑽頑皮的慧黠神情，令人見了，頓生舒坦喜悅的感覺，恨不得要去逗他一逗。

可是，這時的華雲龍，其感覺又自不同，一者由於那少年來得突兀，話聲震耳，再者，那少年雖在全樓茶客目光凝注之下，却能神色自若，坦坦然毫不在意，足見非是泛泛者流。眼下乃是多事之際，此處更是窮鄉僻壤，他不是粗心大意的人，乍然見到這等人物，也就不覺暗暗警惕了。

這片刻間，茶樓的空氣，好似突然間凝結起來，寧寂得落針可聞。

華雲龍瞧着瞧着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「噫！此人好生臉熟，好像在那裡見過？究竟在那裡見過呢？」

這一發現，頓時令他擠眉蹙額，目光如電，一面凝注，一面深深的沉吟起來。

忽見人影幌動，那店伙顛着屁股，走到少年文士的面前，哈腰陪笑道：「怠慢，怠慢，少爺要什麼？敢請吩咐！」

但見那少年眼角一挑，道：「你好勢利啊！稱他公子，稱我少爺，可是見他身佩長劍，是個武人，欺我一介書生，手無縛鷄之力，不敢揍人麼？」

那店伙啼笑皆非，只得作揖陪禮，涎臉笑道：「公子說笑了，您請……」

豈知話未講完，那少年已自「噗哧」一笑，朝那書僮道：「麒兒啊！這年頭當眞要兇一點，你看他改口多快？」

那書僮以袖掩口，忍住笑聲道：「小……少爺說得是，一聲『公子』，聽起來挺新鮮的。」

華雲龍不覺暗暗失笑，忖道：「這是誰家的小少爺？看起來比我華老二還要頑皮古怪，哈哈！我且看看他還有什麼花樣？」

要知華雲龍本身便是調皮搗蛋，精靈古怪的大孩子，眼前這位美少年與他的性情不謀而合，那是多麼暢心悅意的事？霎時間，他那挑達不羈的頑童之性抬起頭來，頓時就將警惕的意念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只聽那少年說道：「我娘講的不錯，車、船、店、脚、衙，這些人見風施舵，最是滑頭，你說是麼？」

那書僮點頭笑道：「可不是，這伙計滑頭得很，想必就是夫人講的所謂『店』吧？」

他二人一搭一擋，有說有笑，弄得那店伙滿臉通紅，哭笑不得，却又不便發作，那店伙無可奈何，只得涎着臉孔，可憐兮兮的道：「公子爺！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小的……」

美少年臉龐一轉，笑咪咪的道：「我又何嘗記你的過？」

那店伙身子一躬，道：「是的，小的乃是一時疏神，怠慢了公子，您老量大福大，自然不會與小的計較。您老請吩咐，要些什麼？小的這就去辦。」

這伙計巧舌如簧，能說會道，美少年想是被他捧得心頭輭了，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好吧！送一份酒菜來。」

那店伙如逢大赦，急忙應一聲「是」，躬身退去。

詎料美少年突又叫道：「伙計！」

那店伙聞聲一震，連忙迴身站定。

只見美少年含笑說道：「知道我要什麼酒菜麼？」

那店伙早已七葷八素，楞楞然道：「你要什麼酒菜？」

美少年抬起手臂，朝華雲龍這邊一指，道：「照他的來一份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多了什麼，短少什麼，唯你是問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暗暗忖道：「來了，原來他轉彎抹角，果然是衝着我來的。」

他豈是怕事的人，同時氣派也爽朗得很。

只見他哈哈一笑，站起身來，遙遙一拱，道：「既然相逢，便是有緣。兄台的胃口與在下相同，在下的酒菜尚未動過，若不嫌棄，何不索性移駕一敘？」

嘴上這樣講，心裡却在暗暗盤算，忖道：「任你刁鑽古怪，我不相信華老二鬥不過你，哼！好好歹歹，我華老二總要摸清你的底細。」

那美少年果然像是有所爲而來，只見他眉頭輕揚，道：「聽說你性子豪邁，如今一見，倒也

站起身子，扭頭一顧那書僮，接道：「麒兒，咱們過去叨擾他一頓。」

步子一邁，翩翩然領先走了過來。

華雲龍已經打定主意，決心以不變應萬變，瞧瞧他的花樣再說，因之一面吩咐那店伙增添杯盞酒菜，一面延請他們主僕入座。

那店伙倒也乖巧，一聽吩咐，頓時行動如飛，須臾已將酒菜杯盞準備齊全了。

被稱「麒兒」的書僮端起酒壺，爲他二人斟滿了酒，華雲龍本想客套幾句，豈知那「麒兒」放下酒壺，人未坐下，却自一本正經的道：「喂！咱們小……少爺不會喝酒，這可是應個景兒。」

美少年忽然臉色一沉，道：「麒兒，你又忘了規矩了，這是二公子。」

「麒兒」吐一吐舌，始才喊了一聲「二公子」，然後默默的坐下。

華雲龍仔細望去，見那美少年並非故意裝作，心頭不覺暗暗嘀咕，忖道：「什麼道理啦！此人眞眞假假，究竟存得什麼心？」

心中在想，嘴上可未說出，端起酒杯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在下不敢相强，我是先乾爲敬，兄台隨意可也。」

一仰脖子，首先乾了一杯。

美少年執杯在手，果眞沾一沾唇，意思了一下，然後笑道：「二公子，你倒爽朗得很，不過，我却認爲你太過份了。」

甫一開口，卽便傷人，華雲龍不慮有此，一時無法適應，不覺怔住。

美少年見他發楞，突又柔聲道：「你說不是麼？咱們算是初次見面，你也明明知道我是有所爲而來，是敵是友呢？我敢斷言，你並沒有弄清楚，可是，你不問我的來意，也不問我的姓名，端起酒杯就喝，那酒是麒兒斟的，倘若我是你的敵人，麒兒在那酒中做了手脚，你也這般爽朗，這般毫不在意麼？」

詞意固然有理，詞鋒却不留情，華雲龍暗暗一哼，忖道：「既知是初次見面，你不也太過份了？我華老二如果怕你做樣什麼手脚，那也不敢招惹你了。」

想歸想，却不能講出口來，當下將計就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兄台教訓得是，請問兄台尊姓大名？」

美少年好似認爲「孺子可教」，十分暢意的展顏一笑，這一笑，華雲龍不覺愕然一楞，原來他那笑容天眞而嫵媚，便是明媚的少女，也要遜色三分。

只聽他咕咕呱呱的道：「我姓宣，宣佈、宣揚、宣誓、宣詔的宣，我是從母姓，單名一個威武的威字。聽清楚了麼？」

畢竟是年輕人不怕嚕囌，一個名字解釋半天，還怕別人聽不清楚。

華雲龍暗暗皺眉，表面却是微微頷首，道：「小姓華，單名一個煬字，表字雲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宣威已自截口接道：「我知道，表字雲龍，不必說了。」

頓了一下，忽又接道：「你不問我爲何來找你麼？」

華雲龍見怪不怪，展顏笑道：「正要動問。」

宣威爽利的道：「我是奉大哥之命，大哥差我來的。」

華雲龍不覺一愣，道：「大哥？」

宣威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嗯！大哥叫我轉告你，不要去峴山赴約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錯愕不已，道：「你大哥是誰？爲何不叫我赴約？」

宣威星眸一揚，道：「就是你的大哥啊！至於爲何不叫你赴約，我可不知道了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越發愕然道：「我的大哥？你是說華熙？」

宣威蹙眉道：「人家都說你聰明，我看你最笨，你有幾個大哥麼？」

華雲龍不覺吁了口氣，道：「原來是家兄請你來的，那便不是外人了。」

宣威一本正經的道：「可也不是一家人。」

華雲龍啞然失笑，暗暗忖道：「你也太惡作劇了，既是大哥所請，爲何不開門見山，爽爽快快的講，偏要故作神秘，惹人緊張一陣？唉！嬌生慣養的孩子，此刻還要開玩笑哩！」

他暗自慨嘆，却是無以解嘲，想了一想，端起酒壺，替自己斟滿一杯，又爲宣威添了一點，然後擎杯在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俗語說：『四海之內皆兄弟。』只要志同道合，是不是一家人，那都沒有關係，你稱家兄『大哥』，我也比你痴長幾歲，斗胆喊你一聲宣兄弟。來，宣兄弟，小兄敬你一杯，算是向你道勞。」

宣威天眞得很，眉頭一揚，道：「剛才不是敬過一杯啦？」

華雲龍朗聲一笑，道：「這叫做『禮多人不怪』，我先乾啦！」

脖子一仰，逕自乾了一杯。

宣威詞窮，只得皺起眉頭，呷了一口。

華雲龍道：「好啦！咱們算是一杯訂交。宣兄弟，小兄請問，你在那裡遇上家兄的？」

宣威捏着脖子，將那一口烈酒嚥了下去，道：「潁州。」

華雲龍不覺訝然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潁州在皖西邊境，家兄怎會知道我有峴山之約？」

宣威道：「咱們在滁縣遇上余昭南兄，是昭南兄告訴大哥的。」

華雲龍默然半晌，忽然心中一動，又問道：「你與家兄同行幾天啦？」

宣威道：「兩天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緊，自語道：「兩天？兩天從潁州趕到滁縣。」

宣威道：「大哥說是有事找你，所以日夜兼程，走得很急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就是家兄一人麼？」

宣威道：「大哥本是隨侍華伯父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華雲龍大吃一驚，急聲接口道：「怎麼？家父也來了？」

宣威道：「還有一個老管家。不過，如今已回雲中去了。」

華雲龍疑念叢生，道：「家父爲何來而復返？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？」

宣威道：「那是因爲遇上咱們母……母子，華伯父與家母談了一陣，便與家母同行回去了，至於是否另有事故發生，我却沒有聽說。」

華雲龍想了一想，覺得他父親素來穩重，江湖上縱然發生重大的變故，他也不會隨便言講，因之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如今家兄呢？」

宣威道：「大哥到金陵去了，臨別之時，特別叫我轉告你，請你尅日起身，前往金陵一敘，說有要事相談。」

他二人言談至此，大概的情形業已明瞭，華雲龍心裡明白，他大哥急於見他，自然是有重大的事故，但他不能爽約，不能讓阮紅玉空等，微一沉吟，乃道：「好吧！咱們明日一早動身。」

華雲龍作此決定，其實也是迫不得已，他又何嘗不想早一點見到華熙，問一問究竟是何事故，竟連他父親也被驚動了。

可是，宣威不諒解，只見他神色一楞，愕然道：「怎麼？你還是想到峴山去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一夜之差，咱們路上趕快一點也就是了。」

宣威憤然道：「一夜之差？你知道一夜之差，將會發生些什麼事故？」

華雲龍歉然道：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爲人豈能不守信用，縱有事故，也只有徐圖彌補了。」

宣威爲之氣噎，頓了一下，突然冷聲道：「我知道，姓阮的是個美女，姓阮的對你有情，你捨她不下，哼！別人說你放蕩不羈，風流自賞，以前我還不信，如今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華雲龍苦苦一笑，截口叫道：「宣兄弟……」

宣威目光一稜，氣唬唬的道：「誰是你兄弟？同胞兄長差遣專人傳訊，還抵不過一個女人片紙之約，哼！你這種人……我也懶得講啦！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不覺大搖其頭，道：「宣兄弟，你寃枉人了。」

宣威道：「寃枉你？那好啊！咱們走，咱們立刻走。」

身子一欠，便待起身而行。

華雲龍不由急道：「請聽我說，宣兄弟，別忙走。」

宣威揶揄道：「是我寃枉你麼？既說寃枉，何以不捨得走？」

華雲龍喟聲一嘆，道：「我與阮紅玉僅有一面之緣，縱然有情，也不會到了難割難捨的地步，往事不必細敍，小兄將阮姑娘的紙條給你看，當知其中別有緣故，並非小兄迷戀女色了。」

他伸手入懷，取出一張皺摺不堪的紙條，朝宣威遞了過去。

宣威扭轉身子，道：「我懶得看，要就你自己講。」

華雲龍欠一欠身，將那紙條攤在他的面前，道：「其中尚有機密，不足爲外人知，宣兄弟還是親自過目吧！」

宣威聽他講得正經嚴肅，不覺轉回頭來，朝華雲龍望去，華雲龍忙作懇求之色，他這才低下頭去，看那桌上的紙條。

看罷紙條，宣威抬起頭來，道：「這樣講，姓阮的女子乃是自作多情，迷戀你喏！」

華雲龍尷尬地道：「話不能這樣講。」

宣威頭顱一側，眉頭一揚，道：「那該怎樣講？」

華雲龍訕訕然道：「我……我也說不清楚。」

話聲一頓，忽帶戚容道：「總之，事情也許牽涉很大，那阮姑娘落在邪魔外道之手，景況也頗堪憐，咱們身爲武林中人，既然已經知道，豈能撒手不管？宣兄弟，你說不是麼？」

也許是華雲龍講得有理，那宣威竟然不言不語，默默地將那紙條遞了回來。

華雲龍接過紙條，胡亂藏在懷中，殷切的道：「宣兄弟，你諒解了麼？咱們明天走，如何？」

那宣威臉帶戚容，猶豫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華雲龍接口說道：「這樣好不？宣兄弟先走一步，小兄只等午夜一過，立刻兼程趕路，相信趕到浦口渡頭，一定可以趕上你，這樣就不致於耽誤時刻了。」

宣威忽然一嘆，道：「你會錯意了，其實，剛才是我故意訛你的。」

華雲龍不覺一怔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宣威幽然道：「峴山之約的內情，昭南兄都已講過了，我故意講你迷戀女色，故意拿話激你，目的只是希望你不去赴約。」

華雲龍聞言之下，大爲惱怒，不覺怨聲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唉！何苦乃爾哩！」

他畢竟不願責備宣威，一嘆之餘，頻頻搖頭不已。

宣威頓了一下，突然嚅聲道：「二……二哥。」

華雲龍先是一楞，繼而歡聲道：「對！喊二哥，再喊一聲。」

他爲人心懷坦坦，胸無隔宿之怨仇，耳聽宣威怯怯的喊了一聲「二哥」，頓時就將滿腹的懊惱拋到天外去了。

宣威不知何故，臉上竟然泛起一片紅暈，不但未喊，並且垂下頭去。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咄！你看你，這有什麼好害羞的？你對家兄稱『大哥』，對我正該喊『二哥』啊！我告訴你，你二哥最重情義，喊我『二哥』，一輩子不會吃虧。」

宣威聞言之下，臉更紅，頭更低，對面望去，只見後脖子也都紅了。

華雲龍大爲掃興，無可奈何的搖一搖頭，蹙眉說道：「畢竟是孩子，怕生，也罷，往後再喊。」

頓了一下，忽又接道：「你大概有話要講，是麼？」

宣威點一點頭，等了一會兒，紅暈消褪，始才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二哥，峴山之約你不要去，好麼？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剛才說得好好的，怎麼又變卦了？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宣威道：「不爲什麼，算我求你，行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兄弟，你聽我講。情是情，義是義。我答應你，是情，我去峴山赴約，是義。咱們爲人處世，情與義必須分得明白。現在我問你，你可還要求我不去峴山赴約麼？」

宣威再度詞窮，心中一急，脫口說道：「不是的，是大哥的意思，大哥說……」

「麒兒」突然尖叫道：「小……少爺。」

宣威聞聲警覺，急忙住口不語。

華雲龍好生詫異，看看「麒兒」，又瞧瞧宣威，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大哥究竟講什麼？」

宣威結舌道：「大哥……大哥……」

只聽「麒兒」接口說道：「大公子講，萬一二公子一意孤行，不講道理，叫咱們速回金陵，

不要……」

宣威輕聲叱道：「麒兒……」

「麒兒」臉龐一轉，遞去一個眼色，接道：「麒兒實話實說嘛！少爺，咱們還是先回金陵吧！」

他那眼色華雲龍未曾見到，耳聽「麒兒」幫他勸駕，急忙接道：「對！咱們概照前議，你們先走，我隨後趕來。」

「麒兒」首先起身，道：「少爺，咱們走吧，多講也是無用，何必再呆下去。」

宣威凝思有頃，好似覺得「麒兒」之言有理，於是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也罷！咱們走。」

目光一轉，注視華雲龍，朗然接道：「二哥，我先走一步，峴山之行，你自己當心。」

言談之間，羞怯之態一掃而空，他又恢復爽朗明媚的風神了。

華雲龍但知無人攔他赴約，心頭一暢，欣欣然起立相送，道：「宣兄弟不愧是明達人，小兄得能識荆，當眞是三生有幸！憑心而論，如非相見匪遙，小兄可是捨不得與你分離。」

宣威的臉上，又是莫名其妙的一紅，不過，此刻他已轉身行去，華雲龍却未見到，只聽他清脆的聲音，朗朗然道：「咱們不是世俗兒女，客氣話也不必講。老實說，我是耽心魔教中人陰險毒辣，二哥却是坦坦君子，萬一疏神，那就後悔無及了。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兄生平沒有後悔的事，宣兄弟大可放心。」

宣威道：「小心一點總是好的。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多謝宣兄弟，小兄謹記在心就是了。」

他二人邊走邊談，誰也不提「免送」「再見」等字眼，縱是暫別，依依之情却也十分濃厚，只是未曾形諸言表罷了，此刻到了「宜興樓」大門之外，那「麒兒」已自忍耐不住，接口說道：「二公子，您請回吧！再送下去，不如乾脆同行。」

華雲龍一愕止步，哈哈笑道：「不送了，不送了，宣兄弟好走。」

宣威訕訕地揮一揮手，說了一聲「再見」，始才邁開大步，離開了赤鎮。

華雲龍抬頭一望，但見日已偏西，已是申牌時分，於是重登茶樓，匆匆用了些酒食，結清賬目，也離開了赤鎮。

他在峴山北麓一所僻靜之處調息了一陣，直到天色已黑，始才健步如飛，登上了峴山。

當年通天教的下院已近峯巔，華雲龍足足奔行了一個半時辰方始到達。

這座下院稱得上廣袤二字，但因年久無人居住，大部份俱已倒坍，晚間到此，隨處可見鼠竄狐奔，荒涼一片，令人毛髮怵然，不寒而慄。

華雲龍原先判斷房興等人定是在這座下院落脚，豈知他小心翼翼的在那廢墟之中轉了一圈，却是一無所見，便連有人住過的痕迹也沒有。

因之，他不禁有些猶豫了。

此刻，他站在一處敞天的神殿之中，目凝神光，注視那巍然矗立黑忽忽的峯巔，暗自忖道：「沒有來麼？抑是地方弄錯啦？再不然，便是阮紅玉行事機密，早有安排，屆時悄悄而？……」

他心中疑神疑鬼，時而耽心弄錯了地方，時而希望房興等一無所知，阮紅玉能夠擺脫他們的

監視，一個人前來赴約，甚至更懷疑阮紅玉已遭不幸，那座黑忽忽的山峯，乃是一座鐵門敞開的牢籠，正在等他自投羅網。

凝思有頃，忽聽他自言自語道：「不管啦！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……」

話聲倏斷，身形電射，他畢竟不是畏首畏尾的人，終於朝那山峯撲去了。

不過，他也並不魯莽，並不因疑神疑鬼鬆懈了警惕之心，這時離戌正尚差一刻，他便利用這一刻短暫的時光，沿着山峯，環形奔走，仔細的搜索起來。

峯巔漸漸近了，那峯巔倒有一塊平坦的草地，草很稀疏，草裡藏不住人，可是，仍不見房興等人的影子，也未見到阮紅玉。

他又在草地上走了一圈，邊走邊想道：「沒有機會擺脫他們前來赴約麼？還是已經出了差池被禁啦？」

想着想着，一個極端可怕的念頭突然湧現，他不覺失聲驚呼道：「糟！」

「糟」字出口，他機敏的身子一轉。

可惜得很，機敏如華雲龍者，警覺仍嫌遲了一線。

只聽一陣「嗤嗤」獰笑之聲鼓噪而起，震耳欲聾，華雲龍心頭大震，舉目環掃，但見這塊草地的邊緣，同時出現了八九個人。

巧是眞巧，戌時正，十九日的弦月剛由東方露面，他中伏了。

那八九個人，其中有三個中原人士，邵奇煜乃是三人之一，餘者清一色的杏黃及膝大褂，打扮非僧非道，不倫不類，全是魔教中人，房興便在靠西的一方。

華雲龍白天講過：「生平沒有後悔的事。」此刻他固然震驚，却不後悔，更不見慌亂失措之態，看清了情勢，暗自加以分析，覺得房與已非這批人的首腦，首腦該是另外一個軀體瘦長，臉目陰森的老者，因爲那老者身上的腰帶與衆不同，乃是一條銀白絢爛，栩栩如生的蒼龍。

他出奇的鎭靜，暗暗忖道：「是了，他們原來是三起，爲了對付我，臨時湊在一起，歸那陰森的老者節制，這樣看來，那老者的武功必定在房與之上，我倒不能再大意了。」

忖念至此，那批人已經逼近，成了一個圓圈，將他圍在當中。

只聽房與陰陰一笑，道：「華公子，傳說你風流倜儻，到處留情，今日一見，確是名不虛傳。」

那個曾經被他切斷手腕的黃袍人狠狠接道：「哼！可惜來得去不得，縱然情比山重，又有何用？」

接着，邵奇煜酸溜溜的也道：「這叫『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』一生枯守，何如風流片刻？」

這三人先後講話，華雲龍一概不理，却向那臉目陰森的老者拱一拱手，道：「這位長者怎樣稱呼？」

那老者冷聲說道：「老夫呼延恭。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在下請問，阮紅玉今在何處？」

呼延恭人與其貌，冷冷的道：「暫時不致於死。」

華雲龍暗暗一凜，忖道：「此人是個厲害脚色，今日難免一戰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在下盼能見她一面。」

呼延恭也不答話，舉掌擊了一下，忽見草地邊緣冒出兩個人來，那兩個人抬着一副籐架，架上躺着一人，身上覆蓋一方黑布，露出一個鬢髮蓬亂的頭臉，凝目望去，果然是那阮紅玉。

呼延恭冷聲喝道：「放下，揭去覆蓋的黑布。」

那二人將籐架放在地上，如言揭去黑布。

黑布一去，華雲龍心神俱震，幾乎失聲驚叫。

原來那阮紅玉躺在籐架之上，雙目緊閉，臉色灰敗，全身上下，只着一條褻褲，胸前一個肚兜，原本豐盈的肉體，此刻已是骨瘦如柴，而且那胸前腿上，到處都附着絕毒之物，蛇、蝎、蜈蚣、蜘蛛，還有許多奇形怪狀，叫不出名目的東西，五彩斑斕，不一而足，懾人已極。

這眞是慘絕人寰的毒刑了。

華雲龍雙目噴火，熱血沸騰，怒極反笑，聲震四野，那笑聲比哭更爲淒厲。

呼延恭冷聲一哼，道：「閣下是在賣狂麼？」

華雲龍嘶聲叫道：「好毒辣的心腸！好殘酷的手段！阮紅玉飽受凌辱，所受的摧殘還不夠麼？你們爲何沒有一點人性？爲何這般整治她？」

呼延恭冷冷說道：「這女子假裝臣服，刺探本教的秘密，『百聖朝元』不算殘酷，本教尚有更殘酷的手段。閣下最好自己識趣，乖乖的束手就縛，隨老夫走一趟星宿海，設若不識抬舉，那殘酷的手段，便將降臨在你的身上了。」

華雲龍目光如炬，又嘶聲道：「來啊！華某何懼？『血鼎奪魂』大法，華某早有耳聞。」

呼延恭傲然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『血鼎奪魂』是本教的無上大法，憑閣下的身子，何須動用。」

華雲龍深深知道，既落對方計算之中，善罷已不可能，唯一可行之策，只有手底下見眞章，各憑武功，以決勝負了。

他作事素來果斷，決心一下，當即沉聲道：「華某要是叫你們收回毒物，放了阮紅玉，那是與虎謀皮，動手吧！」

呼延恭無疑是個極端自負的人，聞言臉龐一轉，朝那房興揮一揮手，道：「你去將他擒下。」

房興應聲而出，解下身上的腰帶，大步行來，道：「上次阮紅玉助你逃走，這次再無僥倖了，你小心一點，免得傷了胳臂斷了腿。」

華雲龍早已決定速戰速決，根本懶得嚕囌，「噹啷」一聲撤出古劍，步子一邁，左劍疾揮，欻然刺了過去。

這一劍凝重無比，乃是「華氏重劍十六神招」之一，銳嘯之聲懾人心魄，那房興不敢怠慢，頓時大喝一聲，腰帶挺立爲杵，猛然一揮，還擊過去。

房興乃是東郭壽首徒房隆的兄弟，武功也是東郭壽所授，上次在那「清虛觀」中，幾乎敗在華雲龍之手，他心中積忿難消，這次奉命出戰，存心擒人雪恥，一上手也是全力而赴，勇猛難擋。

高手對搏，往來何等快捷，瞬眼之間，動手已十餘回合。

不過，縱然只有十餘回合，勝負之分，也已漸漸可見了。

要知「華氏重劍十六神招」，乃是華天虹去蕪存菁，參酌劍經與劍經補遺融合而成的無上劍法，華雲龍存心速戰速決，出手就用上這一套玄奧渾厚，磅礴凝重的劍法，房興縱然是東郭壽的弟子，縱然全力以赴，那也是掣襟見肘，窮於招架了。

呼延恭站立一旁，但見華雲龍揮劍進擊，內力雄渾，氣勢磅礴，不覺眼花繚亂，暗暗心驚不已。

華雲龍的想法又自不同，他一面搶攻，一面忖道：「他們人多，一個人十餘招，打到什麼時候？」

心念一轉，倏然劍勢一頓，賣個破綻，敞開了門戶。

房興正自左支右絀，睹狀之下，驚喜交迸，喝一聲「着！」腰帶一繞，飛旋擊出，直向華雲龍胸口掃去。

呼延恭心神俱震，一聲驚呼，身子電射而出，急急朝場中撲去。

他是去救人，無奈變起倉猝，華雲龍劍法太快，來不及了。

只聽房興半聲慘嗥，一逢血雨沖天而起，頭顱滾出老遠，齊頸以上，空空蕩蕩，業已一無所有。

華雲龍本來不想殺人，唯恐打草驚蛇，激起魔教中人的兇性，製造更多的殺戮，可是，事到臨頭，心不由主，畢竟還是殺人了。

他是初次殺人，慘嗥之聲一起，自己也不覺一愣，然則，阮紅玉的遭遇太慘，那赤身露體，

爬滿毒物的慘狀令人目眦欲裂，恨意倏盛。

這時，恰好那呼延恭救人心切，猛撲而至，華雲龍一見之下，頓時怒不可抑，古劍一揚，猛然迎了上去。

華雲龍有生以來，從未有此刻這般狂怒，他此刻只覺憤懣異常，熱血上湧，古劍疾揮，厲聲喝道：「吃我一劍！」

這一劍「力劈華山」，招術平常之極，但那凌厲的劍氣，却如霆驚電閃，既快且重，呼延恭已經見過他那雄渾的內力，凝重的劍勢，急切間，銀白絢爛的蒼龍腰帶順手一揮，急急往上架去。

只聽「鏘」的一聲巨響，劍帶相交，火星飛濺，他二人身子一震，同時大退一步。

華雲龍在惱怒之下，心思仍然十分敏捷，他已想過，房興一死，仇恨更深，已成水火難容之勢，既然如此，「擒賊擒王」方是上策，因之乍退疾進，又是一劍劈去。

緊接着，只聽華雲龍狂聲叫道：「吃我一劍！吃我一劍！吃我……」

剎時間，鏘！鏘！鏘！鏘！尖銳刺耳的巨響，合着那瘋狂一般的厲喝之聲，劃破了夜空，聲聲遠傳，當眞是驚天動地，令人心胆俱裂。

這一連串的强攻，逼得呼延恭頭皮發炸，步步後退，若論功力，華雲龍或許不是他的敵手，但那硬砍硬劈的劍勢毫不放鬆，先機一失，便連還手之力也沒有了。

忽然，他脚跟被山石一絆，整個身子仰天倒了下去，華雲龍又是一劍下劈，嚇得他連滾帶躍，急急往一側閃開，嘶聲喝道：「住手！」

這一聲大喝，宛如晴空雷鳴，響澈雲霄，華雲龍不覺一怔，收回了古劍。

呼延恭狀極狼狽，神色猙獰，只見他目似銅鈴，兇芒電射，續又喝道：「老夫並無殺你之心，你這般悍不畏死，敢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」

華雲龍滿頭大汗，沉聲應道：「死生有命，那有何懼？你收回毒物，放了阮紅玉，我任你離去，如若不然，華某拚却一命，也要取你的性命。」

呼延恭獰聲喝道：「這是你自討苦吃，怪不得老夫，照打！」

只見他右掌一揚，好似有暗器擊來。

華雲龍心神一凜，凝目而視，却是一無所見。

他先是一怔，繼而仰天大笑，道：「年歲老大，心行幼稚，竟效小鬼欺……」話未講完，一連打了幾個呵欠。

呼延恭臉現獰笑，緩緩地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小兒過於橫蠻，老夫懶得與你動手，乖乖的跟老夫走吧。」

華雲龍打了幾個呵欠，忽覺胸口一痛，緊接着腦子一陣暈眩，險險栽倒。

他心頭大駭，不覺念然道：「你……你，弄些什麼玄虛？」

呼延恭冷聲一笑，道：「本教的『神魂噬心』之刑。若不乖乖的隨老夫走，那便有你受的。」

華雲龍倏然震怒，古劍一揚，就待一劍劈去，詎料胸口一陣劇痛，身子搖了幾搖，最後還是支持不住，「噗」的一聲輕響，却已暈倒地上了。

呼延恭「嗤嗤」而笑，笑聲中右臂一探，朝華雲龍胸口抓去。

驀聽一聲急怒的叱喝之聲臨空傳來，道：「住手！」

聲落人至，一個白衣飄飄的少年文士飛臨峯巔，朝呼延恭猛然撲去。

十二

那白衣飄飄的少年文士，赫然竟是茶樓話別，已往金陵而去的宣威。宣威去而復返，如今且在峴山現身，可知前此之說，乃是假託之詞。

這一面，他那來勢之速，實屬武林罕見，呼延恭聞聲警覺，一股剛猛無儔的掌風，已經襲到了背後。

呼延恭凜然一震，急切間不及回頭，連忙足下一點，避了開去，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宣威恍如未聞，也不追趕，逕自撲向華雲龍，顫聲叫道：「二哥！」

呼延恭耳聞呼喚之聲，心頭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華家的小兒，武功難道都是這般高強麼？」思忖之中，轉身獰笑道：「老夫還道何方高人，原來也是華家的小兒，那很好，你也跟老夫走嗎？」

豈知話聲剛落，另一個童子聲音起自背後，冷冷一哼，道：「老東西，山風很大哩，你就不怕閃了舌頭？」

呼延恭又是一驚，再次閃開八尺，然後轉過身子，駭然望去，詎料一望之下，老臉倏然一紅，不由啼笑皆非。

原來「麒兒」腳程較緩，比宣威遲到一步，此外，但見他眉目籠煞，小臉含霧，站立在丈餘遠近，正自念然凝注，一瞬不瞬。

須知「麒兒」乃是垂髫幼童，呼延恭自許老大，却這般驚惶失措，急急閃避，自然難免老臉生暈，感覺難以爲情了。

只聽宣威急聲叫道：「麒兒，快，問他要解藥。」

「麒兒」雙眉一挑，朝呼延恭喝道：「聽到沒有？解藥拿來。」

這是小兒之言，但却盛氣凌人，呼延恭爲之氣結，撇嘴冷笑道：「解藥在老夫身上，小哥兒何妨自己來取。」

「麒兒」冷聲道：「你道我不敢麼？」

話聲中，身形已自撲出，右掌一探，就朝呼延恭胸口抓去。

呼延恭斗然一聲暴喝，道：「你找死！」

右掌一翻，猛向「麒兒」腕脈切下。

「麒兒」溜滑異常，身子一轉，轉到呼延恭背後，尖聲叫道：「好啊，你敢騙我？」

掌式一揮，欵然擊向他的左脅。

這一掌，小「麒兒」顯然已經存心傷人，掌式起處，勁風似戟，縱然是在月黑風緊的峴山之巔，亦如同有形之物，帶起一片尖銳的嘯聲，直逼呼延恭的「期門」大穴，呼延恭的一干屬下，不覺齊聲驚呼，紛紛縱了過來。

其實，這干人實是徒自緊張，呼延恭如非身具絕藝，魔教教主怎能放心畀于重任，着他統領各組人馬前來中原「探道」呢？

就在衆人紛紛縱身前撲，企圖予以救助之際，小「麒兒」的掌力已經擊中了。

然則，掌力固已擊中，呼延恭却自夷然無損，小「麒兒」反而一聲慘叫，「蹬蹬蹬蹬」一連退出七八步之多，最後仍是拳椿不穩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原來呼延恭曾獲異人傳授，另有一套利害異常的防身絕技。

他這套防身絕技，名之謂「移穴聚氣震撼」大法，不但能於間不容髮之際挪動穴道的部位，且能自動斂聚內力，震撼敵人。也就是說，敵人加予的掌指之力愈强，其本身所受反震的力量也愈大，反之，則不過略受撼動而已。

邀天之幸，「麒兒」年幼力小，掌力不强，如若不然，其所受之苦，也就不止脫腕震退而已了。

這時，宣威正在全力爲華雲龍推宮過穴，急得滿頭大汗，驀聞「麒兒」慘叫之聲，不覺心頭一震，急忙回頭望去，只見呼延恭正自臉含冷笑，揮手發令，道：「將他擒下，一併帶走。」

這語氣又傲又冷，好似宣威等人已是籠中之鳥、甕中之鼈，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兒，反抗已是多餘了。

「麒兒」是宣威的侍童，自幼相隨，情感有如手足，宣威眼見他負傷在地，已是氣憤盈胸，只因華雲龍昏迷不醒，行功正在緊要關頭，一時難以撒手不顧，如今耳聞呼延恭這般言語，再也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，於是他冷聲一哼，霍地站了起來。

就在他起立的同時，華雲龍竟然意外的悠悠醒了過來，不過宣威並未察覺。

宣威曾經急速轉念：如其只顧救助華雲龍，不如先將呼延恭制住，一者可解「麒兒」之危，再者可向呼延恭索取解藥。因爲他有信心，足以制服呼延恭，至於呼延恭的一干屬下，他更認爲

不堪一擊。

他起立撲出，宛如御風飛行，快捷自然之極，但眉目之間，却已籠上重重煞氣。

呼延恭的一干屬下，這時正向「麒兒」身側逼去。

忽然，其中一個頷蓄短髭的黃袍人見到了宣威，宣威的翩翩身法令他駭然大震，不覺脫口一聲驚呼，人也停步不進了。

這聲驚呼震動了他的「同仁」也震動了呼延恭。

宣威落在「麒兒」身側，不慌不忙地先爲「麒兒」接上脫臼的右腕，始才凝注呼延恭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太卑鄙，不以技藝求勝，專以鬼計傷人，你如見機，速速獻出解藥，我不爲已甚，讓你率領屬下離去，如若不然，哼！」

冷「哼」之下，他戛然歇止，不加解說，只用一雙如電的星眸，逼視着呼延恭，了不稍瞬。

不加解說，比直接了當的說明更具懾人的功效，魔教中一干屬下，原來已被宣威超凡的身法與冷靜的舉動鎮住了，此刻更是面面相覷，暗暗心悸不已。

呼延恭畢竟是主腦人物，心頭縱有惶悚之感，却也不便在屬下面前露出畏懼之色，他頓了一下，始才陰陰一笑，道：「你是華家老幾？叫什麼？」

宣威目光一稜，沉聲喝道：「少廢話！是戰是和？速作決斷。」

呼延恭下不了台，冷聲一哼，道：「戰又如何？」

宣威步子一踏，逼近五尺，沉聲道：「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不讓你吃點苦頭，你是不會獻出解藥的了？」

話聲微頓，倏又喝道：「取你的兵刃，我讓你心服口服。」

話已講絕，便連一絲轉彎的餘地也沒有。

呼延恭惱羞成怒，驀地縱聲狂笑，道：「好！好！老夫見識見識華家的絕藝。」

「呼」的一聲，銀白絢爛的蒼龍腰帶挺立如杵，擺出一式「一柱擎天」的架式。

就在這時，忽聽華雲龍的聲音竣聲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呼延恭與宣威同時一怔，齊齊注目望去，只見華雲龍手持古劍，龍行虎步的正向這邊走來。

宣威微怔過後，忽然飛撲過去，歡聲叫道：「二哥！你……你不礙事啦？」

華雲龍伸出左掌，拉住宣威的手臂，將頭一點，道：「不礙事，謝謝你適時趕來，不然的話，愚兄已成階下之囚了。」

他嘴裡在應，脚下並未停留，宣威只得跟他往前走，一邊說道：「不談這些，既然不礙事，咱們這就走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！那位老人說要見識華家的絕藝，愚兄焉能讓他失望。」

宣威一楞，道：「這……二哥能出手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旁人用陰謀毒計暗算於人，咱們華家得爲武林樹個榜樣，你說不是麼？」

他不從正面答覆，可知所中之毒並未解除，即使能以出手，也是勉力而爲，只因他說的理由正大，宣威心中縱然着急，却也無詞可以反駁。

呼延恭驀然見到華雲龍龍行虎步而來，心中着實吃驚萬分，還以爲「神虺噬心」之刑，對華

雲龍不生作用，此刻聽他二人對答之詞，不禁心頭大寬，連忙接口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閣下能憑武功勝的老夫一招半式，老夫立刻退走。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「退走是必然之事。你得放了阮紅玉，收回她身上的毒物。」

呼延恭尚未置答，宣威已自急聲接道：「這不行，還得留下解藥。」

華雲龍回眸凝注，微笑道：「威弟，他那什麼『神虺噬心』之刑，要不了我的性命，愚兄設若無力將它煉化，他更將伏以爲惡，橫行無忌，中原武林不勝其擾，爾後焉有寧日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已聽呼延恭哈哈大笑道：「閣下好勝要强，當眞幼稚得可憐，『神虺』如能讓你煉化，老夫也不會用來對付你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能不能煉化是我的事，閣下不必爲我擔心。」

宣威半信半疑地道：「二哥，你眞有把握麼？據大哥說，『神虺』與『蠱毒』屬於同類，伯母也無能爲力哩！」

華雲龍暗吃一驚，臉上微微變了顏色。原來他深信他的大娘秦氏夫人能解百毒，故存萬一之想，如今聽宣威說出此言，一方面既已了解他大哥何以要差人趕來阻止他赴約，另一方面也不覺暗暗躭起心來。

然則，話已出口，如何反悔呢？

他是個性氣高傲，擇善固執的人，前此要爲武林「樹個榜樣」之說，也是由衷之言，因之他微一轉念，覺得事在人爲，縱然不能煉化「神虺」之毒，也不能出爾反爾，遺人話柄，眼下該以驅走魔教中人爲要務，至於「自救」之道，也只有以後再講了。

此項決定乃是瞬息間事，只見他坦然笑道：「威弟放心，愚兄自幼百毒不侵。你替愚兄掠陣，我要讓這批化外之民領略一點爲人之道，見識見識咱們中原的武功。」

話聲一頓，轉臉肅容道：「閣下可以出手了。」

華雲龍臉上變色，宣威瞧得清清楚楚，他聰明過人，頓時便瞭解華雲龍所中之毒實已很深，勉力應敵，那是兇多吉少的事，他對華雲龍的感情似乎很特別，關心得異乎尋常，聞言之下，急急接口道：「不！二哥，你替我掠陣，我來教訓他。」

呼延恭忽然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少爺，依老夫看來，你還是少管閒事爲妙。」

宣威踏出一步，擋在華雲龍身前，星眸一瞪，道：「你不敢與我動手麼？那就乖乖的留下解藥留下人，收回那些醜惡的毒物，從速滾蛋，滾回星宿海去。」

呼延恭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這娃兒講話不打底稿，簡直信口開河，老夫所爲何來？你憑什麼叫老……」

宣威臉色一沉，截口喝道：「動手啊！你想擄人，爲何還不動手？」

呼延恭眉頭一軒，道：「老夫爲何要與你動手？」

宣威怒聲喝道：「莫名其妙，你剛才不是準備出手了麼？」

呼延恭好整以暇地點一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剛才老夫確是有意將你一併擒下，怎奈你娃兒並非華家的後代，老夫不願節外生枝，所以叫你少管閒事。」

宣威未加考慮，脫口說道：「我怎麼……」

話聲突然頓住，玉臉之上，也倏然昇起一片紅暈。

只聽呼延恭哈哈一笑，接口又道：「你不須强辯，華天虹一脈單傳，這事無人不知，你對華天虹之妻口稱伯母，身份已自不言可喻，老夫奉命敦請華家的後代，此事與你無關，你娃兒縱然口不擇言，老夫也只有任你叫囂，你懂了麼？」

此人果然老奸巨滑，他明明對宣威心存顧忌，明明想撿便宜，不願與宣威動手，却自舌粲蓮花，說得這般「奉命唯謹」，作出一付不敢違命的嘴臉，宣威畢竟年幼，自然難以洞悉其奸，一時之間，越法無詞以對。

華雲龍性本挑達，却也是個正人君子，他本來就想憑一己之力，與呼延恭一決勝負，一聞此言，連忙將宣威拉了過來，柔聽說道：「威弟，你先歇着，我如不敵，你再出手，那時救人或報仇，全都名正言順了。再說，家父一世英名，也不能斷送在愚兄手上，你懂麼？」

提起華天虹的一世英名，宣威不便再說了。

他萬分不願的抬頭注目，輕輕頷首，道：「我懂了，二哥自己小心一點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輕輕撫一撫他的肩頭，然後將頭一抬，凝注呼延恭道：「華某不慣作僞，眼下華某『神虺』之毒未除，功力自然略遜一籌，不過，閣下想要急切求勝，却也並不容易，你要小心了。」

呼延恭傲然說道：「你自己小心就夠了，老夫手下絕不留情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須你留情，但願你落敗之時，收回那些醜惡的毒物，留下阮紅玉。」

呼延恭嘴唇一撇，不屑地陰陰一笑道：「你自己不要解藥了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華某自有煉化之道，不必閣下替我擔心。」

話聲之中，將手中的古劍插入了劍鞘。

呼延恭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怎麼？你不用劍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華某的劍法你已見過，你我並無深仇，我不打算殺你。」

忽聽「麒兒」尖聲叫道：「不成！不成！二公子，這人功夫特別，掌力傷不了他……」

宣威更爲着急，接口叫道：「二哥，你不用劍，乾脆讓我上。」

步子一踏，就待向呼延恭撲去。

華雲龍左臂一伸，一把將他拉住，微笑道：「威弟聽我講，刀劍鋒利，出手難免見血，咱們首在救人，也讓他們學習一點仁厚之道，再者，我已用劍殺了他們一人，該讓他們見識一點其他的武功了。」

麒兒怨聲道：「你好迂腐，你不殺他，他要殺你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會的，他的目的乃是將我擒住，返回星宿海去邀功。」

呼延恭放聲一笑，道：「算你心思縝密。也罷，老夫索性讓你佔個便宜，咱們以百招爲限，百招以內，如果不分勝負，便算老夫落敗，一切聽你所命。」

他自負身懷獨門絕藝，掌指之力對他不生作用，更認定華雲龍「神虺」之毒未除，功力定然大打折扣，不用兵刃，已是有勝無敗之局，故此一邊說話，一邊將那銀白絢爛的蒼龍腰帶繫回了腰際。

由於此一舉動，宣威始才稍爲放心一點，乃道：「我警告你，你若再用鬼計，我可不管你們的約定。」

呼延恭傲然一笑，抱拳一拱，道：「華老二，你可以出手了。」

華雲龍道聲：「有僭」，跨前一步，一掌擊了過去。

他這一掌斂精蓄銳，含勁未發，的是名家手法，那掌式罩定了呼延恭的頭臉前胸，可虛可實，呼延恭若是應付不當，頓時便有傷敗之慮。

呼延恭眼看來掌的架式，心頭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這小兒倒也有點眞才實學，我可不能大意了。」

當下不敢怠慢，橫拳一栓，搶步進步，以攻還攻，迎將上去。

華雲龍喝一聲「好！」左臂一揮，身子一轉，一招「餓虎攫羊」，連削帶劈，猛朝對方肩背之間拍去。

呼延恭奉命而來，早從魔教東郭教主研討過華天虹當年的絕技，一見此招，便知此招係由「困獸之鬥」演繹而成，不能强接。

他臨敵經驗極爲豐富，既知對手的武功路數，自有他破解進擊之法。

只見他脚下虛點，身形往左邊倒了下去，緊接着忽聞指節暴響之聲，華雲龍呆得一呆，他已長身而起，右掌屈指如鈎，掌心中空，驀然吐氣如雷，「嘿」的一聲大喝，一拳朝華雲龍胸口擊去。

這是「虛空拳」。

「虛空拳」法武林少見，但在「天化箚記」上却有記載，當年那「天化箚記」交由長孫博保有，長孫博與白嘯天的交情極深，乃是總角之交，因之也常到「落霞山莊」走動，華雲龍深得外

公喜愛，也極得長孫博的歡心，故此對「天化箚記」也曾覽及，如今呼延恭用上了「虛空拳」法，要想傷華雲龍，自然難以得逞。

然則，華雲龍却也不知這套「虛空拳」法奧妙何在，於是駢指如戟，猛然朝那中空的掌心點去。

只聽呼延恭哈哈一笑，頓時化拳如掌，避過指風，一掌擊向華雲龍的丹田。

華雲龍一見對方應變之神速，不覺駭然忖道：「此人好似熟知咱們華家的武功路數，不僅能以避實就虛，適時還擊，而且出手如電，迅捷無倫，我可不能墨守成規，專以『蚩尤七解』或是『孤雲掌法』對敵了。」

原來適才駢指點出的招術，正是「蚩尤七解」的變化運用。「蚩尤七解」可掌可指，全是進攻的手法，不明底細之人萬難破解，故之華雲龍一見對方化拳爲掌，猛然下擊丹田要害，頓時便知呼延恭深悉個中之奧妙，那便難以奏功了。

他疑念未畢，已自飛起一腿，欻然踢出，緊接着反掌一揮，猛然朝呼延恭的「耳根」括去。

這一掌一腿，全在旋身避招中發出，毫無招式可言，但却呼嘯有聲，勇猛異常，呼延恭不慮有此，連忙長身而起，急急退出三步。

呼延恭自非等閒之輩，他甫退又進，倏地大喝一聲，右臂「劈啪」一陣亂響，立時展開魔教一脈的「離心奪舍掌」法，以疾雷迅電之勢，直向華雲龍頭臉攻去。

華雲龍正擬乘勢搶攻，驀見掌影翻飛，直向頭臉逼來，當下毫不猶豫，左臂一揮，「孤雲掌法」又復自然展出，迎着掌影擊了過去。

只聽啪的一聲脆響，雙掌接實，二人的身子同是一幌，閃電般盤旋一匝，然後便是拳來掌去，迅捷無倫的對拆起來。

這二人都是一代頂尖高手，略一交鋒，同都試出對方的斤兩，二人心中同樣明白，若論眼下的內力，誰也强不過誰，勝負之數，就要看他們兩人的武學造詣和臨敵的經驗了。

轉眼間，他二人此進彼退，你攻我守，業已對拆了三十餘招。

這一輪疾攻，有如狂風暴雨一般，既猛且疾，連四外觀戰之人也看得透不過氣來。

華天虹所學既博，兼又精湛，舉手投足，都是對方的要害，只因他「神虺」之毒未除，心理大受影響，時時都在躭心所中之毒突然發作，因之未能全力施爲，唯恐一擊不中，予敵以可乘之機，每每坐失取勝的機緣，看得宣威暗暗跌足不已。

呼延恭無疑是魔教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其所學之雜，幾乎不下當年的東郭發，但因華雲龍早有警惕，不以整套武學對敵，出手虛虛實實，變化萬千，致使他疑念迭起，不敢貿下殺手，唯恐上了華雲龍的圈套。

如此又對拆了五六十招，眼看百招將滿，勝負之數，仍然不見端倪。

這時，「麒兒」早已來到宣威身側，他沉不住氣，悄聲低語道：「小……少爺，您記數了麼？」

宣威躁急地道：「不要吵。」

「麒兒」急聲道：「不行啊！九十三招了，二公子不下殺手，如何善後呢？」

宣威全神貫注在鬥場之中，沒好氣的道：「你說爲何善後？」

「麒兒」道：「那個老傢伙不畏掌指之力，二公子不肯用劍，再打下去也是白費氣力，我看還是您出手吧！」

宣威不耐其煩，回眸怒聲道：「你好嘮叨，小心擾亂二公子的心神，看我不整治你。」

「麒兒」嘴唇一噘，道：「麒兒實話實講嘛！」

這一番對話，場中的華雲龍與呼延恭全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華雲龍暗暗後悔不迭，忖道：「說來眞是我失策了，我若用劍，何至於打得這般吃力……」

呼延恭則自竊喜，亦自忽忖道：「眞是該死！我顧忌什麼呢？掌指之力對我無損，我何不放手施爲？哈哈！幸虧這兩個小兒提醒老夫，否則的話，縱然能百招以內獲勝，老夫的顏面也無光彩……」

他這樣一想，頓時精神大振，奮起神勇，敞開門戶，一味强攻起來。

剎時間，但見他手法一變，「天魔掌」、「化骨神拳」、佛門密學「大手印」、「璇璣指力」，以至於「通臂魔掌」、「五鬼陰風爪」，一招緊接一招，源源出籠，全是奇招絕學，連綿不絕地逕向華雲龍頭臉胸腹之間急急攻去。

這樣一來，華雲龍可就慘了。

他聞言暗自後悔，心神難免不能專一，再經呼延恭一輪强攻，立時失去先機，節節後退，了無還手之力。

片刻間，華雲龍滿頭大汗，喘息之聲隱隱可聞，差幸他輕功卓絕，左閃右閃，終能履險如夷

，支持着不敗之局。

這時已是第九十九招，再有一招，約定的招數便已屆滿，華雲龍只要維持眼下的局面，便可和而得勝。

這一刻，觀戰之人比激戰中人還要緊張，尤其是小「麒兒」，小「麒兒」沉不住氣，不覺脫口歡呼道：「還有一招了，還有一招了，二公子，您小心啊！」

突然間，只聽華雲龍一聲龍吟，身子驀然拔起三丈，接着腰肢一擰，頭下足上，一式「蒼鷹斂翅」，臨空劃了一道圓弧，猛然朝呼延恭的頭頂撲了下去。

原來華雲龍倏失先機，被逼處在下風，累得滿頭大汗，心中之懊惱，當眞是無以復加，一聽「麒兒」歡聲高呼，說是僅剩一招，其焦急的程度，不僅又陡增一倍。

須知華雲龍正當血氣方剛之年，性氣之高傲自屬常情，他不願因循而獲勝，更不願失手而落敗，他要維護華家的聲譽，更要爲自己樹立聲威，因之，「麒兒」這一喊，反倒激起他一股前所未有的傲氣，再也不顧體內的「神虺」之毒是否發作，斗然間陡運眞力，足下一點，脫出了呼延恭的掌力範疇，騰身飛躍而起。

他躍起空中，隨卽擰腰盤旋，乘隙下撲，只見他左臂一掄，先行劈出一股剛猛的掌力，繼而右手中指一挺，一式「襲而死之」，欻然朝呼延恭的「華蓋穴」點去。

這突然的變化，乃是瞬眼間事。這時呼延恭剛剛使出一招「神龍探爪」，意圖拏住華雲龍的肩井。他想的十分如意，認爲華雲龍縱能避過這一招，但在倉惶後退中，只要原式不變，賡續追擊過去，華雲龍決難全身而退，那時縱在百招之外，由於招式未變，誰又能判他落敗？

詎料想得固然如意，事實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等他發覺華雲龍的身形突然消失，剛猛無儔的掌力與峻急無倫的指風已經急襲而至了。

這一下，嚇壞了呼延恭，也嚇壞了宣威。

宣威乃因呼延恭不畏掌指之力，唯恐華雲龍步上「麒兒」的覆轍，被呼延恭獨門防身之技所震傷，呼延恭則是由於變起倉猝，事出意外，一時張皇失措，失了主宰，因之，驚呼尖叫之聲同時脫口而出，宣威更是人隨聲起，急急撲了過去。

就在宣威騰身撲出之際，華雲龍的掌力已經擊中呼延恭的肩胛，而華雲龍右手的指力，並已後發先至，點中了呼延恭的胸口。

只聽呼延恭一聲悶哼，繼而兩手撫胸，脚下顚了幾顚，踉踉蹌蹌的跌了出去，駭然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情勢演變至此，便連宣威也怔住了。

只見華雲龍臉色慘白，但却挺立如神，肅容說道：「我勝了，閣下理該履行諾言，立卽退走。」

呼延恭「哇」地吐出一灘鮮血，口齒啓動，似想講些什麼，然而頓了一頓，竟自轉過身去，吩咐一干徒衆道：「撤去神品，留下人來，咱們走。」

話聲一落，轉身又道：「華老二，老夫看你頗有英雄氣概，不忍你受刑而死，老夫坦直告訴你，本教的『神虺噬心』之刑無從化解，你如感覺不能忍受，盼你自動前往本教報到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死生有命，不勞閣下掛懷，你走吧！」

這時，魔教中人早已遵命收回阮紅玉身上的毒物，呼延恭一聲冷笑，再也不願多言，當下由一名黃袍人扶持，相率撤離了峴山之巔。

山風颯颯，這峴山之巔的陰霾，並未因魔教中人默然撤走，稍見開朗，阮紅玉仍舊赤身露體躺在籐架之上，華雲龍的臉色，更是愈來愈灰敗，幾乎不見一絲血氣。

宣威與「麒兒」仍在怔楞之中，主僕二人幾疑眼前的事實乃是幻覺。

移時，華雲龍的身子微微一陣顫抖，忽然叫道：「威弟……」

宣威聞聲一震，急急奔了過去，駭然道：「二哥，你……你怎麼啦？」

華雲龍愈抖愈厲害，音調也變了，斷斷續續的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雖勝猶敗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身子一陣搖幌，顯然支持不住。

宣威急急將他扶住，焦急地道：「你……你究竟怎麼啦？可是被那老兒震傷了？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道：「不是的，我……我的……毒……毒……毒……」

宣威凜然一震，道：「你是說『神虺』之毒發作了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口齒啓動，却是無力講話。

此刻，他顯然痛苦不堪，額上豆大的汗珠直冒，眼神早已失去原有的光彩，身軀的顫抖有增無已，宣威察言觀色，頓時手足無措，失去了主宰。

「麒兒」侍立一側，連忙說道：「小少爺，您讓二公子躺下吧！二公子奮力却敵，引發了潛伏的虺毒，不適宜久站的。」

宣威連忙席地而坐，將華雲龍的上體擱在腿上，然後右掌輕撫他的「丹田」，緩緩地輸入一

縷眞氣，柔聲說道：「二哥，你就這樣躺着，讓我試試看，能不能逼住『神虺』的蠢動。」

話聲縱然柔和，却掩飾不住內心的感傷，一顆晶潔的淚珠掉了下來。

淚珠掉在華雲龍臉上，華雲龍苦苦一笑，道：「威……威弟，愚兄自覺與你很投緣，也由衷的喜歡你，不過，男孩子該當剛强堅毅，不該輕易流淚。再說，愚兄縱有三長兩短，你替我報仇便了，何須……何須……」

眉頭忽然緊鎖，呼吸也自逼促起來，話聲一斷，再也接不下去。

當華雲龍說到「由衷喜歡你」時，宣威的臉上曾經昇起一片紅暈，不料言未盡意，華雲龍忽又雙眉緊鎖，呼吸逼促，顯出萬分痛苦的模樣。

宣威大吃一驚，失色叫道：「二哥，二哥……」

華雲龍揚一揚手，虛弱地道：「威弟，我……我受不了，請你……請你……撤回手掌。」

宣威聞言移開右掌，無限關切地道：「二哥，你究竟感覺怎樣麼？」

華雲龍喘息一陣，抬頭道：「眼下是內腑奇痛，想必眞是什麼『神虺噬心』吧？」

宣威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太好强了，二哥，依我的心意，叫那老兒交出解藥，何至於徒招痛苦。」

眼圈一紅，又復泫然欲泣。

華雲龍再次抬一抬手，道：「不要哭，威弟，我不相信什麼『神虺噬心』之刑眞能要我的命，我只信邪不勝正，我要努力將牠煉化。」

宣威愁腸百結地道：「你不聽那老兒說麼：『神虺噬心之刑無從化解』。這是獨門酷刑，不是彼此間的盛衰之理，怎能相提並論呢！」

華雲龍淡然說道：「天生萬物，其理相通。我不妨告訴你，愚兄曾得異人傳授，另有一套大背常理的練功法門，那套獨特的練功之法也許有用……」

「麒兒」不解愁，但却比誰都急，聞言之下，連忙接口道：「那就快啊！快試試看……」

華雲龍無奈地搖一搖頭，目光向那赤身露體的阮紅玉望去，道：「威弟，那位阮姑娘尚未甦醒麼？」

宣威也向阮紅玉瞥了一眼，隨即蹙眉道：「你也眞是，這時候還有心情去管別人。」

華雲龍苦苦一笑，道：「威弟，你忘了愚兄此行的目的了，阮姑娘景況堪憐，她身上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宣威搶着接口道：「我知道，她有機密事相告。」

回頭看了「麒兒」一眼，又道：「你過去看看，那位阮姑娘怎麼樣了？」

「麒兒」顯然也不滿華雲龍多管「閒事」，但宣威吩咐下來，却又不能不去，他頓了一下，始才一步一頓的緩緩行去

華雲龍目注「麒兒」緩步而行，不覺暗暗慨嘆，忖道：「威弟畢竟年紀太輕，感情但知貫注在一二人身上，唉！他這般關懷我，我這做二哥的，可得負起責任，開導他敞開胸懷，兼容並蓄，學習一點博愛之道了。」

豈知宣威的愁法却又不同，他見華雲龍凝目而注，只當他一心懸念阮紅玉的景況，不覺眉頭

一皺，怨聲說道：「二哥怎麼啦？『麒兒』已經過去了，阮紅玉究竟如何，即刻便知分曉，何須你這般全神貫注呢！你不是說另有一套煉功的法門可以煉化『神虺』之毒麼？那……」

華雲龍一「哦」，接口道：「那不急……」

宣威大感不忿，截口嗔聲道：「你不急我可急啊！你看不見自己的顏面，你可知道你的臉色多麼嚇人麼？」

說得也是，華雲龍此刻的臉色確是嚇人至極，他臉色灰中透黑，額角青筋暴起，不時可見肌膚抽搐的現象，可知他內腑的痛苦並未稍減，而且有增無已。

自己的痛苦自己當然知道，故之宣威嗔聲薄斥，華雲龍不但不以爲怪，其感激之情尚且又增進了一層。

但見他苦苦一笑，柔聲解說道：「威弟，非是愚兄不知自惜，只因那套練功法門大異常規，愚兄初初修練，剛剛入門，尚不能隨心所欲……」

宣威一者好奇，一者着急，未等他講完，已自接口道：「那要怎樣才行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必得心境絕對自然寧靜才行。眼下阮姑娘究竟如何，未敢斷言，這等狀況，愚兄實在定不下心來，設若勉力爲之，那就危險重重了。」

他這樣一講，宣威竟然目泛異彩，露出錯愕懷疑之色。

正當此時，忽聽「麒兒」一聲驚呼，大叫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，小姐，不……不……二公子，你快來。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立時便想掙扎坐起，但因驀聞驚呼，心緒激盪過甚，只覺內腑一陣奇痛，

忍不住一聲悶哼，又復頹然倒了下去。

宣威急舒右掌，摸撫着他的胸口，怨聲輕責道：「你看你，阮姑娘若有意外，着急有什麼用？」

華雲龍强忍痛楚，喘息道：「威……威弟……請你……你去……去看看。」

宣威蹙眉嘆了口氣，抬目揚聲道：「麒兒，究竟怎麼回事，你這般大驚小怪？」

「麒兒」的神情既恨且念，高聲答道：「那批人心腸好毒，嘴說放人，臨走却在阮姑娘的胸口釘上一枚毒針，還在她丹田下腹做了手脚。」

宣威不是鐵石心腸，驟聞此言，臉上也變了顏色，急急問道：「人呢？人究竟怎樣啦？」

「麒兒」惴然道：「恐怕……恐怕沒有救了。」

宣威心頭一寒，道：「快！快將她抱過來。」

話聲剛落，倏覺兩腿重量驟增，低頭瞧，原來華雲龍雙目緊閉，仰面躺在他的腿上，再次暈厥過去了。

這是宣威最最耽心害怕的事，他先是一怔，繼而身子一伏，扒在華雲龍的身上，顫聲嘶喊道：「二哥……」

接着這聲嘶喊，宣威淚如湧泉，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。

宣威之所以爲宣威，以一哭已自洩露無遺了。

原來宣威也者，並非眞名，他的眞名叫做蔡薇薇。

蔡薇薇乃是蔡昌義之妹，係屬女兒之身。女人好哭，本是天性，尤其眼見關懷之人不聽勸告

，不知自惜，陷入昏迷之中，一時之間，怨念感傷驟然湧至，任她堅强十倍，亦難自抑，悲慟涕泣，自也無怪其然。但見「麒兒」懷抱阮紅玉，急急奔來，道：「小姐，二公子怎樣啦？」

「麒兒」原叫「琪兒」，乃是薇薇的貼身侍婢，奔近一看，不禁心頭一凜，連忙將阮紅玉放在地上，駭然叫道：「唷呀！這樣不行，不行呀！」

雙膝一屈，拚命搖蔡薇薇的肩頭，接道：「小姐，您這樣不行，您得節哀，先看看二公子的情形再議，這樣扒在他的身上哭泣不已，怎麼得了呢？」

薇薇僅是悲慟難抑，神智仍然清晰的很，聞言之下，剛想抬起頭來，忽聽風聲颯颯，一條人影瀉落背後。

她心頭一緊，急急摟住華雲龍的身子，單掌一按地面，忙向一側竄了開去。

只聽來人急聲道：「薇妹，是我，二弟怎麼啦？」

薇薇一聽來人呼喊，忙又足下一點，竄了回來，道：「大哥！二哥……」

心頭一酸，胸口一噎，又復泣不成聲了。

來人一領藍衫，腰佩長劍，正是華雲龍的大哥——華熙。

華熙是個端凝莊重，臉貌和煦的少年，他此刻站在蔡薇薇面前，目覩乃弟閉目暈厥之狀，心頭着實驚駭不已，但神態却是毫不慌張，這一份穩健從容的氣概，即使與當年的華天虹相較，也不稍遜。

只見他目光炯炯，在華雲龍臉上來回掃視了兩遍，始才抬起頭來，移注蔡薇薇，藹然說道：「薇妹別哭，二弟縱然已遭暗算，但依愚兄看來，一時片刻尚不致於惡化不治。來，將他交給我

，咱們先找一處避風之所歇上一歇，再作商議。」

話聲中雙臂一伸，未等蔡薇薇作何表示，已將華雲龍抱了過來，接着扭轉身軀，逕自下峯去了。

蔡薇薇先是一怔，繼而强抑悲痛，一抹淚珠，默然無語地相隨而行，琪兒一見，連忙抱起阮紅玉，隨後趕去。

一行人到達「通天教」那座荒蕪的下院，華熙略一瞻顧，便在那斑剝敞天的神殿一角，席地而坐。

華熙的一舉一動，皆予人一種肅穆的感覺，又因他臉貌和煦，看去平易近人，故在肅穆的神韻之中，便產生了令人不可抗拒違拗的力量。蔡薇薇本有滿腹辛酸極欲待訴，華熙不作一聲，也只得强自忍耐，隨他坐了下去。

那神殿一角全是斷磚殘瓦，汚穢不堪，華熙舉手一拂，掃除了部份磚瓦，向琪兒招一招手，道：「琪兒過來，請將阮姑娘放在地上。」

臉龐一轉，又朝蔡薇薇道：「薇妹，勞妳的神，看一看阮姑娘可還有救？」

琪兒聞言，忙將阮紅玉平放地上，退向一側。

蔡薇薇黛眉深蹙，脫口說道：「二哥呢？」

華熙道：「二弟的情形較爲複雜，愚兄得詳加檢視，阮姑娘乃是女兒之身，愚兄多有不便之處，只得偏勞薇妹一二。」

蔡薇薇聽他這樣講，始才無可奈何的點一點頭，隨卽站起身子，前去檢視阮紅玉的傷勢。

須臾，只見她神色黯然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大哥，阮姑娘渾身發紫，『中極穴』爲陰柔指力所傷，『巨闕穴』刺有一枚毒針，看來生機已絕，沒有救了。」

華熙眨眨眼睛，默然有頃，道：「這位阮姑娘死不得，薇妹，妳肯費點內力爲她療傷麼？」

蔡薇薇皺眉蹙額道：「她脈搏已停，心臟半晌跳動一次，而且渾身發紫，顯見血染奇毒，已經遍及全身脈絡，這等情狀，內力療傷會有用麼？」

華熙黯然道：「染毒不要緊，愚兄這裡有丹藥，怕只怕『中極穴』傷勢過重，縱然能夠挽回她的性命，一身武功也報廢了。」

蔡薇薇頓了一頓，道：「設能挽回性命，失去武功倒不要緊，那可以重練。」

華熙搖一搖頭，道：「傷在『中極』，足三陰之脈失去功用，『丹田』眞氣無法下行，重練武功，怕是難之又難。」

他忽然輕嘆一聲，接着又道：「這些顧不得了，眼下救人要緊，薇妹，妳多勞神。」

右手一揚，一顆藥丸飛了出去。

蔡薇薇接住藥丸，着急道：「不行啊！大哥，既要解毒，運功的方法我不懂啊！」

只見華熙微微頷首，接着口齒啓動，當卽以傳音之法，將那「氣分陰陽」的運功之道傳給了蔡薇薇，蔡薇薇也不遲疑，立刻將藥丸納入阮紅玉嘴內，隨卽趺坐在她的身側，兩手一分，右撫「中極」，左按胸口，默默地爲阮紅玉療起傷來。

這一段經過說來費時，實際上不過片刻功夫，華熙直到此刻，始才神色凝重地低下頭去，仔細審視乃弟的傷勢。

這等「先人後己」的胸懷，是他們華家的傳統，也是文太君與華天虹夫婦的教養。這在他們華家昆仲來講，本是極其自然的事，但看在旁人眼內，那就感人至深了。

此刻，在那神殿的斷垣之外，恰巧有人在那裡窺視。由於他們掩藏得宜，華熙與蔡薇薇又復心不二屬，始終未曾察覺。

那是一位豈蔻年華，手執鋼杖的少女，與一位臉蒙紗巾，目光炯炯的男子。那男子中等身材，長得虎背熊腰，只因臉蒙黑巾，看不準年歲，但那少女白衣飄飄，神情冷漠，鋼杖之上，赫然雕着九個女鬼頭面，竟是「九陰教」的新任教主梅素若。

梅素若隱身斷垣之外，無疑是躡踪華熙而來，但此刻顯見目光猶豫，似有重大的事故決斷不下。其實所謂重大事故，正是見了華熙無私無我的舉止言行，心中感觸良深，一時失去了主宰。須知善善惡惡，乃是人之天性，梅素若縱然從小冷傲無情的教養中長大，縱然冷癖乖張，這份人類相通的本性並未完全泯滅，也就是說，是非善惡的觀念還是有的，只是含混籠統，有欠清晰罷了。

這時，只聽那蒙面男子悄然說道：「稟教主，時機到了。」

梅素若恍若未聞，目光空空洞洞，好似在捕捉什麼？

那男子又說了一遍，豈料梅素若大不耐煩，目光一稜，冷冷地瞧了他一眼，然後嬌軀一轉，反而離開了斷垣。

蒙面男子大出意外，急步尾隨而行，又復悄聲道：「時機不再，教主請三思。」

只見梅素若身子一頓，冷然喝道：「嚕囌！本教主『三思』什麼？哼！你是客卿之位，竟敢

出言不遜，干涉本教主的行動？」

蒙面男子先是一楞，接着身子一躬，欲加辯說。

梅素若更不耐煩，鋼杖一頓，袍袖一拂，但見她白衣飄飄，已自翩然起步，朝那山下行去。

蒙面男子越發怔楞，滿臉錯愕驚疑之色，却是難定去留。

正當此時，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臨空傳來，只聽華熙朗聲道：「姑娘請留步。」

原來梅素若一時忘情，喝聲過大，早已驚動了華熙。

梅素若聞聲止步，轉身傲然道：「有何指教？」

華熙聞聲而來，只見月光下白影拂動，未見那蒙面男子，因而斷定來人是個女子，不料梅素若傲然若此，倒是楞了一下。

他爲人穩健從容，雖覺詫異，却未放在心上，落身地面，隨即雙手抱拳，朝梅素若拱了一拱，藹然問道：「姑娘尊姓？夜冷風緊，請問何事到此？」

梅素若冷冷一哼，道：「顧你二弟去吧！其他的事，眼下不要多管。」

此話敵友難分，華熙又是一怔，道：「舍弟不要緊。姑娘夜涉荒山，在下疑惑重重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梅素若忽然截口道：「那很好，午後未正，可攜令弟至山下赤鎮一會。」

話落旋身，就待下山而去。

華熙越發生疑，暗暗忖道：「此女可能與二弟有仇。」

忖念之中，飄身擋住去路，抱拳一拱道：「午後之約，舍弟未必能到，盼姑娘示下名諱，倘若失約，在下也好轉告。」

華熙神態儒雅，氣度從容，再加上詞意懇切，梅素若聽了，只覺無法拂袖而去，不答總是不行。

不料那蒙面男子忽然閃身而出，陰陰一笑，道：「閣下枉爲華家的長子，難道連『九陰教』的權杖也未見過麼？」

梅素若的神色頓見不豫，雙目之內，冷焰電射，直向那蒙面男子掃去，那蒙面男子却是故作未見，頭也不回。

華熙倒是暗吃一驚，不覺朝梅素若手中鋼杖望去。

那是一根色澤黝黑的鋼杖，上端雕着九個披頭散髮，獠牙外露的女鬼頭面，神情極爲猙獰。

這鋼杖華熙雖未見過，却曾聽過長輩們一再談起，故而一見之下，不禁信疑參半，目光一移，復向梅素若臉上望去。

梅素若如今乃是一教之主，不能不加說明了。

只見她微一頷首，冷然說道：「不錯，本座正是『九陰教』主。」

華熙耳聞此言，不由忖道：「既是『九陰教』主，怎地來而復去，另訂午後未正之約？這與傳說的行徑不盡相同啊！」

疑忖中，復又重作一禮，朗聲說道：「原來是教主駕到，在下少見，惹人見笑了。」

他與乃弟畢竟不同，縱有不解之處，也不肯失了禮數。

梅素若冷然揮手，道：「不必虛套，但問未正之約，賢昆仲來是不來？」

華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華熙不擅虛言，言必信守，未正之約，舍弟縱不能到，在下定必準時

到達，教主儘可放心。」

梅素若漠然接道：「那很好，本座準時在赤鎮東南候駕。」

話聲一落，袍袖拂動，飄飄然下山去了。

那蒙面之人急步跟隨，奔出三步，忽又回身道：「華老大，你不問區區的姓名來歷麼？」

華熙淡然道：「以兄台言行而論，當非『九陰教』的屬下，在下本有所疑，但因兄台黑巾蒙面，似乎有欠光明，在下……在下也懶得問了。」

蒙面之人聽了，頓覺血氣上湧，大有出手一搏之意，可是，不知是何道理，他又强自抑止滿臉怒火，頓一頓足，發出一聲冷哼，向華熙狠狠瞪了一眼，然後急起直追，緊隨梅素若行將消失的影子，星飛丸擲地奔下山去。

華熙胸懷坦蕩，度量恢宏，梅素若的行徑固然與傳說有異，蒙面之人更是詭譎多詐，令人疑念難釋，他却並未多費心思去想，一等兩人的身形消失不見，便自轉身疾行，朝那坍廢的神殿奔了回去。

這時已是破曉時分，東方天際一線灰白，相反的，斜掛西方的月色業已昏暗不明，業已失去了原有的皎潔。

華熙在奔馳途中，心境與黎明前的月色一樣，也是越來越暗淡。

這也難怪，華雲龍是他的同胞手足，經過這一陣骫攉，景況如何？是否延誤了救助的時機，發生了意外的變化？

他迫不及待的脚下加勁，那神殿終於到了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切心事都是徒自緊張，原來華雲龍業已甦醒，便連生機將絕的阮紅玉也已得慶生還。

華熙終究是成年不久的人，意外的欣慰，令他失去原有的沉穩，只見他一個虎躍，猛然撲了過去，歡聲叫道：「二弟，你大好啦？」

忽見華雲龍仍然躺在地上，蔡薇薇單膝着地，蹲在一旁，不覺微微一怔，急切間身子一頓，楞住當場。

原來華雲龍甦醒不久，氣機並未顯著好轉，但他聽到華熙的聲音，却自掙扎着坐了起來，亦自歡聲道：「大哥，你……你也來了？」

蔡薇薇對他關心得很，連忙扶住他的上體，接口道：「大哥到已多時，你虺毒未除，還是躺着吧！」

華雲龍執拗地道：「我不要緊，我要與大哥談談。」

華熙見他臉色灰敗的模樣，急忙在他身側蹲了下去，道：「二弟，別逞强，『毒虺』之毒非同小可，據說娘也沒有把握根除。你先歇下，告訴我，毒發時什麼感覺？」

華雲龍不敢違拗大哥的吩咐，只得在蔡薇薇扶持之下，重新躺在地上，喘息了一陣，始才言道：「傳說之言，未可深信，大哥……」

忽見華熙站起身來，臉色一整，肅然截口道：「胡說！那是爹爹親口說的，怎可不信？」

華雲龍凜然一震，定了定神，道：「既是爹爹面諭，當然可信。大哥，這一次爹爹南來，究竟爲了什麼大事，你知道麼？」

華熙見他皤然受教，心裡頓感過意不去，乃道：「那是因爲……」

忽然想到華雲龍自幼好勝，兼喜弄巧的習性，不覺有了警惕，因之話聲一頓，朝華雲龍臉上望去。

華雲龍急欲知道乃父重臨江南的緣由，一時情急，脫口問道：「大哥怎麼不講啦？」

華熙察言觀色，輕輕一嘆，道：「你總喜歡行險弄巧，迄今不知悔改，我……我這做大哥的鬥你不過，只有三緘其口了。」

華雲龍的詭計被華熙識破，不禁訕然道：「大……大哥，我是心裡着急，你就……」

華熙軒然截口道：「求我沒有用。須知你弄到如此地步，大哥我難辭其咎，再不聽話，叫我如何向爹娘交代？眼下你的健康第一要緊，一切都在其次。」

他是說一不二的人，華雲龍自然清楚，眼見弄巧不成，軟求無用，只得强捺心神，緩緩說道：「其實也沒有什麼，那虺毒發作之時，內腑似有蟲蟻蠕動，感覺麻癢難耐而已，目下我已漸能忍耐了。」

只聽蔡薇薇急聲接口道：「不是的，毒發時你立刻昏迷不醒，決非麻癢之感，你自欺欺人，認爲別人都是傻瓜，看不出來麼？」

華雲龍見她焦灼着急之狀，連忙接道：「威弟講得不錯，麻癢僅是目下的感覺，初次發作時內腑劇痛，好似爲毒螫所噬，久久也不釋口一般。不過，我並未騙你，那種麻癢的感覺現在也有，你看愚兄不是可以忍耐了麼？」

他這樣一講，華熙的神色凜然一震，道：「這種現象和爹爹講的完全相符，唉！都怪我遲到

一步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他急得團團亂轉，竟是無以爲繼了。

忽聽蔡薇薇「哇」的一聲哭將起來，道：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聽琪兒的話，未能阻止二哥赴約。」

華雲龍不知蔡薇薇乃是女兒之身，聽她放聲大哭，不覺皺起了眉頭，嘆口氣道：「威弟怎麼又哭啦？那不能怪你，你已竭盡力心，想盡辦法阻止我，是我不聽勸阻，堅持要來赴約，如說有錯，其錯在我，誰叫我粗心大意，中了他們的圈套。」

他三人你言我語，爭執至此，那阮紅玉靠在牆角，全都聽得清清楚楚，她心裡明白，華雲龍所中「神虺」之毒，必是受了魔教門下的暗算，因之她眼淚汪汪，再也無法沉默，忍泣嘶聲道：「都是我……都是我的錯，我不該約華公子來峴山……」

華雲龍一聽是她的聲音，頓覺心頭一輕，接口叫道：「是阮姑娘麼？妳的傷勢如何？不要緊吧？」

他是眼見阮紅玉赤身露體，身上爬滿各種毒物之人，如今躺在地上，看不見阮紅玉的形象，只能從她嘶聲叫喊的聲音中聽出她中氣不足，躭心她元氣大損，傷勢仍然十分沉重，故而有此一問。

阮紅玉耳聞華雲龍關切的問話，再想想己身的遭遇，心中宛如刀割，越想越是傷心，越哭越發厲害，最後終於搥胸頓足，啞聲叫道：「我……我是個廢人，是我害了你，你……你多保重了。」

忽然竭盡週身之力，一頭就往斷牆上撞去。

華雲龍聽得出來，這是永訣的呼嚎，阮紅玉已存自絕之念。

他心頭方始一震，耳邊已聞琪兒駭叫一聲：「使不得！」接着但見華熙連連頓足，忽又長長一聲浩嘆，道：「都是傻瓜，都是傻瓜！螞蟻尚且貪生，你們全將生命當兒戲，一味意氣用事，鑽牛角尖……琪兒，快將阮姑娘扶過來。」

變生意外，這位敦厚和煦的少年也忍不住開口責人了。

這片刻間，華雲龍嚐到生平第一次緊張的滋味，直到他大哥浩嘆薄責之聲一頓，揣測阮紅玉輕生未成，始才吁了口氣，掙扎坐了起來。

大家的目光齊齊投注在另外一邊，但見阮紅玉披頭散髮，神情萎頓，雙肩抽搐，淚湧如泉，在琪兒扶持之下，正向這邊行來。

來到近處，蔡薇薇第一個沉不住氣，怨聲說道：「阮姐姐，妳怎麼忽然想不開，做出這等輕生的傻事來？妳若輕生，我一番氣力豈不白費？大哥又何必……」

再說下去，當是「贈藥除毒」如何如何，不過，華熙未容她往下再講，他煩躁的揮一揮手，道：「不要責備她，阮姑娘只是一時想不開，幸虧琪兒機警，總算沒有釀成慘劇，我相信不會再有第二次了。」

臉龐一轉，又朝阮紅玉道：「阮姑娘，妳先坐下歇一歇，回頭我另有話講。」

阮紅玉垂淚如珠，默默地領一領首，如言坐了下去。

這時，華雲龍瞪着一雙無神的眼睛，投注在阮紅玉身上，神色驚訝而遲鈍，彷彿阮紅玉已經

變了一人，他已經不認得了。

事實上阮紅玉確是變了一人，前此所見，阮紅玉體態豐腴，嬌艷如花，性情活潑，熱情似火，好像靠近一點，即將被那熾熱的情焰溶化，如今却恰巧相反，熾熱的情焰熄滅了，豐腴的體態只剩下一付骨架，那宛如盛開中的玫瑰，突然被置於冰窟之中，剎那便自萎枯得不見一絲生氣。

華雲龍乃是天生的情種，驟然見到阮紅玉這等模樣，縱然不涉男女之私，但那憐憫之情，却是難以自抑。

他楞楞地凝視有頃，只覺心頭一酸，頓時便以關切的口吻道：「阮姑娘，妳現在覺得怎樣？可是傷勢未癒麼？」

怎奈他的口吻愈關切，阮紅玉的感覺愈沉痛，其中的道理，乃因彼此的想法不同，感受不一，阮紅玉錯將「馮京」作「馬涼」，認爲華雲龍對她情深意切，反而自感愧怍不已。

須知阮紅玉在江湖上的聲譽縱然欠佳，但與華雲龍相遇於洛陽時，却是處子之身。洛陽一別，阮紅玉芳心默許，不幸後來魔教失身，自慚形汚，本來已萌自絕之念，只因獲知魔教門下別有圖謀，此一圖謀關乎武林之安危，華雲龍一家大小的存亡，她愛屋及烏，始才忍辱偸生，俟機訂下了峴山之約，殊不知華雲龍縱受多方阻撓，却在峴山中了魔教門下的圈套，落得身中「神虺」之毒，如今虺毒未除，她心中引咎本深，怎經得華雲龍仍然對她這般關切？在她想來，這便是情，因之誤將「同情」作「愛意」，自也無怪其然。

這本是南轅北轍兩回事，但叫芳心默許的阮紅玉醒悟其間的差別，却是難上加難，簡直已不可能，否則的話，她也不致於自嘆「廢人」，復萌輕生之念了。

此刻，但見她軀體微顫，淚落似雨，口齒啓動，欲語還休，頓了半晌，只聞得輕輕一聲悲嘆，接着頭臉深垂，又自抽搐低泣不已。

華雲龍雖然是多情種子，却不知阮紅玉乃是爲情所苦，只當她傷勢極重，或是感懷前此的遭遇，因之口嘴一張，想要安慰她幾句。

忽聽華熙躁聲道：「二弟，不要擾鬧阮姑娘，你自己也該好好調息一陣，以防虺毒轉劇。」

華雲龍頭臉一點，道：「大哥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」

蔡薇薇怨聲接口道：「什麼分寸嘛！昨夜說心緒不寧，現在阮姐姐已經無妨了，還不趁大哥在此，試一試你那特異的心法是否有用？如若不然，也好另行設法啊！」

驀見阮紅玉抬起頭來，梨花帶雨地，道：「華公子，賤妾不敢勞你掛念，也不配勞你掛念，如因賤妾而令公子心緒不寧，就誤公子運功祛毒，賤妾眞是罪孽深重了。」

華雲龍頻頻搖頭，道：「不……不，你爲武林安危與咱們華家的事屈身侍敵，華雲龍縱然爲你而死也屬應當，何況僅是遲一點運功祛毒而已。」

只聽蔡薇薇接道：「對啦！阮姐姐，妳支撐得住麼？如果支撐得住，請將星宿海魔教一派究竟有什麼陰謀講一講，否則的話，二哥恐怕仍難安心。」

這番話，何異已爲華雲龍的「同情」作了註解，怎奈阮紅玉入了魔障，自己作俑，仍是聽不出來。

但見她舉袖拭面，微一沉吟道：「華公子除毒要緊，賤妾長話短說了。」

話聲微頓，目光向華熙臉上望去，又道：「大公子，魔教的教主，與令尊的仇恨很深麼？」

華熙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想來如此，當年九曲掘寶，魔教教主敗在家父手下。」

阮紅玉目光一轉，又朝華雲龍望去，道：「從他們談話中聽來，好像與令堂大人也有仇恨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我不清楚，不過，我外祖父當年是『神旗幫』主，也曾參與九曲掘寶之事，如說有仇，恐怕也是那時結下的。」

阮紅玉幽然說道：「說起他們的陰謀，好似全爲令尊令堂而起，那魔教教主對令尊令堂懷恨極深，但因自知不是兩位老人家之敵，乃在暗中進行復仇的部署，一方面督令門下徒衆勤練武功，培養毒物，另一方面扣押人質，暗蓄死士，如今這份力量已經相當的大了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阮姐姐，這些不必講，請講他們的陰謀吧！」

阮紅玉輕輕頷首，道：「他們的陰謀，大致可以歸納成明與暗，以及半明半暗三部份。暗的部份，早於十年之前就在進行了。」

華雲龍瞿然一震，道：「十年以前？……那麼明的部份呢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明的部份關係整個中原武林，那是『雪恥復仇』以後的事，他們想統制中原武林，任其驅策與宰割。」

蔡薇薇冷聲一哼，道：「野心倒是不小，可惜不自量力。」

阮紅玉幽幽一嘆，道：「不能這樣講，據說他們控制了一批功力極高的武林前輩供作前驅，如果眞有那麼一天，中原武林可就慘了。」

華雲龍聳然動容，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？阮姑娘可知是些什麼人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這一點好似極端機密，房興他們也不清楚。」

蔡薇薇却是不信，頻頻搖頭，道：「無稽之談，無稽之談。」

阮紅玉目光一轉，朝蔡薇薇望去，似欲加以解說。

但聽華熙接口道：「阮姑娘請往下講，何謂半明半暗？」

阮紅玉轉過臉來，道：「眼下他們正在進行的就是半明半暗，其中明的一半，就像房興等人一樣，各由三五個魔教門徒配予一個漢族敗類形成一組，賡續前來中原，一面試探中原武林的實力，一面相機擄拐賢昆仲，以備不敵令尊令堂時作爲人質，俾得全身而退，據說這些人計有三四十組之多。」

華熙一面諦聽，一面頷首，阮紅玉說到此處，忽然輕聲一嘆，始又接道：「說起來，可怕的還是其中暗的一半。他們扣押了不少中原武林不肯臣服之士，以其生命爲要挾，裹脅其門下子弟兒女，暗中向你們華家尋仇，這一部份的力量經營最早，目下也已發動，像這般敵暗我明，那是防不勝防了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原來薛娘主僕與我爲仇，乃是受了魔教的逼迫，這般講來，我那相助她們主僕的抉擇，倒也算公私兩宜。」

他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魔教教主的計謀這般周詳細密，足見是奸詐狠毒的爲人，我華煬倒要鬥他一鬥，阮姑娘，妳還聽到些什麼？」

阮紅玉見他毫不在意的模樣，心中暗暗爲他着急，却又不便形之於色，頓了一頓，幽幽說道：「昨夜初更時分，有一蒙面男子晤見房興，那人自稱是『玄冥教』的屬下，他走了以後，房興

隨即下令扣押賤妾，施以毒刑。如今想來，兩教之間，諒必也有勾結。」

華雲龍眨眨眼睛，道：「那男子何等模樣？什麼名字？姑娘可曾見過『九陰教』的人與他們往來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那人中等身材，步履矯健，看去年紀不大，姓名却不知道，至於『九陰教』的人，賤妾未曾見過。」

忽見華熙抱拳一拱，道：「多謝姑娘了，在下須得即刻下山，不克奉陪，如有需要在下效勞之處，請與舍弟相商，在下定當有所報命。」

臉龐一轉，目注華雲龍，又復接道：「二弟，你陪阮姑娘談談，不過，阮姑娘武功初失，身體虧虛，不宜談得過久，你也不可逞强好勝，如果眞有什麼特異的內功心法，不妨從速試上一試。」

華雲龍身中虺毒，目力大不如前，一直看不出阮紅玉武功已失，貿然聞知阮紅玉失去武功，不覺驚疑參半，迅即臉龐一轉，駭然朝阮紅玉細細望去，華熙下面講些什麼，他根本未曾入耳，倒是蔡薇薇覺得華熙突然急於離去，心中疑念叢生，因之未等他將話講完，已自急聲道：「大哥，什麼事這般着急？須得立刻下山？」

華熙望一望天色，移目注視道：「愚兄與『九陰教主』訂有未正赤鎭之約，現在已近午時初到，再若不走，怕要失信於人。薇妹，我走了以後，二弟與阮姑娘，煩妳多加照拂。」

「九陰教主」幾個字，令華雲龍心頭大震，只見他訝然回目，急急問道：「什麼？大哥與『九陰教主』有約？約在赤鎭？」

華熙微一頷首，道：「是的，黎明之前，『九陰教』主偕同一個蒙面人在此現身，她約我帶你前去赤鎭一會。」

華雲龍掙扎起身，道：「那……我也去。」

蔡薇薇連忙將他扶住，急聲道：「你不能去，虺毒未除，你去有什麼用？」

華雲龍大爲着急，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那女子乖癖冷傲，大哥過於忠厚……」

但見華熙肅容截口道：「二弟，剛叫你不要逞强好勝，你又忘懷了？」

華雲龍張口說了個「這」字，華熙已自作勢阻止道：「不必說下去，『九陰教』主縱然乖癖冷傲，我自有應敵之策，你若未忘家訓，那就安心在此調息，等我歸來。」

「家訓」兩字份量是極重，華雲龍楞在當地，無詞以對。

華熙話一講完，隨即向阮紅玉道了一聲「姑娘保重。」又向蔡薇薇道：「偏勞。」當下撒開大步，迅即離開這座坍廢的神殿，直向山下奔去。

華熙走了半晌，華雲龍仍是不言不動，蔡薇薇爲了打開沉寂的局面，命琪兒取了幾份乾糧，分給幾人食用。

用畢乾糧，蔡薇薇無話找話，道：「阮姐姐，小妹無能，害你失去武功，你不怪我吧？」

華雲龍顯然一怔，目光轉動，直楞楞向她望去，她却故作不知，星眸一瞬不瞬，凝注在阮紅玉臉上，靜待她的答覆。

阮紅玉眞心眞意，老老實實的欣然一笑，道：「賢妹這樣講，那是故意挖苦我了，我這條賤命，蒙你們主僕二次相救，縱因心灰意懶，未曾言謝，這份恩情，却已刻骨銘心，終身也難忘懷

，設若因爲失去武功，在暗中見怪賢妹，豈不成了禽獸啦！」

蔡薇薇意不在此，却仍故作歡暢，笑盈盈的道：「那就好，小妹放心了，阮姐姐，妳身子虛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忽見華雲龍舉手一指，上體往後一仰，道：「嗨！我想起來了，原來妳……」

他那一「嗨」，聲音很大，蔡、阮二女齊都一怔，蔡薇薇螓首抬處，但見華雲龍的手指正是指向自己，不禁沉聲道：「『妳』什麼？我道你永遠不開口了哩！」

華雲龍對她發嗔之態恍若未見，逕自接道：「原來妳是昌義兄的妹子，哈哈！裝得好像。」

舉手一抓，一把就將蔡薇薇頭上的方巾抓在手中。

頭巾被揭，秀髮披肩，蔡薇薇不由一怔，一怔過後，倏然臉泛桃紅，頓覺又羞又急，雙手亂抓，身子一仆，就向華雲龍懷裡撲去，不依地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兩掌一伸，抓住了她的雙臂。

他是個挑達不羈的性子，這一發現，心裡一高興，所有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，此刻，他已蓄意調侃蔡薇薇一番，俾得盡情一樂，怎奈虺毒未除，力不從心，承擔不住蔡薇薇撲來的嬌軀，兩人的掌臂甫一接觸，便聽他「啊唷」一聲尖叫，人已往地上倒了下去。

這一聲尖叫，頓令蔡薇薇心頭猛震，急忙一陣掙扎，意圖站起身來，不料忙中有亂，倒下去時尚是側身，這一陣掙扎，不但未能站起，反被華雲龍的身子壓在下面。

只聽阮紅玉惶然道：「薇妹，華公子虺毒未除，妳別亂動，小心傷了他。」

不叫還好，這一叫喊，蔡薇薇越發羞惱，恨不得一腳向他踹去。

琪兒連忙起身，相幫華雲龍緩緩坐起，蔡薇薇身子一翻，單掌一按地面，急急飛躍起立。

但見她舉手一掠鬢髮，嗔聲叱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欺侮我。」

倏然身子一轉，掩面哭泣起來。

只聽華雲龍喘息不已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怎麼……怎麼……」

蔡薇薇猛一跺脚，激憤地道：「你還要講，不是欺侮是什麼？」

華雲龍斷斷續續地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力不……從心……賢……賢……」

蔡薇薇霍地車轉身子，飲泣恨聲道：「好！你講，要講就還我一個道……」

「理」字尚未出口，忽然目光一楞，張開嘴巴接不下去。

原來這一陣掙扎滾動，華雲龍早已脫力，此刻，但見他眉頭緊蹙，嘴角顫動，額上青筋暴起，臉上的肌肉抽搐不已，顯而易見，他那體內的虺毒又發作了，他正遭受着無邊痛楚的煎熬。

阮紅玉看不見他的臉色，却能見到蔡薇薇發楞的神情，不覺凜然道：「薇妹，華公子怎麼樣了？」

蔡薇薇木然應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

突然淚落如珠，猛起衝了過去，抱住華雲龍的身子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阮紅玉心頭大震，急聲叫道：「薇妹，鎮靜些，可是華公子虺毒發作了？」

蔡薇薇一味嚎啕大哭，却不回答。

阮紅玉終究年齡較大，是個經過風險的女人，她內心縱然驚恐，總算仍能沉得住氣，但見她緩緩起立，緩緩的走了過去，輕輕撫摸着蔡薇薇的肩頭，肅然說道：「薇妹，妳節哀，這樣不但

對華公子有害無益，也斷傷自己的身體，快起來，咱們商議看，該怎麼辦。」

蔡薇薇這才抬起頭來，仰面嚎哭道：「他……他不聽話啊！」

阮紅玉點一點頭，道：「薇妹是講，華公子不肯運功除毒麼？」

蔡薇薇雙肩抽搐，哭泣道：「他自己講，有一套異於常規的內功心法也許有用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忽聽華雲龍有氣無力地道：「我……讓我……試……試……」

她二人驟聞此言，不覺同是一怔。

俄頃，蔡薇薇破涕為笑，怨聲嗔咕道：「你啊……淘氣鬼！」

嗔咕聲中揮一揮手，示意琪兒退走，自己也輕輕巧巧站起身來，在阮紅玉耳邊細語了幾句，然後攜手而行，退立一側。

那是在為華雲龍擔任護法之職了。

然而，蔡薇薇一雙星眸，却是深深盯在華雲龍臉上，觀察他臉上的變化，了不稍瞬。

十三

這時，蔡、阮二女乃是貼身而立，蔡薇薇擋在阮紅玉身前，阮紅玉看不見蔡薇薇的神情，却聽得見她心臟的跳動。

過了片刻，蔡薇薇心跳之聲愈來愈清晰，呼吸也漸漸趨於逼促了。

這現象殊非尋常，阮紅玉不覺一凜，連忙移動身子，朝華雲龍望去。

她武功初失，目力大減，原先以為華雲龍出了岔子，詎料運足目力，仍然看不出華雲龍的神色有什麼不對，於是她臉龐一轉，又急急朝蔡薇薇望去。

蔡薇薇的神色也無異處，只是口齒微張，胸膛起伏，星眸中神芒熠熠，一瞬不瞬地凝視着華雲龍而已。

不過，顯而易見，她那起伏的胸膛，粗重的呼吸，乃是由於過份抑壓之所致。

阮紅玉看清兩人的景況，不覺眉頭輕蹙，暗暗吁一口氣，忖道：「眞是個孩子，徒自緊張有什麼用。」

豈知吁嘆之念剛歇，忽又心靈一動，往日與華雲龍洛陽乍遇的一幕，倏然間又復湧向腦際。

那是洛陽城郊一處土坡之上，當時晨光曦微，薛娘狼狽而逃，土坡上只賸下她與華雲龍兩個人，她被華雲龍朗朗風神所吸引，只覺心頭怦怦亂跳，呼吸逼促，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，此後恍恍惚惚，一縷芳心也就緊繫在華雲龍身上，時時以華雲龍為念了。

想起這一段往事，阮紅玉頓覺當日那心跳氣促的景況，正與眼前蔡薇薇的情形一樣，全是身不由己，因之她心頭惴然，不禁又向蔡薇薇望去。

這一次，蔡薇薇不再是個孩子了。

在阮紅玉眼內，蔡薇薇好似突然長大，變成一位明媚過人，艷麗奪目的絕色美女。這一位明媚艷麗的美女，此刻所加予阮紅玉身上的壓力，不啻有千斤之重，阮紅玉但覺兩腿發軟，搖搖欲墜，幾乎立身不穩。

這也難怪，她失身受辱，以致於失去武功，所爲何來？

嚴格的講，她自慚形穢，感覺不堪與華雲龍匹配，適足以顯示她對華雲龍愛戀之深，已到渾然無我的地步，如今突然感到蔡薇薇也對華雲龍心嚮往之，值此時地，彼此三對六面，情何以堪？惴然怔楞，以致兩腿發軟，搖搖欲墜，自也無怪其然了。

只見小琪兒快步行來，扶住她的身子，急聲悄語道：「阮小姐，妳怎麼啦？可是支持不住，感覺不適麼？」

忽見蔡薇薇舉手一揮，嗔聲道：「不要吵。」

她講這話，語氣不懌，但目光仍是未曾稍瞬。

阮紅玉癱瘓了。

她臉色慘白，眼皮一垂，軟棉無力的倚扶着琪兒，低低嘆了口氣。

說得也是，蔡薇薇的一舉一動，莫不顯示心目之中只有一個華雲龍。這是深切的關懷，阮紅玉乃是過來人，可謂知之甚稔，只是蔡薇薇比她年輕，比她貌美，更對她有過活命之恩，她非但

不堪與之匹敵，也不能與之競爭，斯情斯愁，又如何排遣呢？

琪兒不明所以，只當她眞有不適之處，急急將她扶到一邊坐下，道：「阮小姐，妳那裡不舒服？琪兒替妳推拏推拏，好麼？」

阮紅玉緩緩睜開眼睛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目光一轉，又朝蔡薇薇背後望去。

琪兒不以爲然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阮小姐，自己身子要緊啊！二公子有我家小姐照顧，不必去管啦！」

阮紅玉宛如未聞，暗暗自忖道：「唉！敗花殘柳，何能與桃李爭春？我……我該……」

她臉上閃過一絲堅毅的神情，突然掙扎着站了起來。

琪兒大吃一驚，忙也起立道：「你……你要幹什麼？」

阮紅玉强耐心神，苦苦一笑，道：「琪兒姑娘，多蒙妳救我一命，阮紅玉圖報無門，只有永銘在心了。」

琪兒宛如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不覺訝然道：「妳怎麼忽然提起此事？這事不值得一提啊！」

阮紅玉眼眶一紅，道：「我要走了，妳家姑娘處，請代爲稟告一聲，就說……」

詎料話猶未畢，忽聽蔡薇薇一聲歡呼，道：「阮姐姐，他……」突然發覺阮紅玉不在身側，話聲因而頓住。

阮紅玉聞聲一怔，不覺又向那邊望去。

四目相接，但見蔡薇薇身子半旋，滿臉俱是詫異之色，也正向自己望來。

只聽琪兒急聲叫道：「小姐，她要走。」

蔡薇薇腳下一點，急急奔來，道：「怎麼？妳要走，妳去那裡？」

阮紅玉喟聲一嘆，道：「風萍尚有相聚之時，人生豈無落脚之處，我是走到那裡算那裡。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這不行啊！妳的身體……」

突然感到她那語調之中，另有一股悲苦的意味，不禁大感迷惘，因之話聲一頓，楞楞地朝她臉上望去。

阮紅玉臉上淚迹未乾，蔡薇薇見了越發不解，頓了一頓，訝然接道：「阮姐姐，妳哭啦？」

阮紅玉聞言之下，急忙舉袖拭去淚痕，囁嚅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受薇妹活命之恩，愧無以報……」

蔡薇薇一「哦」，截口道：「所以阮姐要走，是麼？」

話聲微頓，螓首微揚，目光斜視，怨聲接道：「阮姐也眞是，那算什麼恩情，用得着自感愧怍，還想悄悄溜走？」

阮紅玉有苦難言，只得强加辯說，道：「薇妹言重了，我不是想溜，我是不敢擾亂妳……」

蔡薇薇壓根兒不想聽她辯說，嘴唇一噘，再次截口道：「我不管，我就是不讓妳走。」

她講這話時，十足一副任性撒賴的小兒女態，阮紅玉心中老大一個疙瘩，却又不便發作，因之苦苦一笑，耐着性子道：「請聽我講，薇妹，我如今已成廢人，跟在你們身邊是個累贅，你們

任重道遠，正有許多事情要辦，來日更要肩負掃蕩妖氛，澄清宇內之責，我怎能只圖自己方便，因私廢公，增加你們的負擔呢？」

這本是違心之論，却也說得光明正大，極有道理，怎奈蔡薇薇想法不同，却是不加理會，只見她螓首一抬，黛眉激揚，道：「什麼累贅，什麼廢人啊？如說掃蕩妖氣，任重道遠，就算你已眞正殘廢，也是爲了武林安危，咱們更有責任保護妳。妳知道麼？這是『責任』，不是『義務』了。任妳怎樣講，我也不能讓妳走。」

她有理，她更有理，話聲中好似有氣，氣惱中另有熱情，如其氣惱激動，愈見其情之眞摯，阮紅玉察言觀色，不由大爲怔楞。

她內心彆扭至極，頓了一頓，乃道：「薇妹，這不能意氣用事，須知武林刼難已興，隨時都會碰上妖魔鬼怪，那時有我在旁，便須要你們分神照料，萬一爲敵所乘，如何得了？」

蔡薇薇執拗地道：「不要講啦！沒有什麼不得了，反正我不讓妳走，再講也是白費。」

阮紅玉搖頭苦笑道：「薇妹……」

蔡薇薇大不耐煩，黛眉一蹙，怨聲截口道：「阮姐好嚕囌，妳怎麼儘爲自己想？也該爲旁人想想啊！妳這樣一走，豈不陷二哥於不義？又叫我如何向二哥交待？實對妳講，我早有計較，只等二哥復原，咱們先走一趟雲中山。據說華家老太君當年也曾失去武功，後來自己修復了，以她老人家的經驗與造詣，我相信對妳定有幫助，妳就是要走，也得見過她老人家再說。」

這話不錯，當年華老夫人的事蹟傳誦江湖，人人稱頌，尤其修復武功一節，更爲武林同道所欽慕，認爲是練武之人一大奇跡。阮紅玉出道有年，對這些往事也曾耳聞，如今聽得蔡薇薇信口

道來，順理成章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昇起了一絲希望。

可是，當她的目光接觸到蔡薇薇嬌艷如花的臉貌時，却又不覺啞口無言，心神顫動的怔住了。

蔡薇薇見她怔楞之狀，忽又燦然堆笑，抓住她一雙手臂，柔聲細語道：「眞的，阮姐姐！咱們去求華家老太君，好歹恢復妳的武功，否則的話，二哥負咎於心，妳也過意不去，好姐姐！聽我的話，不要走，好麼？」

她突然軟語相求，阮紅玉不覺喟然一嘆，道：「薇妹，妳不懂。」

蔡薇薇將頭一抬，道：「我懂的，阮姐！我知道妳對二哥好。」

阮紅玉暗暗忖嘆道：「妳懂什麼啊！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？阮紅玉縱有萬斛情意，也不是妳……」

突然感到她那語調十分誠懇，不由微微一楞，繼而念頭一轉，又自暗忖道：「是了，這孩子似懂非懂，對華公子一往情深，對我未必就有妒念，我……我……唉！赤子之心，我是越發不該插足其間了。」

她這樣一想，離去之心更爲堅決，於是她目光一抬，綻容一笑，道：「薇妹，世上的人如果都像妳這樣純潔無邪就好了。」

蔡薇薇愕然凝注，不知她意之所指，半晌方道：「妳說什麼啊？」

阮紅玉輕輕撫摸着她的肩頭，微笑道：「我是說，世人都像妳一樣沒有心計，一定可以減少很多紛爭。」

蔡薇薇「嚶嚀」一聲，嬌羞地道：「扯遠了嘛！阮姐，妳如不嫌我任性頑皮，那就不要走。眞的，等妳武功復原，咱們直搗星宿海，殺盡魔教門下，讓妳出一口氣。」

她講此話時，一副小鳥依人的模樣，令人不覺倏生溫馨愛憐之感。

阮紅玉心頭既有喜悅之意，也有悲苦的慨嘆，想了一想，突然問道：「薇妹，妳可知道妳很美麼？」

蔡薇薇星眸一睜，仰面訝然道：「怎麼回事？阮姐，怎麼又扯到我身上來了，那不是愈扯愈遠了麼？」

阮紅玉好似胸有成竹，緩緩說道：「薇妹，我講句笑話，前此我心頭哀傷，未曾留神妳的儀態與容貌，現在注意到了，我有驚艷的感覺。眞的，美人之美，最能惑人，我身爲女人，也不覺被妳迷住了。」

蔡薇薇口齒一張，木然半晌，忽又「噗哧」一笑，頑皮地道：「你嫉妒麼？」

阮紅玉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我嫉妒的。妳有星眸秋波，豐頰櫻唇，配上晶潤的皮膚，婀娜的身段，還有純樸的氣質，善良的心地，誰能不嫉妒呢？」

蔡薇薇眉眼一挑，燦然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更不該暴殄天物啊！」

阮紅玉見她挑眉睇眼之狀，不覺笑出聲來，道：「看妳，妳居然調侃起我來了。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忽然一本正經道：「眞的嘛！那些全是妳自己的長處，目前妳只是瘦一點，一旦身子復原，妳一定比我更美，比我更……」

阮紅玉微微一笑，截口道：「不說這些了，咱們來談談其他的。」

蔡薇薇星眸凝注，道：「這樣講，妳答應不走了？」

阮紅玉將頭一搖，道：「我要走的，我不能不走。」

蔡薇薇生氣了，櫻唇一噘，道：「講了半天，妳還是要走，那還談什麼？」

猛然轉過身去，像是再也不願理她。

阮紅玉攀住她的肩頭，又將她扳了過來，道：「薇妹聽我講……」

蔡薇薇兩手掩耳，頻頻搖首，道：「不要聽，不要聽……」

阮紅玉宛如未聞，逕自微笑道：「我問妳，妳可是很喜歡他？」

蔡薇薇先是一怔，繼而訝然道：「妳說誰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華公子。」

蔡薇薇又是一怔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一陣紅暈爬上了臉頰，不覺螓首低垂，囁囁嚅嚅地接不下去了。

阮紅玉徐伸右掌，托住她的下頜，將她的頭抬了起來，道：「薇妹不必害羞，男女相悅，乃是十分自然的事，妳說是否喜歡他？」

蔡薇薇滿臉紅暈，擺脫了她的手掌，又將頭垂了下去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妳不也喜歡他麼？」

阮紅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是的，我喜歡他，所以我要和妳談談。」

蔡薇薇不覺好奇的抬起頭來，道：「談什麼啊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妳喜歡他，我也喜歡他，難道妳不嫉妒我？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訝然道：「我嫉妒妳？我爲什麼要嫉妒妳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這就是要和妳詳談的，此外……」

蔡薇薇黛眉輕揚，接口道：「這有什麼好談呢！我覺得妳和二哥相識在先，你們就是朋友，何況妳對二哥很好，一心一意幫他的忙，這些我早都知道了，我內心很感激妳。」

阮紅玉輕輕頷首道：「妳是因華公子感激我？所以妳不讓我走？」

蔡薇薇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嗯！我既然喜歡二哥，二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二哥的敵人也就是我的敵人，妳對二哥好，爲二哥弄成這等模樣，我當然不能讓妳走，否則的話，我就算不得喜歡二哥了；反過來講，如說有人關懷二哥我就嫉妒，豈不成了罔顧義理，自私自利的人，那也不值得二哥喜歡啊？」

這番話幼稚的可憐，也純眞的可愛，華雲龍曾有「開導她敞開胸懷，兼容並蓄，學習一點博愛之道」的想法，此刻如果讓他聽到，不知他作何感覺，如今聽在阮紅玉耳內，阮紅玉却是大搖其頭，長長一聲喟嘆，道：「薇妹太天眞了，男女相悅之情，怎能依一般常理而論呢！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道：「這是論常啊！朋友之道不是五倫之一麼？」

阮紅玉不覺失笑道：「妳這孩子……唉！男女之間的事，那有像妳這樣的？妳似懂非懂，居然將男女之情與朋友之道混爲一談，旁人聽了，豈不要笑掉大牙。」

蔡薇薇楞然不解，道：「怎麼？其中另有講究麼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講究多哩！譬如說，我若將妳二哥搶走，妳會不會恨我？嫉妒我？」

蔡薇薇星眸眨動，吟哦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阮紅玉微微一笑，接口道：「妳一定會嫉妒，一定會恨我的，如若不然，那才眞正算不得喜歡妳二哥了。這就是男女之情，也就是與『朋友之道』不同之處，懂了麼？」

蔡薇薇聰明絕頂，阮紅玉這樣一講，再加上她反躬自問，焉有不懂之理？她不但懂，而且懂得更深了一層。

但見她目光一凝，深深投注在阮紅玉臉上，瞧了片刻，突然笑容一綻，尖聲叫道：「嗨！我知道了，原來妳……妳自己在嫉妒我啊！」

她突然尖聲大叫，嚇壞了一側的琪兒，只見琪兒驚惶失措的悄聲道：「小姐，妳怎麼啦？驚動了二公子可不得了。」

蔡薇薇凜然一震，臉龐一轉，迅即向華雲龍望去。

阮紅玉也是一震，也不覺向華雲龍望去，及見華雲龍並無異樣，始才心頭一寬，雙雙收回了目光。

只見蔡薇薇吐一吐舌，作了一個鬼臉，隨即悄聲道：「嚇了我一跳……喂！阮姐，妳老實講，可是在嫉妒我？」

阮紅玉慘白的臉色微微一紅，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原先確是有一點嫉妒。」

蔡薇薇性情天眞，見狀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嫉妒就是嫉妒嘛！什麼『有一點』？還說『原先』哩！」

阮紅玉被那小兒女態一逗弄，不禁抬手指着她的鼻尖，失笑道：「你啊……」

蔡薇薇「吃吃」而笑，道：「我什麼？我可沒有嫉妒妳，是妳自己心裡有鬼。」

頓了一頓，忽又一本正經的道：「我問妳，阮姐！現在講清楚了，該可以不走了吧？」

話落，仰起面孔，滿懷希冀之色，靜待阮紅玉的答覆。

詎料阮紅玉却自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！我還是要走。」

蔡薇薇大感不悅，眉頭一蹙，眼睛一瞪，好似就要發作。

阮紅玉一瞧妙頭不對，忙又接道：「薇妹聽我講，我所以堅持要走，並非嫉妒妳，而是另有緣故。」

蔡薇薇冷聲一哼，道：「妳永遠夾纏不清，另有緣故就講，我懶得和妳嚕囌。」

阮紅玉不以爲忤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，我講，我請問，薇妹認識華公子多久啦？」

蔡薇薇將頭一昂，訝然道：「妳究竟轉些什麼念頭？爲何儘問些無關緊要的事？」

阮紅玉含笑說道：「先請別問，告訴我認識妳二哥多久了？」

蔡薇薇本想不答，但見她問得正經，却又感到不忍，頓了一頓，簡簡單單道：「昨天。」

阮紅玉不覺奇道：「昨天？你們相識僅僅一日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認是早認識了，昨天才眞正交談。」

阮紅玉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樣講，你們也算一見鍾情了。」

蔡薇薇黛眉一揚，道：「才不是哩！我初次見他，恨不得鬥他一鬥。」

阮紅玉微微一怔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我還騙妳不成？那時我哥哥稱讚他，我公公也稱讚他，將他說成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，我氣他不過，當然想鬥他一鬥咯！」

阮紅玉緩緩頷首道：「原來如此……那麼，你對二哥心生好感，慢慢的喜歡他，乃是昨天交談以後的事啦？」

蔡薇薇一面尋思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也不清楚，我昨天見到他時，還是想鬥他一鬥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」

阮紅玉接口笑道：「後來被他的神韻所折，因之改變主意了？」

蔡薇薇好似沉緬在回憶之中，眨眨眼睛，道：「也不是。」

想了一下，突然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那是因爲妳，還有就是受大哥的影響。」

阮紅玉好生詫異，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因爲我？」

蔡薇薇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嗯！四天前，我碰上華熙大哥，當時大哥奉命前往金陵，我陪他一路東行，目的就是想鬥一鬥二哥。路上我無話找話講，問了不少有關二哥的事，大哥敦厚純良，總是有問必答，講過二哥的長處，也講他的短處，現在想來，我對二哥的印象，也許從那時候起，就已經漸漸變好了。」

她講順了口，微微頓了一頓，又復接道：「兩天前，咱們在滁縣遇上家兄等一夥人，知道了妳與二哥相約之事，因爲大哥奉有華伯父的口諭，叫他轉告二哥特別注意，暫勿與魔教中人正面衝突，而金陵方面恰巧發生變故，正需人手，大哥分身乏術，心中萬分焦急，我一見是個機會，於是就自告奮勇，討來這份差事，趕來峴山阻止二哥赴約……」

提起峴山之約，阮紅玉不覺感慨系之，幽幽一聲嘆息，道：「這事都怪我，不過，究竟如何洩露了機密，我到如今還是想它不通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事已過去，不必去想了。」

阮紅玉微微頷首，道：「薇妹說得是，當時妳趕來峴山，想必『鬥一鬥』華公子的念頭尚未全熄吧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誰說不是哩！我在赤鎮一座茶樓見到他，首先就百般刁難，故意逗他生氣，不料他爽朗之外，却也穩健得很，任妳詞鋒再利，他總是和和氣氣，曲意逢迎……」

阮紅玉忍耐不住，道：「因之你就改變心意了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我也不知如何改變心意的，總之我找不到惹事的藉口，後來我說明來意，又故意講他爲美色所迷，不聽同胞兄長之命，豈知他固執得很，說好說歹，就是不肯答應，弄得我無法可施，只要軟語相求，唉！講起來眞是氣人，妳知道他怎麼說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他說：『兄弟，你聽我講，情是情，義是義，我答應你，是情，我去峴山赴約，是義，咱們爲了處世，情與義必須分得明白，現在我問你，你可還要我不去峴山赴約麼？』那時候我已喊他二哥了，想不到他這人輭硬不吃，反過來教訓我一頓。」

阮紅玉含笑說道：「他這人眞眞假假，看去怪誕不經，其實却是正人君子，滿懷仁義道德，有時候的確固執得很。」

蔡薇薇頻頻頷首，道：「嗯！我以後也想到了。就因爲想到這一點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」

忽然結結巴巴的說不下去，臉上也湧起了一片嬌羞的紅暈。

阮紅玉含笑接口道：「所以你才喜歡他，才對他關心起來，是麼？」

蔡薇薇頭臉深垂，忸怩地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覺得他守信仗義，不會負人。」

阮紅玉察言觀色，暗暗忖道：「這孩子情竇初開，想不到潛意識中，却有託付終身之意了。」

忖念中抬起右掌，輕撫着她的秀髮，藹然說道：「薇妹不必害羞，我也是女人，唯有女人最瞭解女人的心理，華公子不但人品俊逸，而且是個有胆氣，有魄力，重情尚義，敢作敢爲的人，這種人不畏險阻，責任心重，確是可以信託的。」

話聲微頓，倏又接道：「薇妹，如今我明白了，妳對華公子的愛意乃是由念然之氣漸變而來，這份愛意來得曲折，和緩而細膩，不比我那一見鍾情，完全是身不由己。由此可見，妳的愛意比我深，已是根深蒂固，渾然忘我了。」

只見蔡薇薇紅着臉孔，抬目楞然道：「阮姐是取笑我麼？什麼深啊淺啊！渾然忘我？妳究竟要講什麼，何不簡單的講，轉彎抹角，我被妳弄糊塗了。」

阮紅玉輕聲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是渾然忘我啊！妳渾渾噩噩，但知與華公子站在一條線上，一味想到無負於我，一味想將我留下，殊不知留下我來，對華公子却是有害無益的事。妳既然愛他，爲何不設身處地，替華公子想一想呢？」

蔡薇薇大爲怔楞，眉頭一皺，道：「設身處地？……難道……難道我錯了？」

阮紅玉道：「其實也不算錯，妳是將己心，作彼心，想當然耳，我經歷過一段創傷，深深領悟到『體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』的道理。如今武林刼運方興未艾，華公子首當其衝，正有無數艱困

危難的事，需要他一一克服，拖上我一個累贅，那就害他束手束脚了。」

這道理雖然淺近，却也巔撲不破，阮紅玉講得含蓄，並未講出危言聳聽的話來，蔡薇薇却是瞿然心驚，暗暗忖道：「是啊！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，眼前是多事之秋，二哥又是個義不反顧的性子，就算直接到雲中山去，也難免碰上牛蛇鬼神之屬，那眞要憑添不少麻煩了，可是……可是，阮姐武功已失，獨自行走，那更危險啊！」

她感到左右爲難，一時之間，眞不知如何才好。

但聞阮紅玉低聲一嘆，道：「唉！咱們觀點縱有不同，談起對華公子一片愛意，也堪稱並無二致了。薇妹，妳是愛他的，爲他着想，妳還要留我，不讓我走麼？」

蔡薇薇正感爲難，被她一逼，不覺脫口道：「那麼妳呢？妳怎麼辦？」

阮紅玉幽幽一笑，道：「不必爲我躭心，薇妹想通就好了。」

蔡薇薇着急的道：「不行啊！妳究竟作何打算？總該講給我聽聽啊！」

阮紅玉閉上眼睛，想了一下，道：「我想走一趟關外，去找我的師父。」

蔡薇薇躭心地道：「令師是那一位？他能助妳恢復武功麼？」

阮紅玉避重就輕，淡然說道：「路子相同，我想會有希望的。」

她去意已決，好似不願多言，當下話鋒一轉，忽又接道：「薇妹，華公子勞妳照拂了，他日有緣，咱們再圖相聚吧！」

心須一酸，兩顆晶瑩的淚珠跌落塵埃。

蔡薇薇淚承於睫，泫然飲泣道：「妳……妳……當眞非走不可麼？」

阮紅玉強作笑顏，舉起衣袖，拭去她頰上的珠淚，道：「孩子話，不走怎麼行？實在講，咱們乍逢又分，如非爲華公子着想，我又何嘗捨得，別孩子氣，去吧！去看看華公子怎樣了。」

話聲中，輕輕扳轉蔡薇薇的身子，輕輕向前推去。

蔡薇薇身不由己的走了幾步，忽又轉過身來，道：「阮姐，告訴我令師是那一位？我到關外來找妳。」

阮紅玉道：「不必了，我會來找妳的。」

話聲陡頓，迅捷的向華雲龍瞥了一眼，隨即轉過身子，朝那神殿大門走去。

蔡薇薇急行數步，好似還有話講，突然間心念一動，感到再講也是多餘，於是硬下心腸，止住脚步，聽由阮紅玉走出大門，步下丹墀，消失在日光之下。

這一刻，她心裡好似多了些什麼，又好似少了些什麼，其實腦際一片混沌，縱有感觸，一時也分辨不清，楞然半晌，忽聽琪兒悄聲道：「阮小姐走遠了。」

蔡薇薇「哦」了一聲，目光轉動，在琪兒身上來回掃視一遍，忽然說道：「快，妳趕上去。」

琪兒一怔，道：「趕上去做什麼？」

蔡薇薇揮一揮手，道：「護送她去關外。快，快去。」

琪兒一震，道：「關外？」

蔡薇薇目光一稜，道：「一句話也聽不清麼？妳再不去，阮小姐出了差池，我唯妳是問。」

琪兒大爲震驚，嚅聲道：「妳……妳……誰侍候妳啊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妳好嚕嘛，我不要妳管，快去。」

琪兒小嘴一噘，道：「去就去，我武功低微，出了岔錯，我可不管。」

琪兒乃是蔡薇薇的侍婢，從小在蔡薇薇身邊長大，叫她遽然離開小姐，她心中自然萬分不願，因之嘴上在講，脚下却是分毫未動。

蔡薇薇何嘗捨得差她遠去，只因身邊另無可遣之人，而對阮紅玉孤身遠行，實在放心不下，所以臨時作此決定，此刻話已出口，更似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

只見她臉色一沉，故作嗔聲道：「莫名其妙，妳是拿蹻麼？告訴妳，一路上小心侍候阮小姐，不得稍有怠慢，就算她不肯接納，也得悄悄的跟隨身後，護送她直到地頭，聽見沒有？」

琪兒嘴唇噘的更高，道：「聽見了。」

嘴說「聽見了」，身子仍舊紋風未動。

蔡薇薇心頭感慨不已，表面却自眼睛一瞪，怒聲喝道：「聽見了還不快走？當眞要討打了。」

手掌一抬，作勢就待擊去。

琪兒先是一怔，繼而亢聲道：「走啦！走啦！」

身子一轉，狠狠的跺一跺脚，始才邁開步子，掠出破殿的斷垣，直往山下奔去。

蔡薇薇眼望琪兒掠下山去，不禁感喟地搖頭一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但願琪兒聽話，但願阮姐姐不要出事。」

自語聲中，她緩緩轉過身軀，心懸多端地回到了華雲龍身邊。

這時，華雲龍的氣色已經大見好轉。

他此刻膚色晶瑩，氣息悠長，一副神儀內蘊，寶相莊嚴的模樣，好似已入物我兩忘之境，對身外的一切早已渾然無知，足見「虺毒」縱然未除，那一套所謂「特異」的練功法門也已見效了。

蔡薇薇本是天眞活潑，了無憂慮的少女，見到華雲龍此刻的神情，不禁胸懷大暢，戚容盡斂，綻開了一絲明媚的笑意。

她在華雲龍臉上瞧了一忽，突然口齒啓動，笑臉盈盈的不知講了些什麼，然後身子一挫，又在華雲龍對面坐了下去。

日薄西山，華雲龍終於在蔡薇薇全神貫注中甦醒，悠悠然吐出一口濁氣，雙目一睜，站起身來。

蔡薇薇一見，連忙也站起身來，歡聲叫道：「二哥大好啦？想不到你已見過我公公了。」

原來所謂「特異」的練功法門，正是元清大師所授的「无極定衡心法」。這一套逆氣行功的心法，乃是蔡薇薇家傳的武功之一，蔡薇薇秉賦奇佳，習之有素，觸目之下，早已瞭然於胸。

只見華雲龍遊目四顧，漫聲應道：「那虺毒頑强得很，功行三轉，也只能將它逼處一隅。」

蔡薇薇凜然一震，急聲道：「逼在那裡？不礙事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向她臉上瞧去，忽然笑容一綻，「嗨」一聲道：「原來是威……哦！我該叫妳什麼？威妹麼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這人毫不正經，人家問你虺毒逼在那裡？礙不礙事嘛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一把將她拉了過來，道：「逼在『兪扇』與『兪脾』之間，不礙事。告訴我，我該叫妳什麼？」

蔡薇薇掙了一掙，未能掙脫他的手掌，因之臉上一紅，嗔聲道：「快放手，你又要欺侮我了？」

華雲龍聞言一震，急忙鬆開手掌，惶然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，我又得意忘形了。」

蔡薇薇見他惶然之狀，不覺容顏一舒，道：「我叫薇薇，大哥叫我薇妹。」

華雲龍心頭一寬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恕我託大，也要叫妳薇妹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再次遊目四顧，好似事已過去，有了道歉之意也就算了。

蔡薇薇見怪不怪，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你是在找阮姐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凝注道：「是啊！阮姑娘怎地不見？還有大哥，大哥尚未回來麼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阮姐找她師父去了。大哥沉凝穩健，想必不會發生意外吧！」

嘴上在講，但華熙久久不歸，心中也不覺惶然不安起來。

華雲龍却是瞿然一震，道：「阮姑娘走了？她到那裡去找師父？她……」

言下一副焦灼不安之狀，只因事在蔡薇薇意料之中，蔡薇薇不慌不忙，接口言道：「她說要去關外找師父，師父的名諱不肯講，不過，我已差遣琪兒前去護送，琪兒年紀雖小，人頗機警，相信不會出事的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怔，目光在蔡薇薇臉上轉了一轉，隨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道琪兒爲何不見，原來護送阮姑娘去了，哈哈！薇妹處事練達，我放心了。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看來還是阮姐有理，他對阮姐的去留並不十分關心……」

只見華雲龍跨前一步，牽起她的右臂，道：「薇妹，咱們也下山去？」

蔡薇薇仰面訝然，眨眨眼睛，道：「你是想接應大哥去麼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嗯！大哥久久未歸，咱們看看去。」

話聲中拉着蔡薇薇纖玉手，邁開步子，向那神殿大門行去。

蔡薇薇與他併肩而行，臉龐一側，目光凝注，道：「咱們先講好，萬一大哥有了意外，你那虺毒未除，可不能徒逞血氣之勇，一味衝動賣事，再蹈覆轍啊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漫聲道：「有妳在旁，還就什麼心事。」

蔡薇薇突然止步，一把將華雲龍拉住，肅然道：「一定要講好，到時候你不能動手，一切有我，聽到了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隨即大笑道：「有妳，有妳，哈哈！那『九陰教』主冷僻孤傲，心狠手辣，再若不走，大哥果眞出了事，『九陰教』主遠走高飛，有妳也是枉然了。」

蔡薇薇凜然一震，心頭惶然，道：「那……咱們走快一點。」

抓住華雲龍的手臂，身子一飄，雙雙竄出了殿門。

蔡薇薇的輕功造詣，當眞已達御風飛行之境，她一路竄高躍低，星擲丸拋，一跳三五丈，風馳電掣一般，好似毫不費力。

華雲龍與她携手奔行，但聞耳畔呼呼風響，眼前恍恍惚惚，連身外的景物也看不清楚，後來他索性收斂眞力，任由蔡薇薇拉着他跑，不料蔡薇薇舉重若輕，奔行的速度絲毫也不見緩慢，仍

是點塵不驚，疾逾電閃。

少年人沒有不好奇的，華雲龍曾在鍾山之巔見過蔡薇薇的翩然身法，那時蔡薇薇鳥鳥從天而降，不徐不疾，有如天女下凡，他心中便曾驚疑不已，奔行了一陣，好奇之心愈來愈熾，終於忍耐不住，側面問道：「喂！薇妹，妳的輕功是誰教的？令堂麼？」

蔡薇薇不經意的「嗯」了一聲，微頓過後，忽又頭臉一轉，道：「對啦！你在那裡見到我公公的？」

華雲龍一愣，訝然道：「妳公公？」

蔡薇薇信口應道：「是啊！你那套『无極定衡心法』不是公公傳授的麼？」

華雲龍越發訝然道：「『无極定衡』？……哦！薇妹是講，我剛才運功逼毒的逆氣行功心法，叫做『无極定衡』？」

蔡薇薇聽他的口吻，不覺惑然道：「怪了，那是咱們家的獨傳心法，並未流傳在外，也沒有秘笈遺世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未曾見過公公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難道世上另有一套逆氣行功的法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是幸得異人傳授，那時……」

蔡薇薇急於解開這一疑惑，不耐聽他詳述，當下截口道：「你背誦一段口訣我聽聽。」

華雲龍一想也對，背誦一段口訣，强過敍述當日的經過，頓時唸道：「此身非所有，此心非所有，往來蒼冥間，混沌無休止……」

這一套心法，本是元清大師所授，蔡薇薇耳熟能詳，聽得幾句，已知眞僞，只見她笑容一綻

，歡聲接道：「動靜乘太極，順逆猶輪迴。好啦，好啦！正是咱們家的獨傳心法，正是公公傳授你的，不必再唸了。」

華雲龍聞言之下，也覺歡暢無比，一時興起，脫口言道：「好啊！咱們來談談你們家的武功。」

不料蔡薇薇却又一本正經道：「現在不談，咱們得走快一點，見到大哥再說。」

她果眞又加了幾成功力，瞬眼已在十丈以外。

華雲龍本有很多疑問要問，譬如元清大師的姓名，蔡家武功的淵源，還有蔡昌義的武功平平，蔡薇薇却似不可測，究竟是什麼道理？只因蔡薇薇講得正經，自己也確實躭心大哥有意外，因之聞言之下，只得耐住性子，也展開家傳的輕功身法，與蔡薇薇攜手併進，直往山下奔去。

他這裡默然運足功力，兩人的速度頓時倍增，須臾已抵峴山之麓。

此處離赤鎭不過二箭之地，華雲龍步子一慢，忽然說道：「薇妹，妳將長衫脫掉。」

蔡薇薇一怔止步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華雲龍停下身來，道：「咱們不知大哥約會之地，須得到鎭上去問，你的頭巾忘在山頂，穿着不男不女，那會惹人見笑的。」

原來蔡薇薇頭巾被揭，接着就是一陣爭奪、哭鬧，華雲龍調息怯毒，阮紅玉爭辯離去，等到華雲龍運功完畢，蔡薇薇早將此事忘懷了。

只聽蔡薇薇「哦」了一聲，慌慌張張去解腰帶，不料腰帶解了一半，忽又臉上一紅，兩手向前一圍，抬目輕叱道：「不准看，轉過身去。」

華雲龍不禁莞爾，道：「好吧，我慢慢走，妳快一點。」

身子一轉，緩緩向前走去。

這時已是酉末時分，夜色蒼茫，遠遠望去，但見赤鎭燈火隱約，不時可聞嘻笑呼喚之聲，氣氛平靜得很。

華雲龍邊走邊等，走出百十步，仍不見蔡薇薇趕來，忖道：「女人眞麻煩，脫一件外衣要那麼久。」

忖念之中忽聽蔡薇薇喝一聲，道：「什麼人？還不站住？」

華雲龍心頭一凜，來不及轉念，急忙脚下一點，人已倒縱而回。

但見一條灰影貼地竄起，奔向東方，蔡薇薇好似呆了一呆，始才騰身追去。

那灰影身法奇快，縱高伏低，三幌兩幌，眼看將要鑽入一片叢林之中，蔡薇薇縱然輕功卓絕，只因起步較遲，却是追他不上。

華雲龍心頭大急，連忙雙腿一剪，也向那片叢林撲去，口中喝道：「朋友請留步。」

距離較遠，起步較遲，隨後追去，那是虛應故事，於事無濟了。

豈知那灰影奔近叢林邊緣，頓了一頓，却不入林，反而轉過身來，揚聲道：「來人可是雲龍弟麼？」

聽語氣竟是熟人，是因聽出華雲龍的聲音始才止步的。

華雲龍聞言睹狀，不覺微怔，身形未停，口中應道：「正是華老二，兄台是那一位？」

那灰影聞言之下，頓時歡聲道：「嗨！我找得你好苦。」

身子一躍，急急迎了上來。

華雲龍眼望迎來的灰影，仔細一瞧，不禁雀躍，道：「原來是逸楓兄，哈哈！大水冲倒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了。」

話聲中身形急閃，連忙迎去。

忽聽蔡薇薇冷聲喝道：「慢一點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回首訝然道：「怎麼？你們不認得？」

蔡薇薇站在一丈開外，忿忿然道：「當然認得，我問你爲何鬼鬼祟祟，吭也不吭一聲？」

只聽袁逸楓恍然一「哦」，道：「原來是蔡家妹子？我道……我道……唉！那是愚兄看錯人了。」

蔡薇薇冷聲一哼，好似氣猶未平，口齒啓動，又待駁斥。

華雲龍一見，連忙笑道：「薇妹，夜色蒼茫，視界不清，看錯人也是有的，你別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只見蔡薇薇將頭一仰，忿然截口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往日他就是如此，就是愛捉弄我，哼！今天可不行，今天非要他講個道理出來。」

話聲微頓，臉龐一轉，目注袁逸楓，嗔聲接道：「講啊！爲何躲在山石後面不出聲，可是存心想捉弄我？」

袁逸楓厥狀至爲尷尬，苦苦一笑，道：「賢妹寃枉我了，愚兄不知是妳啊！」

蔡薇薇抿一抿嘴，道：「鬼才相信，咱們講過話，你躲在山石背後，那兒離咱們講話之處不足三丈，難道連聲音都聽不出來？再說，論武功，『金陵五公子』你是翹楚，就算聽不出來，那

也用不着逃。哼！裝模作樣，騙得了我？」

華雲龍暗暗失笑，忖道：「薇妹蠻不講理了，這眞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，看來這兩人性情不投，逸楓兄昔日的玩笑過份了一點，惹她生氣了。」

忖念中，只聽袁逸楓乾笑一聲，道：「說來慚愧，愚兄確實不知是你。不怕你見笑，如非後來聽出雲龍弟的聲音，愚兄早已鑽入林內逃得無影無踪了。」

蔡薇薇一聲冷笑，道：「你逃得了麼？」

袁逸楓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逃不逃得了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事實上，原先知道是你，愚兄何須要逃？雲龍弟，你說不是麼？」

蔡薇薇嗔聲喝道：「不准問他，也不准避重就輕，老實講，你在轉些什麼鬼念頭？」

口吻愈來愈嚴厲，大有不講明白決不干休之勢，華雲龍感到過意不去，忙道：「薇妹過份了，彼此通家之好，逸楓兄會有什麼鬼念頭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蔡薇薇已自截口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他這人表面岸然，骨子裡一肚子壞主意……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也截口道：「別孩子氣，逸楓兄與昌義兄誼同手足，他視你如妹，偶而開開玩笑逗逗你，事所難免，你記在心中已是不對，再要出言不愼，那就令人寒心了。」

話聲微頓，臉龐一轉，又向袁逸楓道：「逸楓兄因何到此？是爲尋覓小弟而來麼？」

他這樣講，目的乃是引開話題，免得形成僵局，難以處理。

不料袁逸楓尚未開口，蔡薇薇已經衝了過來，道：「等一等，先回答我，你躲在山石背後，

究竟想幹什麼？」

華雲龍聞言一楞，不覺忖道：「什麼道理啊？薇妹爲何這般執拗？逸楓兄雖有不是，也不該一點情面不留，令人下不了台，難道……難道逸楓兄操守方面，確有垢病麼？」

轉念至此，不禁目凝神光，仔細朝袁逸楓望去。

但見袁逸楓苦苦一笑，無可奈何的道：「好吧！賢妹既然非要我講，我也顧不得臉皮了，老實說，我是被幾個女子所逼，好不容易脫出她們的追踪，我疲於奔命，成了驚弓之鳥，剛才是在那塊山石之後運功調息，什麼也沒有想。賢妹子，創了我的臉皮，你滿意了吧？」

此言一出，華雲龍大爲怔楞，駭然問道：「幾個女子？是『九陰教』的屬下麼？」

但聞蔡薇薇冷聲接道：「誰知是眞是假，我不相信憑幾個女子，能將他逼得疲於奔命。」

袁逸楓亢聲叫道：「這是事實啊！你若不信，請到山石後面去看，那裡有一件白色衣物，如非那件衣物呼嘯而至，我還入室未醒哩！」

蔡薇薇黛眉轉揚，道：「不看也知道，那是我的外衣。一件外衣就將你嚇得抱頭鼠竄，你叫誰信？」

袁逸楓無限冤曲的道：「我是驚弓之鳥，夜色茫茫，我驀然驚醒，見到……」

蔡薇薇抿一抿嘴，不屑的接道：「見到一個女子，你就嚇破胆了？哼！可惜得很，若叫我信，你得另外再編一套理由。」

袁逸楓大爲怔楞，目光轉動，想了一想，忽然喟聲道：「唉！這也不信，那也不信，看來愚兄只有告辭了。」

蔡薇薇冷冷一哼，道：「愛走不走，誰管了。」

華雲龍大感詫異，眉頭一皺，暗暗忖道：「什麼道理？苦苦追問，好似非要問出一個結果來，如今人家要走，她却不加留難了。」

只聽袁逸楓深深一嘆，道：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愚兄走了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驚，忙加挽留道：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薇妹年幼，袁逸楓兄千萬……」

言猶未了，蔡薇薇已自截口道：「他要走，你留他幹麼？」

華雲龍一愣，回頭道：「薇妹……」

袁逸楓臉上閃過一絲怨毒之色，接口說道：「龍弟不必多費唇舌了，薇妹的性子我知道，就算勉强留下，也難免惹她生氣，不如暫且別過爲妙。」

只聽蔡薇薇冷聲一哼，掉頭他顧，不予理睬。

華雲龍怕他眞的要走，連忙說道：「那裡話，薇妹沒有理由生氣，逸楓兄不該計較，走，咱們到鎭上談談去。」

袁逸楓身子一閃，避了開去，微笑道：「不必了，見你無恙，我已放心，將來再談吧！」抱拳一拱，轉身奔去。

華雲龍大爲着急，他實在有事要問，不禁叫道：「等一等，你到那裡去？」

脚下一蹬，就待追去，不料人未縱起，已被蔡薇薇一把拉住了。

只聽袁逸楓邊跑邊應道：「我不能等，昭南兄業已西上，我得從速趕去。」

華雲龍一聽更急，跺脚叫道：「昭南兄西上幹麼……」

袁逸楓奔行極速，遠遠應道：「據說余伯父是被魔教中人劫走，生死不明……」

人已去遠，話聲隱隱約約，至此已不可聞。

華雲龍不敢用力，掙不脫蔡薇薇的手掌，急得跌足不已，道：「薇妹快放手，此事非同兒戲，咱們得從速追上逸楓兄。」

蔡薇薇仍是緊緊抓住他不放，仰面陰聲道：「你當眞信他的話？」

華雲龍輕聲一嘆，道：「你太頑皮，事關余伯父的生死，還會有假麼？」

蔡薇薇眨眨眼睛，道：「那末，大哥的事你不管啦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忖，頓感左右爲難，不覺無詞以對。

蔡薇薇忽又問道：「你知道姓袁的去那裡？」

華雲龍又是一忖，道：「他不是說去追昭南兄麼？」

蔡薇薇淡淡地道：「那是西上了，可惜他說西上，也許正是東下，你如不信，儘管去追。」

撒開手掌，緩緩朝赤鎭行去。

華雲龍作難了，別說華熙的事放心不下，此刻就是去追，那袁逸楓也已走得無影無踪，何況蔡薇薇話中有話，此事也頗費猜疑。

他不是昧於事理的人，想了一想，覺得追已無及，不如先將大哥華熙的事弄弄清楚再作道理，因之緊行幾步，趕上了蔡薇薇。

蔡薇薇「噗哧」一笑，回眸凝視道：「怎麼又不去追了？」

華雲龍坦然道：「咱們先找到大哥再說。」

蔡薇薇眉開眼笑，道：「本來就是嘛！姓袁的最不是東西，他的話怎麼能信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薇妹！妳對逸楓兄好像成見很深麼？」

蔡薇薇揚一揚眉，道：「成見？哼！這種人心口不一，我最討厭他，如非家兄等與他交情不惡，我呀！早就給他難看了。」

華雲龍雙眉一軒，訝然道：「心口不一？我看逸楓兄……」

蔡薇薇黛眉緊蹙，厭惡的道：「別再逸楓兄長，逸楓兄短了，你最好跟他絕交，不要往來。」

華雲龍雙眉緊蹙，暗暗忖道：「怪事，薇妹對他好像不僅討厭而已，那是視若仇敵了，什麼道理呢？逸楓兄俊朗好義，不像是個邪惡之人啊！」

他心頭千迴百轉，總不願往壞處想，總覺得蔡薇薇年輕任性，對袁逸楓觀感如斯，乃是個人的偏見，因之他心中在想，表面却自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蔡妹叫我和他絕交，想必總有道理，能不能舉個事例，譬如怎樣的心口不一？也好讓我作個決斷。」

蔡薇薇嘴角一披，道：「我就知道你是死心眼，好吧！我告訴你，他這人外表朗爽，好像是個坦坦君子，在家兄等面前更是滿嘴仁義道德，其實啊！他是個卑鄙無恥的人。」

華雲龍聞言一怔，道：「你有所見麼？」

蔡薇薇將頭一昂，道：「當然咯！我不但親眼見過，而且親身受過。因爲他與家兄等交情不惡，我以往也喊他『袁四哥』，誰知他老是捉弄我，那時我雖然覺得討厭，可也僅僅是討厭而已，直到有一次……有一次……」結結巴巴說不下去。

華雲龍心頭狂跳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怎麼樣？可是他對妳無禮？」

蔡薇薇冷聲一哼，道：「他敢麼？他若敢對我無禮，早就叫他吃足苦頭了。」

華雲龍頓覺胸口一暢，不禁吁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很好，妳講下去。」

蔡薇薇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講啦！想想都要生氣，還講呢！」

華雲龍眨眨眼睛，暗暗忖道：「看情形，逸楓兄是個好色的人，一定有什麼醜行落在薇妹眼裡，薇妹是羞於開口，所以不願講……」

他心中疑念千迴，却不願遽加論斷，只是默默的向前走去。

蔡薇薇見他默然不語，忽又說道：「你可是還不相信麼？告訴你，他捉弄高三哥高頌平家的婢女，閉住那婢女的穴道，正在脫她的衣裙，被我碰見了，從那次以後，我再也不喊他四哥。你想想看，這種人道貌岸然，背地裡下流無恥，會是心口如一的人麼？你若不跟他絕交，將來一定有你的苦頭吃。」

她這般言之鑿鑿，愈講愈是氣憤，另外換一個人，不信也得信了。

可是，華雲龍與衆不同，他是個不肯輕信的人，此刻縱然信了幾成，縱然暗暗震驚不已，只因事非目睹，却是不願置評。

但見他微一吟哦，隨即藹然道：「薇妹，咱們不談他了，咱們走快一點。」

蔡薇薇聞言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？你敢是還不相信？還要與他往來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多加注意就是了，俗語說：『多行不義必自斃。』他若果眞是個邪惡的人，將來我第一個不放過他，你請放心。」

蔡薇薇頓了一頓，蹙眉一嘆，道：「好吧！隨便你，你有你的主見，我不能勉强，不過，日後相逢，希望你提高幾分警覺，不要上他的當。」

華雲龍點頭唯唯，於是，他二人攜手而行，須臾到了赤鎭，直奔「宜興樓」。

此刻，蔡薇薇一身女裝，那位名叫吳培芝的店伙已不認得，但華雲龍衣著未變，只是短少一件披風，縱然滿身塵土，那店伙却是記憶猶新，一眼便能認出。

但見那店伙滿臉笑容，急急迎來，道：「公子爺回來啦？恭喜您不虛此行。哈哈！請，樓上請。」

顯然的，他是誤將蔡薇薇當作阮紅玉了。

華雲龍未加辯說，逕行登上樓梯，微笑道：「難得你還認得我，請問這兩日可有扎眼的人來過？」

那店伙緊隨身後，道：「扎眼的人？哦！」突然壓低嗓門，悄聲接道：「有幾個，現在還在樓上。」

華雲龍一驚止步，也悄聲道：「有幾個？什麼裝束？」

那店伙眼角向樓上一飄，故作神秘道：「三個小妞，好標緻，敝鎭從未見過，好像……好像……」

他有意借蔡薇薇作個譬方，不料目光所及，見到蔡薇薇舉世無雙的絕代容顏，却自舌頭打結，囁囁嚅嚅的再也接不下去。

蔡薇薇聽說僅是幾個「妞兒」，不由一聲輕叱，「蹬蹬蹬蹬」如飛奔上樓去。

華雲龍却自莞爾一笑，舉手一揮，道：「隨意弄點吃的來，咱們吃完還要趕路，你去張羅吧！」

話落轉身，緩緩上樓而去。

樓上幾乎客滿了，蔡薇薇站在梯口東張西望，那店伙所講的三個「妞兒」，坐在臨窗靠西的一面，看去風緻嫣然，確有幾分姿色。

他在臨窗靠東的一面選了一付座頭，挽着蔡薇薇分邊落坐，一面打量樓上的食客，察看可有惹眼的江湖人物，不料這些食客泰半俱是本鎮人氏，夠的上「惹眼」兩字的，那便只有那三個「妞兒」了。

那三個「妞兒」年紀不大，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，其中一人着翠綠，一人姹紅，一人着鵝黃，同樣的短襖長裙，腰際束一條同色綢巾，鬢邊佩一隻同色綢質蝴蝶，顯然俱是黃花閨女，也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。

須臾，那店伙送來酒菜，華雲龍再次問道：「伙計，請問午牌時分，可有一位身着藍衫的公子在貴店打過尖麼？」

那店伙眨眨眼睛，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可是一位腰佩長劍，年紀比您略大的少年公子？」

華雲龍心頭暗喜，連連頷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你可知道後來到那裡去了？」

那店伙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那位公子爺莊嚴得很，沒有您隨和，嘿嘿！小的沒敢問。」

華雲龍神色一黯，道：「那末，他從那個方向走的，你記得麼？」

那店伙又是一聲乾笑，道：「萬分抱歉，小的沒留神。」

華雲龍但覺心頭一沉，黯然的揮一揮手，道：「有勞了，你去忙吧！」

那店伙哈腰一揖，連聲應「是！」轉身退去。

華雲龍問不出所以然來，想了一想，目注蔡薇薇道：「咱們吃飯，回頭到四週轉一圈，看看可有跡象可尋？」

端起碗筷，狼吞虎嚥的用起飯來，對那一壺溫酒，却是看也不看一眼。

蔡薇薇本來就不會喝酒，一面用飯，一面悄聲道：「喂！二哥，袁逸楓講的話，也許有幾分可信哩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但見她厥狀至爲神秘，不覺也悄聲道：「怎麼說？妳怎麼又講他可信了？」

蔡薇薇暗暗向西邊呶一呶嘴，道：「你看嘛！悄悄的看，那三個少女好似武功都不弱，他講被幾個女子逼得疲於奔命，恐怕是眞的。」

華雲龍不經意的向西邊瞥了一眼，道：「那三個少女雖然是武林中人，若說武功强過袁逸楓，能將袁逸楓逼得疲於奔命，那是誇大其詞。吃飯吧！咱們找大哥要緊，不要惹人起疑，免得節外生枝。」

蔡薇薇白了他一眼，一本正經的道：「那是你沒有注意，你再看，看她們的眼神，她們的眼神與人不同哩！」

華雲龍聽她講得正經，不禁又向西邊望去。

這一次他留了神，果然被他看出蹊蹺來了。

東西相對，隔開兩張桌子，那三個少女一人背向東方，兩人對面而坐，眼神不易捕捉，但那舉手投足的神態仍是清晰可見，華雲龍凝神窺視，但覺三個少女年紀雖小，却有一股撩人的韻緻，而且那韻緻看來頗熟，好似在那裡見過一般。

他一面凝視，一面忖道：「那裡見過呢？我下山以來，見過的女子雖然不少，但却從未見過這幾個人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哦！是了，方紫玉的門徒，一定是方紫玉的門徒。」

他終於想起了方紫玉，想起了金陵「怡心妓院」一干女子的煙視媚行之態，也想起了方紫玉曾有「姹女教」準備開壇之說，因之他見怪不怪，將目光收了回來，向蔡薇薇點一點頭。

蔡薇薇隨即悄聲道：「看清楚了麼？她們的眼神可是有一點特別？」

華雲龍低頭用飯，信口應道：「嗯！全是『姹女教』的門下。」

蔡薇薇暗吃一驚，道：「『姹女教』？豈不是個邪教麼？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華雲龍淡淡的道：「我見過她們教主。該教命名雖然欠當，對咱們却也無害。」

蔡薇薇眉頭一蹙，不信地道：「眞的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當然是眞的，我還騙你不成？快吃飯吧！別空耽心事。」

蔡薇薇聞言一笑，道：「那就對了，一定是袁逸楓惹了她們，才弄得灰頭灰臉，沒命奔逃。」

原來她認定袁逸楓行止不端，是個表裡不一的壞人，故此聽到「姹女教」三個字，頓時便感到驚疑不已，如今聽說「姹女教」僅僅是「命名欠當」，恰好符合了她的想法，於是心頭一暢，說出了這幾句話。

可是，她再度提到袁逸楓，華雲龍却是心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「噫！逸楓兄怎會去惹她們？焉知不是她們去惹逸楓兄？雙方不明彼此的來歷，誰惹誰不也都有可能麼？如果是她們去惹逸楓兄，一旦發生齟齬，逸楓兄不敵而逃，那也是情理之常，這樣的話，逸楓兄豈不可信啦？」

須知他是個極端念舊的人，在他的潛意識中，總不願袁逸楓是個淫邪之徒，否則的話，依他嫉惡如仇的性格，前此也不會主動轉變話題了。

然則，袁逸楓既然可信，蔡薇薇言之鑿鑿，又作何解？因之他腦際一片混沌，但覺眞眞假假，一時也分辨不清。

蔡薇薇不知他內心竟有許多矛盾，自己暗自歡欣，忽略了華雲龍何以發呆，頓了一頓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二哥吃飯啊！吃飽了咱們就走，免得誤事。」

華雲龍聞言驚醒，頓覺失態，連忙將頭一低，食不甘味的塡飽了肚子。

結清賬目，出了「宜興樓」，兩人商議了一陣，雙雙奔向東方。

他倆計議已定，準備由東而西，再由西而東，順南迤北，仔細搜索一圈，倘無所見，決心沿江而上，取捷徑直奔金陵，看看「醫廬」的景況，再訂爾後之行趾。至於華熙是否發生了意外，事難兩全，那也只有慢慢打聽了。

這時正當酉戌之交，下弦月尚未昇起，大地一片昏黑，他倆的目力縱然較一般人爲佳，却也難以及遠，搜索起來倍增困難，過了半個時辰，仍是一無所獲。

漸漸地，他倆接近了「九陰教」主邀約華熙之地了。

那是一片說大不大的叢林，中央有一塊畝許大小的草坪，地上的青草，顯見新近有人踐踏過

，可是，極目所至，却不見半個人影。

蔡薇薇沉不住氣，不覺目光一抬，道：「他們走了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走了，看樣子尚未發生衝突。」

蔡薇薇惶然道：「怎見得呢？」

華雲龍往地上指了一指，道：「這裡總共不過十幾個脚印，連那『九陰教』主鬼頭鋼杖的印痕也甚清晰，絲毫不見混亂之狀，可知並未發生搏鬥之事。」

蔡薇薇仍是不能釋懷，道：「那末大哥呢？大哥爲何不回山頂去？」

華雲龍舉目四顧，道：「我也想不通，大哥是個說一不二的人，照理一定會回去，可是他竟沒有回去。」

蔡薇薇憂心忡忡的道：「莫非是『九陰教』主突然出手，閉住大哥的穴道，將大哥刼走了？」

華雲龍將頭一搖，道：「不可能，大哥不比我，我有時難免分心旁顧，遭人暗算，大哥穩健的很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突然縱聲一笑，道：「何方朋友到訪？再不出來，華老二要來促駕了。」

蔡薇薇方始一驚，右側林內已經傳來一陣銀鈴似的聲音，道：「二公子的是不凡，咱們自認爲隱藏嚴密，不料仍然逃不過你的耳目。」

話聲中人影連幌，陸續走出三個人來。

這三個人赫然竟是「宜興樓」所見的少女，蔡薇薇驀然一見，不覺脫口道：「哦！原來是你

們。」

三個少女嬝嬝行來，到達近處，同時襝衽一福。

其中那位黃衣少女道：「二公子知道咱們的來歷麼？」

華雲龍還了一禮，道：「如果在下猜測不錯，三位該是『姹女教』的屬下。」

黃衣少女將頭一搖，道：「錯了，咱們乃是『倩女教』的屬下。」

華雲龍瞠目結舌，不覺一楞。

黃衣少女忽又「噗哧」一笑，掩口葫蘆道：「不過，你也猜得不錯，『倩女教』也就是『姹女教』，新近才改。」

此話一出，另外兩個少女「吃吃」一陣嬌笑，竟是毫無顧忌。

蔡薇薇暗暗皺眉，忖道：「『倩女教』的屬下，難道都是不檢細行，肆無忌憚的麼？」

華雲龍却是見怪不怪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據我所知，貴教命名，原是因『姹女眞經』而來，爲何要改呢？」

黃衣少女道：「你不是說，『姹女教』是以女色迷人的邪教麼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一時氣憤之言，想不到妳們教主竟當眞了。」

黃衣少女竊笑道：「你又錯了，這僅是原因之一，主要是咱們師祖的意思，她老人家愛靜，不願因『姹女』之名擾亂她的清修，此外就是咱們教主的意思了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虛應故事地道：「妳們教主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黃衣少女道：「取用現在的教名啊！『倩女離魂』的故事，你知道麼？」

華雲龍性格風流，「倩女離魂」的故事纏綿悱惻，記載於太平廣記之上，他不知讀過幾遍了，焉有不知之理？當下但見他微笑頷首，故意一「哦」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樣講，貴教已經正式開壇啦？但不知貴教的總壇設在何處？職司如何分配？姑娘三位擔任什麼職務？」

黃衣少女忽然正容道：「這個我不能說，事關敝教的機密，講出來要受罰的，你請原諒。」

蔡薇薇見她一本正經的模樣，露出了少女的本來面目，一時忍俊不禁，「噗哧」一聲笑出聲來。

黃衣少女目光一轉，突然道：「這位姐姐，敢是蔡昌義公子的令妹麼？」

蔡薇薇聞言一怔，道：「是啊！我叫蔡薇薇，妳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黃衣少女微笑道：「我不瞞妳，凡是與華公子有關的人，咱們沒有不知道的。」

話聲中目光一瞟，向華雲龍拋去一個媚眼。

她這個媚眼當眞有蕩人心魄之力，蔡薇薇看得直皺眉頭，暗暗稱怪不已。

華雲龍却是視若無睹，道：「貴教關顧之情，在下萬分感激，但不知姑娘躡踪在此，有何指教？」

黃衣少女聞言之下，當即由懷內取出一張紙條，雙手遞了過來，道：「我要講的全都寫在紙上，你請過目。」

華雲龍接過紙條，正待望去，忽見黃衣少女身子一轉，舉手一揮，道：「五妹，九妹，咱們走。」

脚下一蹬，宛如乳燕投林一般，已朝林外射去，其餘二位少女一聲不響，也向林內射去，瞬

眼消失不見。

她三人說走就走，既無所求，也不等待，文，便連招呼也不打一個，這等行徑，大出華雲龍與蔡薇薇兩人意料之外，一時之間，他二人竟覺雙雙怔住。

過了半晌，蔡薇薇好似從睡夢中醒來，楞楞然道：「怪人，怪人。」

目光一瞥，但見華雲龍仍在發呆，於是揚聲道：「喂！二哥，人走遠了，看看紙條上寫些什麼？也許有大哥的消息哩！」

華雲龍眨眨眼睛，恍然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妳也來吧！咱們一起看。」

蔡薇薇躍了過來，二人運足目力，齊向紙條上望去。

但見那上面寫着……。

「妖焰傳九州，前途荆棘多，

歸稟天子劍，愼防眼前人。」

這是一張字跡娟秀的小紙條，既無上款，亦無下款，倒有一個「一劍擎天」的美女畫像，那畫像作金鷄獨立之狀，聊聊數筆，鈎畫得極爲傳神。

看清紙條的字句，蔡薇薇一聲輕叱，咒道：「見你的大頭鬼。」

伸手一撩，將那紙條劈手奪去，就待將它撕碎。

華雲龍身子一轉，握住她的手腕，道：「且慢。」

蔡薇薇將頭一昂，蹙眉道：「幹麼嘛？紙條上的意思叫你提防我，難道你信它？」

華雲龍搖一搖頭，道：「妳多心了，紙條上的意思，乃是廣泛之論，未見得就是指妳而言，

再說，我還不一定信它。」

蔡薇薇神情一愕，道：「眞的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自然是眞的，不信的話，妳再揣摩看。」

蔡薇薇果眞將頭一低，再次朝那紙條上望去，仔細揣摩起來。

過了一忽，但見她螓首一抬，神色凝重地道：「二哥，你看出來沒有？情勢好似愈來愈嚴重了。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是指江湖上的一般情勢麼？」

蔡薇薇認眞地道：「是啊！『倩女教』既然不是邪教，又似專爲傳送這張紙條而來，照理講，應該有某種程度的示警之意才好，否則的話，這張紙條詞意含混，豈非過於籠統？那就變成不切實際，一點價值沒有了。」

華雲龍點頭微笑道：「嗯！有道理，『妖焰傳九州，前途荆棘多』，這兩句話，不但確有示警之意，便連眼下江湖的情勢，也已講得明明白白了。」

蔡薇薇接道：「可不是嘛！前一句乃是魔刼四起，眼前已經遍及天下之意，後一句則是說明前途維艱，處處都有危機，下面一句，她們又叫你『歸稟』伯父得知，那恐怕不僅是示警而已，而是勸你盱衡大局，謹愼從事，不可輕易涉險哩！」

華雲龍眼神一亮，微笑道：「妳是這樣想麼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揚，道：「不是這樣，『倩女教』何必專程送張紙條來？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樣講，妳不說它乃是叫我提防妳啦？」

蔡薇薇蹙眉怨聲道：「怎麼樣的麼？我講正經事，你儘揭我的瘡疤，難道非要叫我口頭認錯麼？」

華雲龍但覺她那顰眉蹙額之狀十分嫵媚，不禁一把將她攬了過來，暢笑道：「管它哩！船到橋頭自然直，何必多操心。」

蔡薇薇用力一掙，掙脫了他的懷抱，小嘴一噘，道：「你看你，毫不正經，你再涎臉，看我不打你。」

華雲龍心裡發笑，口中連聲道：「好！好！不涎臉，妳講正經的吧！」

蔡薇薇這才臉色一霽，道：「她們叫你回去稟告伯父，你是回不回去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不回去。」

蔡薇薇聽他答的乾脆，不覺一怔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家父最重務實，似這般見到風就是雨，言之無物的事，準得挨一頓臭罵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罵就罵吧，自己父親罵上幾句，總比輕易涉險好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妳希望我挨罵麼？」

蔡薇薇眉頭一皺，道：「誰希望你挨罵嘛！想那『倩女教』當是一個耳目衆多的組織，她們傳訊示警，叫你回去稟告伯父，自然是衡量過情勢，經過一番斟酌的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她們斟酌什麼？是看我年輕，料我本領有限，不堪擔當重任麼？」

蔡薇薇一指他的鼻尖，道：「你啊！你就是好勝。」

華雲龍趁機握住她的柔荑，正容道：「說眞的，薇妹，這不是好勝，這是志氣。一個人不能沒有志氣，不是麼？」

蔡薇薇見他說得正經，不覺微怔，道：「志氣……你要獨擔重任，消弭方興的浩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若說獨擔重任，那是狂妄自大，我豈是不自量力的人，我是說，妖焰縱然方興未已，詳情却是混淆未清，咱們總得先將眞情實況弄清楚，然後量力而爲。」

蔡薇薇皺一皺眉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禀告伯父一聲，那也無妨啊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這就是所謂『志氣』了，妳知道麼？家父當年出道之初，年紀比我小，武功比我低，他老人家獨挽狂瀾，澄清宇內，也不是一蹴就成的，眼前的情勢，恰好是個磨練的機會，我如能效法家父，未始不可以掃蕩妖氛，再創武林太平的局面。」

說到此處，蔡薇薇口齒一張，好似有話要講，華雲龍一見，忙又接道：「薇妹不必再講了，總之，妳二哥昂藏七尺，乃是男子漢、大丈夫，不歷艱危，如何能成大事？設若畏首畏尾，妳怕也要瞧不起我了。」

蔡薇薇想了一下，幽幽說道：「好吧！由得你，反正我不離開你……」

言猶未畢，華雲龍已自攬腰將她抱了起來，歡聲道：「好啊！有妳相助，那是愈無可怕了。」

這一次擁抱，乃是面對面，彼此胸腹緊貼，蔡薇薇不但未曾掙扎，反而纖手一伸，螓首

一歪，將華雲龍的下頷往上拈，道：「可是，你要聽我的啊！我可不准你粗心大意，凡事毫不在乎，譬如講，虺毒未除以前，我不准你與人動手，還有……還有『倩女教』的話也要聽，說不定眞有親朋好友暗算你，那就防不勝防了，知道麼？」

她講這話十分認眞，華雲龍但見她杏眼桃腮，既嬌且媚，一付煞有介事的模樣，不由情不自禁地在她右頰親了一下，道：「那是當然，妳不講我也會小心的。」

蔡薇薇嘴唇一噘，在他肩上擂了一拳，道：「討厭！還不放我下來？咱們該找大哥去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別忙，讓我再親一下。」

他說着果然又在蔡薇薇左頰親了一下。

蔡薇薇不依了，擂鼓似的一拳接着一拳朝他肩上擂去，嘴裡連聲道：「討厭！討厭！討厭！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大笑，將蔡薇薇放下地來，道：「薇妹，妳知道妳很美麼？」

蔡薇薇星眸橫睇，狠狠的白了他一眼，嬌聲道：「還說呢？你最涎臉了，就知道欺侮我。」

華雲龍眉頭一揚，正經的道：「誰欺侮妳了？我是喜歡妳，說眞的，妳的確很美，比那『九陰教』主還美。」

蔡薇薇右掌一揚，道：「你再講，再講我可眞要打你啦！」

四野岑寂，星光迷朦，這是一幅似眞還假的玉女含顰圖，華雲龍瞧在眼裡，樂在心頭，

但他不失是個風趣人，深知適可而止的況味，嚴格的講，他此刻並無雜念，一切親吻擁抱的舉動，乃是發乎純情，這一份純情，就如同年長的哥哥，面對一位嬌艷如花，憨態可掬的妹妹一樣，全是情不自禁，因之，但見他眉開眼笑，喏喏連聲的道：「不講啦！不講啦！說眞的，咱們也該想想大哥的去處了。」

請看第三集

文天行專營類介紹

㈠書籍類：1.經銷批發新舊武俠、文藝、偵探、漫畫、鬼書等。
2.不全武俠配補成整套。

㈡書皮類：裝釘武俠、文藝、雜誌等各種書皮。

㈢書釘類：特製平頭不銹書釘。
1.長二公分（六台分）　2.長一・八公分（五台分）
3.長一・五公分（四台分）　4.長一公分（三台分）

㈣膠帶類：保護書籍不破損、不退色、透明寬膠帶。
1.大捲三・八公分寬　2.中捲二・八公分寬

㈤服務類：1.定期提供新書目錄資料，以供選購。
2.固定客戶定時發書（或限時郵寄）採用最快速方式作業，除限時郵件外免付郵資。
3.新開業戶或固定客戶免費贈送租書登記簿。

總經銷：文　天　行
店　址：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電　話：(〇四)二一一一五〇〇、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政劃撥：00229651 鐘波球收

大俠魂 第二集 司馬翎著

出版者・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人・鍾秋天
登記證・局版臺業字二一五四六號
總經銷・文天行
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一號
電話(〇四)二一一一五〇〇
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撥:二二四八九二鍾秋天收
印刷者・翰樺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定價・新台幣一六〇元整
法律顧問・陳明昌律師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出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